

雙
尾
蠟



徐仲年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舊

雙尾蠍

徐仲年

——贈給蘭勛——

上

楊明輝、殷智本、余家煌都是鎮江人：明輝住在王家巷，智本住在小龍王巷，家煌住在縣政府附近的青雲街。他們在鎮江時並不認識，進了它邑的春申大學纔請教過：「尊姓？大名？」然而，一則因為是同鄉，二則大家都是青年，他們的友誼逐漸長進，直至民國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上午，當他們畢了業獲得學士學位歸來，假座焦山華嚴閣，結拜了異姓兄弟。

結拜的儀節很簡單：他們不願故事鋪張，他們所重的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只在華嚴閣的一角，準備下兩張桌子：一張供着「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像」，一張鋪設酒席。家庭方面，殷智本是無父無母的光身漢，余家煌的雙親在上海，只有楊明輝的母親楊老太

太出席。此外有兩位朋友：南京中學的教員顧思義，鎮江職中的會計袁尙達。連主人一總六人。楊、殷、余行過了結拜禮，在金蘭譜上蓋了印，拜見了楊老太太，於是入席。楊老太太坐了首席，顧袁兩來賓分坐左右，三位兄弟在下相陪。

這三位金蘭手足，不但是異姓，而且面貌身材都不相同。論年齡，楊明輝以二十三歲居首；余家煌十九歲最小；殷智本比明輝輕兩歲，恰比家煌大兩歲。論身材，却以殷智本爲最高，最瘦；楊明輝是個矮小胖子；余家煌正在發育，當然不會肥壯的，宛如一條拉長了的線粉。楊明輝與殷智本都是小眼睛，明輝的眼睛因近視而小，智本乃是天生就的「鼠目」；明輝高聳的廣額陪襯出智本頰上的酒渦，——瘦子頰上的酒渦是怪難看的！余家煌與人談話時老是睜圓了大眼睛，一派天真爛漫，和殷智本的說話時不敢正視人家成了對比。

此刻楊明輝以「大哥」資格立起來講道：

——今天是我們弟兄三人最快樂的日子！過去的友誼蘊釀成了今日的快樂，而今日的結義更是未來快樂的張本。我希望我們一天親密似一天，直到不分你我爲止。我們初從大學中出來，學識經驗兩不充實；我們應當互相督促，互相鼓勵，以求更大的進步。不論在

精神上或物質上，我們要實行金蘭譜中：「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誓言。我現在當了顧袁兩先生與家母的面，滿洒這杯酒，與智本家煌兩位賢弟同飲，表示我們一德一心，滾滾而來的長江和千古不變的象山便是我們的見證！

智本家煌兩人立起來陪飲了一杯；袁尙達和顧思義在旁鼓掌助興；至於楊老太太，早已快活得眉花眼笑，然而她的快活，還有一個原因，借殷智本口中說出：

——大哥的吩咐，句句金玉，智本與家煌弟當然極端遵從。是的，今日我們很快樂；不但爲了我們三人從不認識進而爲朋友，從朋友進而爲結拜弟兄而快樂，還爲了這次大哥考取了江蘇遣派留學官費，在暑假中便要放洋到法國去而快樂！我們素來佩服大哥的學識，一旦深造，自然更能發揮大哥的文學天才。歸國之後，豈但我們得以時時討教而已？對於中國文藝界，必有重大的貢獻，而大哥本人的飛黃騰達，自在意中。關於這幾點，我們應當預向老伯母與大哥道喜的！

楊明輝就座回答道：

——智本弟所講的話，實在不敢當！這次我的考取官費，太僥倖了！至於說：「飛黃騰達」，似乎智本弟弄錯了：求學問不是爲了要飛黃騰達。中國人自古以來把「讀書」與

國家圖書館



001671868

「做官」認爲因果：讀書，爲的要去做官，讀了書纔有官做，至少也有做官的機會。可是，做了官，未見得再讀書。可見得自古至今，真正讀書人便沒有幾個。現在中華民國雖已成立了十五年，讀書人的做官思想不但沒有減輕，而且還有增添之勢。做官不是一件壞事；然而一般人的理想中，「做官」下面一定接連着「發財」兩字；爲發財而去做官的人，安得不做貪官污吏呢？所以我不希望，不願智本弟拿「飛黃騰達」等字樣加到我頭上來！請智本弟恕我的率直！

殷智本經此一頓教訓，弄得面紅耳赤，加上瘦長的頸項，活像燒熟公鷄頭。余家煌一看情形不妙，連忙出來解圍：

——大哥說得很對：「讀書」不是爲了「做官」，「做官」不是爲了「發財」。然而，據小弟的推測，二哥之所以用「飛黃騰達」四字，不過因爲這是一句爛熟的成語，脫口而出，並未想到做官發財上面去。雖則如此，大哥的話我們應該遵守的。今年下半年，大哥將要出洋，聽說二哥已有高就；只有小弟，出身商人家庭，學習的也是商科，所以不再預備升學，打算追隨家嚴學些商業經驗；遠不及兩位兄長，不脫離學界，有深造的機會！

——三弟說那裏話！楊明輝借此收篷，自己也覺得剛纔言語過火，予智本以難堪。

——在商界裏實習，豈非比空讀理論好些？殷智本也湊趣着說。

接着他們三人陪了兩位來賓亂談一陣；只有楊老太太很少開口，可是微笑始終沒有溜開她的嘴角。

夕陽掛山時，他們散了席。

世上往往有不可思議的事情。譬如說：楊明輝、殷智本、余家煌三人的個性絕不相同，——還是余的天真與楊的爽直接近些，——偏偏他們成了好朋友，做了異姓兄弟。譬如說：三人的家境，余家最好，楊家最壞，而出洋留學的不是余家煌，却是楊明輝。我們要不要跟隨宿命論者，說：一切皆係前定呢？

法國各大學有四個月的暑假，要到十一月初纔開學。楊明輝在七月底離上海，走了三十五天的海道，於九月初跨上法國南部的馬賽。他原想上巴黎去的，可巧在船上他碰到了兩個中國人的「巴黎通」，——他們二度赴法，——盛道巴黎如何繁華，如何好玩，誇示給明輝聽。明輝未嘗不想去玩玩，去見識見識；回頭一想，却又覺得不妥：恐怕引誘多，讀不好書。「反正要留法多年，姑且尋讀好了書，告了一個段落，再上巴黎去罷！」因此他

選中了素以嚴肅出名的里昂城，準備進里昂大學的文科。

到了人地生疏的里昂，找房子，報名，上警察廳去辦「居留證」，……忙忙碌碌，過了一個多月。中間曾經一度參加十月十日，里昂中法大學所舉辦的國慶聯歡大會。那個會，雖用學校名義，實際上在里昂的中國人都參加的。楊明輝因此認識了不少在國內時素未謀面的同胞，內中有位杭州小姐袁瑛。

袁瑛女士比楊明輝早到法國一年，已在大學讀書，專攻法國正宗派、浪漫派、以及當代文學。所以她很熟悉大學的種種情形。楊明輝正苦沒有人指導他，累得他獨自在暗中摸索；偶而逢着這位頂和氣、頂肯幫助人的袁瑛，正如自天而降，興頭到了不得！袁瑛指點一切，協助楊明輝選定了功課；而且於開學時，領他去拜訪了幾位老師，——就是她的老師。

最初，楊明輝要選讀四個學程，但袁瑛問過他預計留法年數之後，便勸他先選一課，旁聽一課。他聽從她正選了「法國正宗派文學」，旁聽「法國浪漫派文學」。上過課之後，他方纔佩服她的卓見：法國大學文科中，教授上課時，往往既不用課本，更不發講義，教授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速記，與中國大學灌注式的辦法相反，沒有這個習慣的中國學

生大大吟苦；每一課退堂之後，須下許多的圖書館工作去補充它，所以，表面上看來，每學程每週不過三小時，實際上如果要好好地學，便很忙了。楊明輝的法文程度，和一切中國學生以法文爲第二外國語的程度一樣，不很高明：聽講，只懂得三分之二，——楊明輝在中國時，是好學生，程度尙且如此，其它可想而知；還是看書，勉強可以對付，不過多翻翻字典而已；至於說速記，連「記」都記不來，何況乎「速」？只得去請教袁瑛，借抄她的筆記。袁瑛自己呢，出身於上海啓明女學，所以法文程度比較切實。然而速記的字劃，雖則不是真正的「速記」符號，當然是很潦草的；袁瑛自己認得出，楊明輝可不一定懂得。他硬了頭皮去抄，爲的是不敢過度去麻煩她。有一天，她與他同去上正宗派文學課，她好像猜到他的困難似地，有意無意翻開他的抄本一看：一頁一頁宛如大斑麻子，就是說空白很多，更不必論錯處了！楊明輝漲紅了臉。袁瑛笑着，向他點點頭，說：

——下了課，請你跟我到我的寓所裏去一趟。

——好！

他不敢問爲何叫他去，臉更紅，心跳得更厲害。幸而教授進來了，開始講授，結束了他的窘。……

楊明輝從大學中出來，低着頭，一聲不做地跟袁瑛走。他懷了鬼胎，却又存了一個連他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希望，正如囚犯自獄中弔出去聽審，不知道前途是吉是凶。以前，他曾與她同行過好幾次：拜訪教授、選課、買書等等，可沒有今天那樣亦驚亦喜的情緒。他邊走，邊想，不由自主地脚步緩下來。袁瑛的速度始終沒有改變；她回頭一望，明輝已經落後，便立定了，等他走上時，向他道：

——哈！哈！楊先生，胖子真不會走路！幸而我住得近，再走五分鐘，就到了。

明輝聽得說他是胖子，平時他往往以此自嘲，今天不知如何怪不舒服起來，紅了臉，恨恨地，心中有些酸溜溜，打算切實「回答」她幾句，無奈他三兩重的勇氣給她的微笑捲上了天空；只得學學阿Q，自譬自解：「這算得什麼呢？人家和你說笑，你便認真起來！」在袁瑛，倒沒有這許多想頭，只覺得楊明輝一團和氣，——「一團和氣」四字用在胖子身上多麼切當！——怪有趣，所以向他說了一句笑話。其實，袁瑛憑着老天賦予女子們的特種聰明，——這種聰明經過了一年多的法國生活，更形銳利化，——那裏猜不透此時楊明輝的心理？說不定她還比他了解得澈底些：如果「胖子」兩字出諸男朋友之口倒也罷了，偏偏叫他「胖子」的是一位女朋友，尤其是他對她甚有「好感」的女朋友！——這個傢

伙傻頭傻腦，怪有味兒，我要玩玩他咧！」愛淘氣的袁瑛這般計劃着。

袁瑛寄宿在大學附近一位中學教員的家裏，租了兩間房子，伙食包在那家，這樣，練習講話的機會便多了。她領導楊明輝上了三樓，——中國說法是四樓，——走到釘有一塊 *Gaston Julleville* 銅牌的門前，按了按電鈴。賈斯東·如兒維兒即是那位中學教員的名姓。俗語說得好：「十隻黃狼九隻雄，十個教員九個窮」，中外古今都是如此。如兒維兒的出租房間，無非要藉此貼補貼補。不過法國的教員生活，比中國來得安穩，決不胡亂調動解職的。聽了電鈴來開門的女僕叫做瑪麗；——法國太太們愛叫女僕瑪麗（不論女僕的真名是否瑪麗），於是東也是瑪麗，西也是瑪麗，猶之男傭人都叫約瑟夫一樣。袁瑛隨口向瑪麗說了聲：「謝！謝！」又向她附耳低低講了幾句，便閃在一邊，請楊明輝進去，隨手帶關了門。

法國式的 *Appartements* 往往是如此構造的：每層樓大概有三個或四個正房，一間廚房，一間廁所——有洗澡間的人家已經比較少了；——而開門進來，必有一間小小的 *Antichambre*，可以叫做「等待接見室」（却非正式的會客室），先經過了 *Antichambre*，方能進別的房間。

袁楊二人穿過 *Antichambre*。袁瑛從手袋裏取出鑰匙，開了自己的房門，請楊明輝進去。少女的房間不但與獨身漢的房間不同，就是與少奶奶的房間也不類似。陳設很樸素，却很和諧。各物堆疊得很整齊，而且一塵不染。一絲絲若有若無極其文雅的香氣浮盪空中。靜穆籠罩着這間房間；靜穆中含有一股向上的，蓬蓬勃勃而又新鮮爽朗的朝氣。袁瑛請楊明輝在沙發上坐了，放下書，敬過茶，笑道：

——我不知道楊先生吸不吸香烟？如果吸的，我却無香烟敬客！

——多謝您！我不會吸的。

袁瑛在鏡前略略整理一下頭髮，便坐到沙發對面的一張靠背椅上，開始與楊明輝談起功課問題。明輝老老實實告訴她：先生的講解還勉強可以懂得，只是筆記發生困難：

——……承蒙袁女士多多指教，又感激，又慚愧！

——「指教」不敢當！我理應幫忙的。楊先生，我給本抄本您看看。

她立起身，在書桌上抽出一個書夾，坐到明輝的沙發上去。她展開了書夾，傳給明輝：原來是經打字機打過的「法國正宗派文學」的筆記。她手搓着手，俯下頭，目觀足尖，裝作極自然地說：

——這是我送給楊先生的一件小小禮物。……

楊明輝呆了一呆，望着袁瑛，正待開口，她已搶着說下去：

——……但是有一條件，……

她抬眼盯視明輝。明輝一怔，這番是他低下頭去看脚尖。

——……就是在課堂中楊先生還得記筆記，只當沒有我的幫助！每一下課，到我這裏來；我們互相校閱我們的筆記，然後由我抽空打一份給您。楊先生，您看好不好？

「原來是這個條件！」壓在明輝心頭的一塊重石至此方纔落下。他說不出地感激袁女士，於是紅了臉，期期艾艾道：

——這……這……當然很好，不過又要來麻煩袁女士了！我初到法國，一切都不懂，可巧碰到了您，處處教導我，真叫做：「有緣……」

明輝本來要說：「有緣千里來相會」。雖則是一句成語，但如何可以向客客氣氣的袁女士說呢？不怕她在「緣」字上引起誤會麼？無奈這個「緣」字早已從兩排牙齒間滑了出去，要收回也不可能了；於是把楊明輝急得要命！袁瑛明知他窘，再要開他玩笑，追問他：

——楊先生，「有緣……」什麼啊？

楊明輝的臉立刻變成猪肝色，腦袋有三千斤重。

袁瑛可憐他，含笑立起，從衣櫥中捧出三大冊照相簿。楊明輝起身讓座，給她輕輕捺住了。她坐在明輝身畔，沙發攔手上。她把照相簿放在她那隻屈着的膝上，一頁頁翻給明輝看，並且低頭爲明輝解釋。她的頭髮觸着他的頭髮；她的臉雖則沒有偎着他的臉，但相去也祇有一線了。這時，明輝那裏看得清照相？只覺得一張張在那兒跳舞，和他的心同速度地跳。他所希望看的，仔細觀賞的，不是照片中的她，乃是活的她！他可不敢回首仰看袁瑛；他只須微微一動，即刻要臉撞了臉！他混身飄飄然，像被捲在風中；又是軟洋洋地，好如跌在棉花堆裏。他們看到第二冊下半本，有人在房門上輕輕敲了幾下：原來是瑪麗，來請袁瑛去吃飯。

——我真忘了時間！明輝想告辭。

——不要走，吃了便飯去，我早已吩咐過房東太太了。

明輝只得留下。袁女士打開小粉盒拍了一些胭脂，塗了一些口紅，用指彈去了衣襟上幾顆粉屑，便在前領導，把明輝領到飯廳裏。如兒維兒夫婦已在那兒等待了。這對老夫婦

是沒有子女的，所以分外喜歡這位異國少女，簡直以乾女兒看待她。此刻方桌下預備了四個位置：如兒維兒夫婦兩對面坐了，袁瑛坐在如兒維兒先生的右手，楊明輝自然坐在她的對面去陪伴如兒維兒太太。坐定後，袁瑛笑嘻嘻地爲他們介紹：

——這位如兒維兒太太；這位如兒維兒教授；這位楊先生，是我的表兄。

這真是「一表三千里」了！楊明輝又不好當面否認；——或許他暗底裏很高興得了這位自天而降的表妹。至於兩位老人家，豈不懂得「表兄」——*Le Cousin*——一稱有很大的伸縮性呢？所以善意地向楊明輝點點頭，笑了一笑；接着一面吃，一面和袁楊二人談天。

楊明輝生平從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菜，從沒有飲過這樣甜蜜的紅葡萄酒。飯後，回到袁女士房中休息了片刻，告別出來，脚下的柏油路變成了橡皮，輾東輾東，走上去不得勁，却怪有趣。

楊明輝選讀兩個學程，每學程每週功課三小時，總計六小時。他所選的與袁瑛所選的相同，所以每課必見面，必坐在一起。一下課，他聽從了她，跟她回去，校閱筆記之外，加之以閒談天。久而久之，他在她眼中，已變成了瘦子；——不是他真地減少了體重，只

是她不覺他胖便了。最初，她看他「好玩」；半年之後，「好玩」的「玩」字自動脫落，只剩了「好」字。怎麼樣好？面貌好、脾氣好、學問好。兩人談話中早把「您」字改爲「你」。有時，他炸着膽，單喚她：「瑛！」對方居然回答一個「輝！」大凡一件事難在開始，既然開始順利，不妨繼續下去：於是連「你」字都不用了，「瑛、瑛」，「輝、輝」起來。

里昂以灰色出名；所謂「灰色」，不作抽象講，乃指房屋等等很少有新式的，色調頗不鮮明。天時與那地的建築倒很和韻；多霧的冬季延互有四個月之長。里昂人的脾氣也以「冷」(Froid)聞世：少開口，不愛與人搭交。然而這是里昂的外表，潛在的里昂絕不如此。里昂一到暮春初夏，換上了另一副面目，尤其在近郊，風景明媚已極。里昂人不像巴黎人那樣輕浮：訂交，固然難，然而這是里昂人審慎處；既訂交之後，便不容易把你忘掉。巴黎人當然有不少的長處；若論交友，難免要一見如故，而轉背即忘了！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驅盡了緊壓在里昂城上的陰霾，將一輪旭日，嵌進蔚藍的天空。花也香，鳥也語。人，經過了長時期的沉悶，一旦爲春神所解放，直似春雷驚蟄，蘇醒過來，四肢百骸還是軟洋洋的，然而這種倦，不是「勞倦」的倦，乃是充滿生命力的春慵。感覺分外變得銳敏，平日比較嚴肅的人也化爲 *Sentimental* 了。這一天是星期六，有「浪

漫派文學」這一課。賈萊 (Carle) 教授在課堂中提起了法國浪漫派大詩人虞賽 (Alfred de Musset)，由虞賽本人談到他的劇本 *Le Châtelier*，因而背誦劇中男主角 Fortunio 所唱的歌：

Si vous croyez que je vais dire
Qui j'ose aimer,

Je ne saurais, pour un empire,

Vous la nommer.

Nous allons chanter à la ronde,

Si vous voulez,

Que je l'adore et qu'elle est blonde

Comme les blés.

Je fais ce que sa fantaisie

Veut m'ordonner,

Et je puis, s'il faut ma vie

La lui donner.

Du mal qu'une amour ignorée
Nous fait souffrir.

J'emporte l'âme d'chirée
Jusqu'à mourir.

Mais j'aime trop pour que je dise
Qui j'ose à mer,

Et je veux mourir pour ma mie
Sans la nommer.

楊明輝心下想，這個Fortunio，活像我的寫影：他愛上了Jacqueline，却因面嫩，不敢有所表示；我心中也有了對象，但叫我如何向她啓口呢？真的：

您以爲我將說出

我敢於愛誰，

我却不能——即使給我一個王國，——
向您講出她的名姓。

她雖非「金粟色有如大麥」，但我對她：

我肯幹一切，

憑她任性指揮，

而且我能夠，倘使需要我的生命，

貢獻給她。

明輝正在思索，袁瑛偏偏遞過一張紙條：「明天去遊金山，你去不去？」明輝立刻批上：「去的！去的！」袁瑛讀了，向他神祕地一笑。

金山（Mount d'Or）離里昂城有十公里遠罷？要乘小火車去；——實際上說它是「火車」有些欠通：它固然有火車的形式，却以電為發動力。楊袁二人一跨上車子，便見乘客都是成對的；祇有幾個老頭子，孤獨地坐在角落裏，朝着青年伴侶微笑，彷彿說：

——你們莫嫌我老，我也是過來人啊！你們快快攬住，少縱即逝的春光，好好享受你們如花之年！

車座的佈置，也很適宜於情侶：是一排排的短座，每排恰好坐兩人。因為車子行得相當地快，難免左右搖動：於是你撞了我，我撞了你，引起一片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笑，

——這是青春的笑，尙未爲惡魔所吞噬的幸福的笑！車子穿過一片片大草場，油綠綠地，洒着數百點白花，有幾頭牛靜靜地在那兒吃草；它也穿過無涯的麥田，有的麥還未開花，有的正在開花。這般風景，由楊袁二人看來，正如祖國的江南，於是二人不約而同地微吟：「江南好，……」又因大家脫口背誦這首「憶江南」，他們相視而笑。

車子停了幾小站，終究到了金山。此地雖則叫做「金山」，其實不高，也不峻峭，不過如詩經中說：「陟彼崔嵬」，一座戴石的土山而已。楊明輝扶袁瑛下車，勾了她的手臂，任意向前走去。他們緩緩離開村落，進了山。他們一時無話可講，只覺得異常的舒暢；過去，現在，將來，他們只捉住現在；他們簡單地，與衆無異地活着，可是整個地，強度地活着。太陽是這樣的清麗，空氣又是這樣的溫暖；他們浸沉於日光和風之中，無心去估計這時間的幸福，但直覺地感得他們的生命之書將翻出一新頁。

突然間，袁瑛洒脫了楊明輝的手臂，奔上山坡。明輝出乎不意，呆了一呆，定睛一看，原來她追趕蝴蝶！他大笑著，跟上去，連連喊道：

——當心脚下，不要碰跌了！

她乘勢上衝，激動空氣，風生兩腋，衣袂散放，迎風而舞，碧綠的草地反襯着她的白

地細藍花的衣裳，她自己便是一隻絕大的蝴蝶！所以她撲小蝴蝶，楊明輝便撲她這隻大蝴蝶。

小蝴蝶終究飛掉，而大蝴蝶被追到了。他們手攜了手，口中唱着進行曲，信步行去。那邊，幾枝聳天大樹，彷彿向他們招手。他們踏入這個小小林子。有一條溪，蜿蜒而流，不走近林子是不會看見的。他們擇了一棵最大的橡樹，坐到它的根上去，背倚了樹幹，却肩並着肩。有一頭杜鵑，不知從何處飛來，在葉叢中用最清幽的聲音唱着：

——姑姑！姑姑！

——這是今年第一次聽得杜鵑叫，你有沒有立一個願？袁瑛問楊明輝。

——爲什麼？

——法國人相當迷信，他們以爲首次聽得杜鵑叫，如果馬上立個願，這個願將來會實現的。

——我倒不知道這一套。至於心願，我却有一個，妳要不要聽？

——我只問你有沒有立願；誰喜歡聽你立的什麼願？哪！怪討厭的！

明輝明知這個「薄怒」是裝出來的，不禁哈哈大笑。

她一抽身，坐得遠些；隨又腹臥在草地上，用手肘支住了半身。她的面前恰有一朵小白菊花，她把它採下，一片片地撕花瓣，口中喃喃有辭，好像在那兒數片數，又像說什麼。

——喂！妳又在弄玄虛了！告訴我罷！

——不告訴你！

這套「玄虛」也是從法國人處學來的，我們不妨叫它「葉卜」：用葉來卜算愛情；撕一片花瓣，口中唱一句，直到最後一葉，看它落在那一句上；——如果花瓣多，那麼，把句子依次從新唱起。那些句子是：

Il (或Elle) M'aime. 「他(或她)愛我。」

Un peu 「少許。」

Beaucoup 「很多。」

Passionnément 「熱烈地。」

Pas du tout! 「一些都不！」

她背到「很多」這句，恰巧瓣數盡了，她不由自主地笑了出來：「很多」固然不比「憐

烈地」，但從此到彼祇有了一步了；而且，依目下情勢觀察，非至「熱烈地」不止。楊明輝問她爲何笑？她還是笑，可不回答；接着一翻身，朝天仰臥。明輝俯下頭去，仔細端詳她的玫瑰色蛋形臉。

——不准你看！

她把她的小帽子蓋住了面孔。他一手搶去帽子，一面喊：

——我偏要看！

乘勢彎下腰去，拿自己的嘴唇貼上了猩紅的嘴唇。……

*

*

*

*

當袁楊愛情進行順利的時光，中國國運經過了絕大的危殆。民十五，蔣中正誓師北伐，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反抗國民軍，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這些都是楊明輝於未出國前所目覩，或已到法國後所耳聞的。民十六，吳敬恆檢舉共產黨，南京武漢分裂以至甯漢合作，……。民十七，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以及各重要議決案，中央政治會議推定主席以及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各分會主席，五三慘案中蔡公時被殺，……最後國民黨統一全國。真是言不勝言，書不勝書！國內，固然混亂到萬分，國外的同胞也是

如此。尤其甯漢兩派的爭執，甚爲劇烈：不但口戰，筆戰，有時簡直短兵相接，手槍與鐵棍是他們的武器。楊明輝與袁瑛，並非對於國事漠不關心，却因爲不易剖別是非，——當時各派宣傳有利於己的消息，結果使人不敢信任任何方面的消息，——採取了中立態度。這種態度，不易維持，一班拉攏他們而未能成功的朋友便笑他們是「冷血動物」，罵他們「騎牆派」。他們一笑置之，並不答辯，也無從答辯起。

那位以「飛黃騰達」恭維楊明輝的殷智本，却是一位「摸混水魚」的能手：他仗着他一些小聰明，憑着一紙春申大學政治系畢業證書，東撞西闖，居然成了一位「不入流的要人」。什麼叫做「不入流的要人」？就是說：他有上桌草露布下桌提皮包的能耐，有一張說得甦死人的利嘴，有海綿體的氣節，他變爲要人所需要的人；因此，希望沾光而想接近要人的貧、窮、極、三流朋友，非拉攏這位要人的需要人不可！虛名，輪不到他；實惠，倒也積少成多。只是苦了一件事——殷智本沒有鍍過金，始終抬不起頭來。所以，歷年積下不少錢，準備到歐洲去溜一趟，弄一個頭銜，於是可以在人前暢言他的大政方鍼了。那時法國的生活比較便宜，決定上法國去。

當然，殷智本的計劃，只有他自己知道；向任何人他便說：「我自愧學識淺陋，一向

夢想着到外國去求學，總算僥倖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個大道理，先講給余家煌聽：他覺得他們三位結拜昆仲，余家煌與楊明輝比自己接近；說給余家煌聽無異乎說給楊明輝聽，家煌自會寫信告訴明輝的：有了家煌的先容，再自己開口，那更自然，更動聽，更易取信。果不然明輝立即答覆智本，極端歡迎他到法國去，而且拖了一筆：「希望你在國慶節以前趕到法國：因為那天我要和袁瑛女士結婚了；倘使你能參加婚禮，那麼，我與瑛更為快樂！」

——袁瑛是誰？美不美？為何一向老楊與小余不告訴我？殷智本盤問自己。

殷智本得了楊明輝的覆信，趕緊準備；余家煌也為他東奔西走，購置物件。出國護照交給寰球學生會去辦，省掉不少麻煩。終於八月十五日跨上法國 *Les Messageries Maritimes*（簡寫 *M. M.*）公司的郵船，而於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到了馬賽。

事前，殷智本曾經寄了一封「由西伯利亞走」的信給楊明輝，告訴他所乘郵船的名字與開船日期：說不定明輝會到馬賽來接智本的。船正在傍岸，——大船靠岸很難，很慢，往往需要半小時以上，——智本打起望遠鏡（余家煌送他的）四眺，在岸的左邊發現了楊

明輝，手臂裏挽了一位女士，大概就是袁瑛罷？立在岸上的人大搖其手帕，或揮帽，甚至「送吻」，袁楊二人也在那兒招呼。船上的旅客先自找尋各人的親友，找尋到了，便高呼回答，一個個心急到了不得，彷彿三十五天海程如過，而這三十分鐘很難挨的！殷智本一面揮手，一面把望遠鏡釘住袁小姐身上，——望遠鏡化爲望「袁」鏡。

船傍停了岸，殷智本從船上下來，楊袁二人迎上去，熱烈地握了手。明輝介紹了瑛之後，便欣欣然告訴智本：

——智本，你在信中說起要進里昂大學理科；奇怪，你在春申習的是政治，爲何改入理科呢？這，姑且不管；你既進里大，我們便可常在一起了！我們已經代你租下了房間，很好，很公道。而且，哈！哈！將來我們結婚之後，就要搬到你的貼鄰去住，已經約定了；到那時，一日三餐，你到我們家裏來吃；於你多些照應，於我們也更熱鬧。你看好不好？

——多謝大哥和未來的大嫂（智本向袁瑛點頭，袁紅了臉，還了禮）！我真感……

——不用客套了！明輝含笑截住智本的話，我們去處置行李罷；驗護照，查行李……說不定還要麻煩兩三小時咧！

殷智本初到法國，有了楊明輝袁瑛二人的照應，事事不必操心，舒服極了！轉瞬將是雙十節，也就是袁楊兩位的吉期。十月三日，楊明輝袁瑛乘「巴黎、里昂、馬賽綫」(P.L.M.)的特快車到了阿納西(Annecy)：原來他們選定了秀麗明媚的阿納西湖(Lac d'Annecy)作他們結婚之地。他們請殷智本當男僮相，邀他同上阿納西去。智本答應了當僮相，可不肯早去：他很懂得情侶們的心理，他們不喜有第三者跟他們，而做這個第三者的人也最乏味！法國有句很妙的諺語，把「不識相」的人稱做 *Bec de cerise*，即「煤氣路燈」：情侶正想在街頭偷偷接吻，偏偏那盞煤氣路燈照耀如晝！——此諺形成時，法國電燈尙未發明。殷智本不願做煤氣路燈。

阿納西是法國東部烏脫——薩芙懷省(Haute-Savoie)的省會，緊接瑞士：瑞士風景之美，天下馳名；烏脫——薩芙懷既是瑞士的貼鄰，風景當然也很美。阿納西以湖著，而阿納西湖頗像西湖：有山有水，山不甚高，湖不甚廣，只是西湖「人爲」氣太重了些！阿納西湖南北長十四公里，最闊處三個半公里，面積二千八百畝，最深處八十一公尺，超出海面四百四十六公尺；湖上氣候，夏季百度表十二或十三度，冬季三或四度。遊客可以乘小

艇或小火輪在湖上遊覽。市輪每日開五班，沿湖各鎮各村落皆可上下。

袁瑛楊明輝因為愛清靜，所以不住在阿納西城中，却住在湖的東岸太露懷爾(Taillores)村的湖濱客舍(Hotel du Lac)裏。從阿納西城乘市輪到太露懷爾來，小輪先在沙芙懷爾(Chavoires)與斐莉愛(Veyrier)停了兩停，再由東到西穿過湖面而至賽佛莉愛(Svrier)及聖·約莉烏(Saint-Jorion)；然後由西到東再度穿過湖面而達太露懷爾：這段水程，不論湖面或附近小山與麥田，都是美不勝收！如果我們把西子湖頭的不藝術化或火氣油膩氣太重的建築去了些，庶幾乎可以與阿納西湖相比！

湖濱客舍當然是朝湖建築的，並不十分大，三層樓，——依中國說法是四層樓，——每層十二個房間，總共三十六個房間；下面是膳堂、閱報室、吸烟間等等。面對湖的房間比較貴些，然而其他的房間也有很美的風景展陳在前：面湖的房間坐北向南；背湖的房間對了琅豐之牙(Dent de Lanfon)，琅豐是一帶小山，山峯有如牙齒，所以起了這個名字；西面的房間可以望見距離不過兩三啓羅密達的孟東城(Menthon)；東面的房間可以望見相去四公里的巴兒梅脫村(Balmette)。整個湖濱客舍沉浸在大自然裏，四周都是美景，用不到人為的點綴。這兒是世界的桃源，不問塵寰的是非皂白，最宜乎靜養，最宜乎談愛。

楊袁二人租向湖的房間，爲的要遠眺，所以選了最高一層。推窗而望，湖對面杜盎村 (Duaigt) 的古堡，高高聳立，倒映入湖，隱約可見；向東南瞭望，視線直達湖端 (Bout du Lac)，羣峯環翠，鎖住了鏡湖；向西北看去，阿納西城好似縮小了幾倍，拱立在那兒。楊袁兩人從工業中心的里昂跑到阿納西，已是耳目一新；然而拿太露懷爾村與阿納西一比，猶覺阿納西塵囂太甚！湖中遊艇，張着三角形的白帆，靜悄悄地滑來滑去，好像數十隻粉蝶，在一片油碧草地上東西亂飛。有時遊艇與小火輪交叉而過，白帆反襯出一股輕烟，否則這股烟早就爲青灰氣氛所吞噬了。一切欣欣向榮，然而，哦！何等偉大的靜穆！處身其間，不感到講話的需要，也幾幾乎不敢開口，恐怕騷擾了大自然的和諧，恐怕打破了人物間的默契。

每天，湖濱客舍裏的客人起身很早：並非規定如此，却因空氣新鮮，胸襟泰然，睡得早，睡得熟，麥田內的蛙鼓吵不到各人的好夢，所以清晨五時，大家都睡足醒來，精神煥發。袁瑛與楊明輝自然不能例外。明輝先醒，看牀頭手錶有沒有到五時：如果未到，便留牀再躺一刻；如果恰正五時，便披了避暑時用五彩的 Pyjama 下牀，草草洗了臉，却細細漱了口，輕手輕脚地走出房去。他去叩隔房的門，只聽得裏面袁瑛笑着說：

——我還沒有醒咧！

她還沒有醒！豈有人尙未醒而回答叩門的理？這明明說：「我醒了，你進來罷！」明輝呢，他想像得到：袁小姐一聽得叩門，猜定是明輝，迅速地跳下牀，開了門鍵，立即縮回牀上，閉了眼，裝做睡着，等待明輝進來，吻了她的左眼，吻了她的鼻尖，吻了她的右眼，然後假裝欠身，雙手抱住了他的頸項。可是，今天，聽了「我還沒有醒咧！」明輝故意不進去，靜守在門外。果不然瑛不見人進來，起了疑，下牀拉開了門看看是誰。門剛拉得一半，明輝撲上身來，兜腰抱起瑛，抱到牀邊，朝牀上一丟。她明知除了明輝決無第二人如此大膽，然而出諸不意，吃了一驚，便轉向牀裏，不睬他，表示生氣。明輝是個直心腸人，不知這叫做撒嬌，以為她真地發怒了，急得了不得，趕緊賠不是。賠了半天罪，她騰地翻過身來，勾了他的頸，笑道：

——我也嚇你一嚇！

引得明輝也笑了。明輝坐到窗口去，讓瑛進套房裏去梳洗。過了一刻，瑛換去了睡衣，穿了與明輝同樣的 Pyjama，——這兩套 Pyjama 是在動身赴阿納西前買的，——走出來。他們溫柔地接了一個長吻，手攜了手，走下樓，到「花園」中去散步。

他們所謂的「花園」，不是湖濱客舍的花園，因為它太小了，容納不下幾對情侶，而且，大家擠在一起，怕見人的情侶根本不願到那裏去，只讓幾位老人家佔據了這方手帕大小的花園，安坐那兒談天。袁楊所指的花園乃是湖濱客舍後面直展至琅豐山脚的一大片麥田，這個花園，真夠大了！法國有幾省，因為地土肥，往往種兩熟麥；十月初，晚麥已熟，都變了金黃色。當初陽始昇，甘露還留在麥稈子上，雖則沒有荷葉承珠那樣圓潤顯明，却也閃閃爍爍，宛如展開一件絕大的黃絹戲袍，袍上縫有數萬片小鏡子。明輝扶了瑛，緩緩地在阡陌上走；瑛極力避開麥穗，因為這些成熟的麥穗，常常頭重便弱斜臥過來，不但沾濕了瑛的腳，——著李中，太太小姐們除了赴隆重的宴會外，其餘時間都不喜穿襪子，——且毛刺刺的使她發癢。頑皮的明輝觀察到她怕癢，便隨手採了一穗，向她腿上送去，引得她洒脫挽住她的手臂而逃。他們朝東北的聖·日爾曼教堂（Eglise Saint Germain）走去，那個小教堂離開湖濱客舍大約有一公里路程，他們還未走到一半，湖濱客舍已有清脆的鈴聲送來，這是吃早點的記號。袁瑛搶先跑回來，稚氣地喊道：

——晚到的沒得吃！

——我有得吃，妳沒得吃！

楊明輝追趕上去。他們跑步時驚動了麥際一頭錦鷄，牠冲天而起，反而把袁瑛嚇了一跳。

從吃過早點（約上午七時）到十二時半（午餐），這幾小時別號「工作時間」。其實，大家爲了要休息纔來避暑，那裏有心工作？所謂「工作」也者，乃是：看報、讀小說、寫信、做日記等等。有人會下棋，便下棋；有耐心的人便去釣魚。明輝與瑛喜歡釣魚，可是每次歸來，往往釣竿未溼，原來他們的目的不在乎真地釣魚，無非要避開衆人，駕一葉扁舟，或盪漾湖上，或藏匿垂柳蔭下，去儘量享受人間的幸福。從午餐至下午三時，比較熱些，大家躺在長椅裏，不言不語，或假睡，或冥想。明輝的躺椅當然傍着瑛的躺椅。

掛鐘「滴克塔克」地走着，帶來了銀灰色的悲哀：自古迄今，它斷送了多少英雄豪傑，吞滅了多少美滿春光！然而在這個忘憂的湖濱客舍裏，它反而是需要的：它至少沖淡了過度濃厚的幸福，打破了這個幸福的單調。各人覺得有一片剪羅似的輕雲，遮蔽了晶瑩如日的心頭。各人等待着，却又不知等待什麼！各人自問很幸福，可還像缺乏什麼！哦！人心！人心！如果自誇爲萬物之靈的蠢東西，不在快樂中找悲哀，那麼，紅塵便是天堂；他偏不足，憑着矛盾的天性，自尋煩惱，於是天堂也變成了地獄！……鐘鳴三下，喚醒了

各人的幻夢，一躍而起，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大家回房，更換游泳衣。

更換游泳衣，原是一種習慣，我們不要忘了法國十月初旬的天氣：在最熱的季候，——七月下半月至九月初，——換了游泳衣當然下湖去游泳；而十月初，相當涼快了，穿得住羊毛背心，除了少數人硬充好漢外，其餘的都有勇氣下水嗎？不！不！這，一則是形式，二則可以洗太陽浴。袁瑛與楊明輝換了游泳衣，披了春季大衣，下了他們長期租來的小舟。明輝先跨上船；瑛踏上船時，船一晃，瑛爲求平衡，扭了一扭腰，明輝連忙扶住她，攏了她的手，情不自禁地與她接了一個吻。他們卸了大衣；她坐在船頭曬太陽，他坐到船腰去把槳。

——我們划到阿納西去罷？他問。

——不要！不要！

她立刻阻止他：因爲從太露懷爾到阿納西，必須經過斐莉愛與對岸的賽佛莉愛，那處湖水最深，著名的浦比烏斯旋渦（Gouffre Boubion）便在那兒，她不願他與她去冒險；——實際上毫無危險的。於是明輝先向對岸的杜盎村划去，準備到了古堡之下，再折向東南，直達湖端。他一邊打槳，一邊欣賞坐在對面的瑛。他們的小艇，由北至南穿過阿納西湖，他

背對船尾，她面朝了他。不料有隻大遊艇，交叉張着兩道三角帆——宛如燕尾——，風緊帆滿，如飛地向小艇攔腰衝來。瑛背了船頭，當然看不見；明輝應當看到，而他此時的視線，特別短，超不過瑛的面孔。大艇上的人，望見危險，大聲呼喊，趕快撥舵，恰恰在袁楊的艇尾擦過，激起浪沫，把袁楊二人噴得如「落湯鷄」。明輝與瑛驚得臉孔失色：祇須大艇上人撥舵稍慢，小艇一定被撞翻，明輝與瑛雖能游泳，而此段湖面收狹，湖水洶湧，大大危險！而兩人受驚之餘，不敢遠至湖端，只在杜盎堡石壁下換了乾衣，略等喘息停靜，再向太露懷爾歸來。此時，落陽在山，山巔全鍍了金，山腰赤紫，山腳墨綠。湖水，日中清潔透明，淺處直可望見湖底石卵，此刻也由無色而變為湖色，而青灰，而蘋果綠，而嘉慶子綠，而青中泛紫，以至紅黃藍紫交雜有如瑪瑙。在湖端那方，正值羣山拱圍，數縷輕霧，嫋嫋而起，為山岡兜上一條短裙。

歸來恰是吃點心時候。這頓點心，平日明輝及瑛搖船或步行，離得遠了，懶得回來吃，今天例外。他們兩人佔了一張露天小桌子；女僕送上一杯牛奶，一杯可可，以及三明治等。明輝愛喝甜而膩的東西，可可是他點的，所以牛奶是瑛的了。同客舍的人歸來的很少，除了袁楊一對外，還有兩對：一對顯然是情侶或新婚夫婦；另一對看上去很相愛，却

已有了一個數個月的小寶寶。他們含笑與袁楊點頭。他們那裏不知道袁楊是一雙戀人？因爲大家站在同一線上，向袁楊極表同情。明輝與瑛呢，自然懷有同樣的感想。三對伴侶的小桌子都放在湖濱客舍的門前；——當這天高氣爽的季候，不到黃昏，人家不願進房子的！從麥田中工作回來的農夫們，必然地看見那幾張桌子；而，他們今日發現了一對中國情侶，便善意但頑皮地，不約而同唱起那隻歌來：

.....Nuit de Chine, nuit d'amour,

(……中國的黃昏，戀愛的黃昏，……)

歡樂中的日月過得飛快，轉眼早是十月十日。楊明輝與袁瑛的朋友，來參加典禮的，一共十餘人，於十月八日下午，在阿納西的日內瓦旅館聚集：一則免得使袁楊不自由；二則湖濱客舍地方小，不能突然容納這許多新客。九日上午，推定年長的尤德，以及殷智本、裴玉卿女士當代表，上太露懷爾去送禮，並邀袁楊到日內瓦旅館來午餐。智本除了公份外，還自己備了兩份禮物；——一份送瑛，一份送明輝，——帶了余家煌從上海打來的賀電，去見大哥和未來的大嫂。袁楊當然很快樂；袁瑛還鄭重介紹：

——智本弟，這位是女僮相裴玉卿、裴女士，我的好朋友（又轉向玉卿）。這位殷智本先生，明輝的義弟，也就是他的僮相。至於這位，……

——我認識的，智本接口說，沒有尤大哥帶領，我還不會從里昂獨自摸到阿納西咧！袁瑛略爲梳飾之後，便與楊明輝跟尤、裴、殷三代表去赴宴，即席邀請列位上太露懷爾晚餐。衆人推辭不得，尤德便代陳衆人的意見：明日的喜酒當然要叨擾的，今晚祇能小吃，不得過度破費。袁楊肯定答應了，他們纔去。晚餐後，衆人不敢久留，乘末班市輪回阿納西；祇有裴玉卿，被袁瑛留下了。

楊明輝本來沒有通知湖濱客舍女主：他們於十月十日結婚；他只囑咐她於該日正午多預備二十客比較豐富的菜，並借大廳一用。可是，隔夜被那班賀客一吵，弄得大家知道這件喜事。而且同客舍的人，都沒有見過中國的結婚儀式，一半好奇，一半表示同情，要求以來賓資格參加典禮。瑛及明輝自然允許了。大家公送兩對花籃；一對大的有半個成丁身子那麼高。袁楊立即吩咐客舍女主：他們於下午四時結婚；五時準備冷食及茶點，招待全體旅客，並舉行茶舞（La Sauterie）。於是，賀客的總數從十七人增至五十七人，國籍也有中、法、英、德了。客舍女主特別討好，把普通旅客的中餐提早半小時，十一時半便

開；讓他們吃過了，再開楊袁朋友們的。他們說說笑笑，這頓餐，直吃至下午兩時方完。余崇實與尤德提議：先讓新郎新娘休息半小時，再由男女僮相幫助他們裝束；至於其餘的人，餐後無事，不妨沿湖散步，到吉時左近再歸來。大家拍手贊成，一闕而散；裴玉卿陪袁瑛，殷智本陪楊明輝，回房休息去了。

法國的婚儀，現時通行的有兩種：一種在縣政府裏舉行，一種在教堂中舉行。以前，法國政教合一，天主教勢力很大，只要在教堂中行過婚禮便行了。自從政教分離，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不承認在教堂中舉行的婚禮，非得在縣政府裏舉行不可：於是，信教的人，須舉行兩次婚禮，先一天舉行「法定結婚」(mariage civil)，不同房，第二天舉行過「教會結婚」(mariage d'Église)方能合登，非教徒祇須舉行法定婚禮。教堂婚儀極隆重，富有神祕性；縣府婚儀，簡捷了當，十分鐘便可了結，似乎太草率，太寒酸。惟有中國新式婚儀，俗稱「文明結婚」也者，隆重而不過度嚴肅，簡易而不淪為輕率，最光明，最堂皇。所以參加楊明輝與袁瑛婚禮的外賓，無不興高采烈，鼓掌稱賀。

然而外賓鼓掌稱賀的，婚儀之外，尤其是新娘 (la nouvelle mariée) 與女僮相 (la demoiselle d'honneur) 之美。袁瑛的個子，不矮不高，恰與楊明輝相等；——倘使他能高出半

個頭，那更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新娘高於新郎，就難看了！她的腰，因為在中國時不甚注重運動，胸部與臀部不十分發育，所以不大顯出瘦小；雖則如此，她絕非腰大十圍，穿了旗袍，腰部現出一條恰好的凹痕，加之她不肥也不十分瘦，全身看來，極盡婀娜之致，當得起法文中 *svelte* 這個形容詞。今天她穿了粉紅旗袍，戴了花冠，拽了長紗，高跟鞋是銀色的，手套作乳白色，兩手捧了斗大的玫瑰花球：色調的溫文和諧，越襯出新娘皮膚的嫩白。她在兩排人牆中緩緩而過，逼近身，看得清楚：蛋圓臉兒，高鼻大眼，菱形小口，兩旁淺淺貼着一雙酒渦；濃黑的頭髮，套在花冠兜紗之下，越顯得白者是白，黑者是黑，紅者是紅；一對柳葉細眉，似喜非喜，似羞非羞。真是秋水為神玉作骨，好如天仙下降！

說也奇怪：裴玉卿雖非袁瑛的姊妹，面貌身材却很相像；倘使人家不知道她們一個姓袁，一個姓裴，一個原籍浙江，一個生河北，簡直要當她們是嫡親手足。新娘之請女僮相，有兩種請法：一種，請比自己稍醜的僮相，——當然不可「真」醜，不過比較不如新娘而已，——賴以反襯出自己的美；另一種，如果新娘對於自己的美有把握的話，不妨請一位美麗的伴僮，庶幾珠璧交輝，相得益彰。袁瑛，她那裏怕比較？所以請了裴玉卿。不但如此，她拿玉卿打扮得完全和自己一樣，只缺少了新娘特有的花冠與兜紗。她們一踏

進禮堂，掌聲春雷般爆裂起來；而那位男僮相殷智本，得意忘形，飄飄然，彷彿自己也做了新郎，與裴玉卿結婚！

婚禮過後，茶點與跳舞同時舉行。旅館侍役把大廳出空了；在廳的一角，放置一張長桌，所有的點心，一客一客陳列其上。來賓可以任意跳舞或用點心；倘要飲什麼，祇須叫侍者開便了。依照西禮：先由新郎新娘開舞，他人俟他們舞畢再舞。接着新娘至少要伴男僮相舞一次，新郎也要伴着女僮相去舞：這是道謝的意思。至於男僮相之伴舞女僮相，於禮為不可缺，何況殷智本樂於接近裴玉卿呢？他與她一口氣舞了四五次。第六次音樂響處，他還去請她；她可累了，笑着向他搖搖頭。於是智本邀請玉卿去用點心，彎着臂膊，請問玉卿：「您允許麼？」但不等她的回答，便挽了她，望長桌走去。玉卿口渴，點了冰汽水；智本點了冷牛奶。智本見玉卿微有汗意，就與玉卿交換了杯子，說：

——您有些汗意了罷？冰汽水太冷，喝了恐怕不受用，還是冷牛奶好。

——多謝您！

玉卿隨口說了一句，心中覺得智本這個人倒是很會體貼的。他們喝過了，智本邀玉卿

到園中去坐坐。這時來賓們都在廳內，園中只剩下他們兩人。智本略敘敬慕之意之後，漸漸詢及她的學業，她的家世，只是不敢問她年齡，——西俗：問小姐年齡是失禮。她原是河北人，燕京大學出身，與袁瑛雖非同學，却是多年老友，而且同船來法；她也進了文科，只是進了南錫大學（Université de Nancy）而非里昂大學，所以不常在里昂。她的父親叫做裴在田；她有一個哥哥，華盛頓大學出身，現在南開大學教書。殷智本一聽她是裴在田、裴老先生的女公子，而裴老先生是中央委員，不由得分外欽敬。談了一回，再入大廳。智本一直伴着她，或坐或舞，直至舞會終結。

晚上，兩位新人再留朋友們便餐。法國沒有「吵新房」這條款項的，大家吃過東西，告別回阿納西。殷智本與裴玉卿交換了通訊址，隨尤德等而去。裴玉卿也要走，被袁瑛一把拉住。

——奇怪！奇怪！你們新婚燕爾，拉我留此幹嗎？

——反正今晚瑛的牀可以讓給妳睡。明輝笑着說。

——呸！我還是要和玉妹同牀而臥，可以談談天。

——哈！哈！妳……妳……妳……妳真的願意？……

袁瑛被他這麼一說，漲紅了臉，引得斐玉卿格格格格笑個不住。

*

*

*

●

袁楊在太露懷爾度了他們的蜜月，於十一月初，回到里昂。他們果然搬到殷智本的緊鄰家中去，而每日叫智本過來用餐。里昂大學開了課，袁楊繼續他們的學程；而智本，仗了「中國需要科學人材」的大道理，改進了理科。其實他見得中國一班大人先生，不明瞭一個健全的文化，應得各方面平均發展，口口聲聲喊：「科學救國！理工救國！」而輕視文法；他進了理科，不但時髦，而且以後活動起來，總比習文法科的高明些。退而求其次，假使理科文憑不足恃，他有了春申大學的法學士頭銜，也可重入政界，再去鬼混的。

民國十八年春，袁瑛考過了四張文憑，得到了文學碩士學位，開始準備博士論文，選定了論文題目：「中國文學所予法國文學的影響」。楊明輝也陸續考得了：「法國正宗派文學」、「法國浪漫派文學」、「法國當代文學」三張文憑；他想再選「比較文學」這科，聽說幾位比較文學大師都在巴黎，便與夫人商量，決定轉入巴黎大學，即在那兒準備論文。既然袁瑛爲了論文，不能脫離里昂大學，他又不得不上巴黎去；他們便暫時分開，一留里昂，一去京都。明輝深怕她一人寂寞，再三叮囑智本依舊上他們家裏去用餐，並且常

陪瑛去玩玩，散散心。預備論文是一件長而麻煩的工作：不僅收羅材料費功夫，而指導教授處處來「指導」，不讓人家暢暢快快寫去，實在頭痛！然而又不得不聽從他；不然的話，他拒絕做報告，於是院長跟着不簽字，自然校長也無從批准了！袁瑛爲了排遣指導教授說要指導而尙未指導的空閒時間，旁聽了「古代藝術史」與「近代藝術史」。

一對結婚未滿半年的夫婦，又是相親相愛的，驟然分離，當然是慘酷的！何況際此暮春三月，陌頭柳色勾起了無窮相思。袁瑛推開窗，倚着壁，好像在那兒遠眺，實際上視而不見。記得那一年，正在這個時候，她和明輝同遊金山，一幕一景，一言一笑，怪清楚的，翻上了心頭。繼而便在大露懷爾結婚，遂了他們的心願；結婚以後的生活，胡天胡帝，何等甜蜜！偏偏明輝要上巴黎去！現今展陳在她目前的，是遠山，是公路，山外還有山，路外還有路，不斷的青山遮斷了不斷的公路，望不見那一方約愛人！啊！只須缺少一個人，一切都變爲空虛！

幸而她已讀完了四張必需的文憑；否則呢，她單身回到昔日雙雙聽講的教室，室中一切如舊，却又一切都變更了！此情此景，叫她如何承受？可是爲了論文，她還到圖書館去，她老愛擇那一張近窗的小桌子，因爲她常與明輝在那桌子上用功；可是呀 她一坐到

那裏，便感得缺乏了什麼，心頭好像中了萬千枝利箭，却又不忍掉換桌子！

她最怕的是星期日那天校中無課；到了下午，連圖書館都閉門休息。她無處走，無心走：天，這般的蔚藍，情侶們的笑聲又似一串串的銀鈴，只有她，孤零零一個人，叫她上那兒去？叫她如何不傷心？雖則有時被殷智本硬拖去看電影，或上公園，——他屢次三番地邀，她不好意思不應酬幾次，——然而殷智本是殷智本，她所熱戀的乃是明輝啊！

最難排遣的是長長的黃昏。每天吃過了晚餐，智本老是陪她談天，她一句進兩句出地聽，懶得回答，有時做些針線。當小鐘敲了九下，智本一走，房間內只剩她一個和她的影子，頓時死氣彌滿。智本固然不比明輝，然而他是明輝的好朋友，他是明輝的義弟，彷彿他代表了明輝的千分之幾；而他的開口「嫂嫂」，閉口「嫂嫂」，也顯然表示出三人間的聯系：所以，即使他代替不了明輝，有他在旁，空虛固然空虛，空虛得還有限度；他一走，簡直陷進空虛中的空虛！她雖是獨身，癡癡地在牀上保留着明輝的位置，當他如平日一樣，功課預備未完，先叫她睡了。只可憐好夢醒來，擁抱的不是歡郎而是空枕！尤其是失眠之夜，法國人所謂：「白色的夜」(la nuit blanche)，千思萬想，齊奔心頭；翻來覆去，神智愈清，不由得清淚漸漸了。

每日上午十一時半，她必定倚窗而望：有無綠衣人來？她的寓所不在市中心，每天送信三次，巴黎來的信，往往在十一時半分發的。自從到了巴黎，明輝幾乎無日不寫信；然而每次她惶惶等着，不住地看手錶，惟恐明輝不寫信，或郵差誤投。送信的人早就料到這些是「溫柔的短簡」（*les billets doux*），便特別討好，自願多爬幾層樓梯，不把信投入信箱，而當面交給袁瑛。她，當然感激，因而在常例每次給二十五生丁力錢之外，還滿滿地請他吸杯紅葡萄酒；——說不定郵差貪嘴貪錢，纔如此賣力，因為如果他投信於信箱中而不上樓時，錢也酒也都無份兒。袁瑛按日覆一封信，這封回信足足要費去兩三小時。星期三的「古代藝術史」與星期五的「近代藝術史」都排在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這兩天她最焦急，可是焦急亦無法！

可笑的是偶而明輝有事，脫了一天「寫信功課」，袁瑛便失魂落魄，疑神疑鬼，航空信，電報，——法國的電報很便宜，——長途電話，非問出一個究竟不休。智本在旁勸阻、解釋、安慰，都無用。那一天，茶飯無心，自然把書本拋去天邊。智本邀她出去解悶，她死不肯走；等到巴黎的回電來了，短短的：

Je vais bien. Rendement.

(我身體很好。溫柔地)。

她立即歡呼雀躍，那時，不管人家有沒有空，她一定拉智本出去看電影，上小館子，彷彿慶祝勝利似的。

這樣的熱情，激起了殷智本的妬意。這股妬意，從直覺的進而為主觀的。任何男子，不論年齡大小，不論才貌美醜，眼看一位他所注意的女子向另一男子表示好感，祇須他自己不是泥塑木雕，無不心中酸溜溜的；如果不，那纔是反乎自然！而且結婚以來的袁瑛，比前豐腴，行動舉止，比前灑脫：她洗去了處女的美，換上了少婦的美；宛如一朵芙蓉，以前還是苞蕾，現今十足開放。曹雪芹形容薛寶釵云：「面若銀盆，眼同水杏，脣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橫翠，……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妨移來描寫袁瑛。智本當了這朵豔花，安得不動心呢？

最初，殷智本去陪袁瑛玩：一則受了楊明輝的囑託，二則覺得她可憐。繼而明輝囑託的聲音逐漸輕淡，而惻隱之心也寸寸讓步於同情：智本不再爲了純正的友誼而去陪瑛，却帶有利我的色彩了。至於袁瑛的心腸，與其他女子的心腸一樣，原是一池止水，晶瑩可以鑑日。可是，池邊走過一條牛，它便反映一條牛；池邊走過一隻羊，它便反映一隻羊。而

且，你把石塊投入，它承受了；你拿糞土投入，它也容納了。這是不是女性的短處？不敢說。或許是女性的美，柔性的美罷！起初，她與智本一處，感得不自在；後來不覺着了；至今反而需要智本陪自己，可以解解悶。說起「悶」，原因有二：一、明輝遠在巴黎，相思不相見，自然煩悶；二、明輝既要上課，同時又要準備論文，雙倍地忙，減少了寫信的時間，所寫的信比前簡短。縱令袁瑛信任她的丈夫，了解他的困難，心中發悶難免有的。袁瑛的緘默與神情恍惚由此而起，殷智本却對她發生了誤會。

有一天晚上，晚餐後，照例殷智本陪袁瑛閒談天。她，一面談，一面補一雙抽了絲的長統襪。智本坐在靠壁的一張沙發上；沙發前是一張小桌子，桌上放了剪刀針線等物；瑛坐在桌旁靠椅上。她補好了絲襪，隨手向沙發的另一端一拋，起身走到衣櫥邊，準備找些衣件出來縫補。這時，乘瑛轉了背，智本抓了一隻襪，用兩個指頭拈住了襪統頂，另一手曲指作半環形，順了襪統勒下去，一直勒到襪尖，好像摸人家的大腿那樣。他以爲瑛轉了背看不見，偏偏瑛在櫥鏡中看到了，又好氣，又好笑，却又無從發作。想了一想，給她想出一條計策來：她只裝不知，從櫥中取出一條缺落鈕扣的短裙，回到原座去補鈕扣，有意無意地向他笑說：

——智弟，你看我補襪本領多麼高明！你不妨拿起來摸一摸，試它光滑不光滑。

智本原來心虛，又聽了這皮裏陽秋的話，猜不透她究竟有沒有看見，紅了臉，支吾了一刻，託辭告退了。

同一的晚上，袁瑛做了幾個可笑的夢：第一個夢，她夢見楊明輝坐在「聖·日爾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一家大咖啡店裏，左右擁着兩隻狐狸精；他在那兒寫信，很快地寫完，嘻嘻哈哈地拿來朗讀：「親愛的瑛瑛：今晚我要趕寫一節論文，請你恕我不寫長信了！」引得那一對狐狸拍手大笑。袁瑛氣不過，待衝進去，突然一聲響亮。什麼東西都不見了。……第二個夢，夢在宏納(Rhone)河畔，智本挽了她散步，走到荒涼場所，他抱住她接起吻來。這時，明輝自天而降，執着一柄明亮的刀，要殺智本，大喊道：——你這個賊，我把瑛交付給你，你却幹無恥的勾當！袁瑛大吃一驚，驚醒過來，心頭還在亂跳。她捻亮了電燈，看看錶，只有三點半；再關了燈，想躺一忽，說不敢睡，却又模模糊糊入睡了。

正當這個「危險的轉彎」(Le Tournant Dangereux)，恰好來一個救星：便是著假。

明輝寫信給瑛，說要回來望她；瑛連忙回覆，叫他不必回里昂，讓她到巴黎去，「乘機你

可陪我玩玩」。明輝當然贊成。瑛略事收拾，臨走的隔夜，纔告訴智本，也不邀智本同去。智本不敢追問，連送行都不敢，祇應酬了幾句，說：「請大嫂代我候候大哥！」火車駛出里昂車站，瑛長長吐了一口氣，心中輕鬆得許多。

楊明輝與袁瑛相違了至多三個月；不過，依「一日三秋」的算法，這四、五、六三個月便含了二百七十三秋！無怪乎他們一見面，緊緊握住手，盯視着，憨笑過不停：一班性急的旅客衝出站來，撞了他們，他們也不覺得；滿載行李的小電車向他們駛來，開站的人打鈴叫他們讓路，他們也聽不見。直至月台上的人都走空了，他們方纔醒悟；明輝一手提皮包，一手挽着瑛，走出車站，乘汽車回旅館。

一進房間，讓瑛洗了臉，明輝多情地拉了她的手，再度端詳她，她的確比前肥些，不禁稱贊道：

——瑛，瑛，我的瑛，妳越長越美了！

——而你呢，越長越難看！

瑛頑皮地回答，一個凶猛的吻證明她言不由衷。

最初幾天，他們整日整夜地逛，瘋瘋癲癲，一改往常有規律有理智的生活。他們的歡樂，如魚入水，無庸說得。過了一週，人也倦了，玩也玩膩了，逐漸條理化起來。明輝關切地問到她的論文，問到她的古代藝術史教授比卡爾（Picard）與近代藝術史教授羅藏太兒（Rosenthal）。瑛一一回答了。明輝也把自己的論文稿子拿出來給她過目，說：

——這部杜甫研究已成了一半；下半部我想選譯杜詩一百三十首至一百五十首，這部工作反而比上半部的理論來得艱難，恐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咧。

——你的指導教授是……

——……是亨理·麥斯貝和（Henri Maspéro）。

——有這位世界聞名的漢學家做指導，着實光榮！

——我也如此想。他總要比妳那位半個「中國通」馬立斯·古恆（Maurice Courant）

高明些罷？

——當然！當然！里昂的中國同學沒有一個不恨古恆的。此老脾氣怪，辦事慢：我在他指導之下預備論文，也叫做無法！

明輝又問及智本的學業。瑛一聽「智本」兩字，有些沒好氣，乾脆回答：「不知道！」明

輝追問如何不知道？難道他不講的？她說：「講是講的。不過，他所學的是理科，講出來我既然不十分懂，聽過也就忘了。你欲知詳細，何不直接問他？」明輝見她面色不愉，莫明其妙，截住了話頭。隔了一刻，瑛笑道：

——明，我不願離開你，讓我轉進巴黎大學罷！

——什麼？我固然很喜歡同你在一處，但是你那已成了四分之三的論文呢？即使妳轉進巴大，而當局承認了妳在里昂時所選的論文題目，還不知道派定何人當妳的指導教授。各教授有各教授的脾氣與作風，妳勢必要另起爐灶：拋掉以前的成稿豈不可惜？豈非更費心麼？我勸妳忍耐幾個月；論文一考過，雙雙回國，我們聚首的日子還長咧！瑛，這不是我不歡迎妳來巴黎，萬萬不要誤會！

——明，你知道我太寂寞了？

——太寂寞，親愛的？智本呢？

——智本？哼！……

那大晚上恰巧有人請明輝吃飯；瑛未被邀，故未去。她留在旅舍，用過餐，獨坐無聊，拿一張紙，一枝鉛筆，好玩地立起了一張明輝、智本比較表來。在法文，「明輝」譯

音作 Ming-hoei, 「智本」作 Tche-pen. 於是她用 M. 與 T. 來代表他們。

M. 與 T. 比較表

關於 M. —

- (1) 面貌：大方
- (2) 個性：堅強
- (3) 脾氣：溫柔而直爽
- (4) 學問：有
- (5) 品德：佳
- (6) 幹才：有，能識人
- (7) 口齒：心直口快
- (8) 對於人生：書本氣太重
- (9) 缺點：?? 陪妻子時太少(?)
- (10) 結論：可造之材

關於 T. —

- 不甚大方
- ?
- 似小氣，總之不直爽
- 皮毛
- 未詳
- 小才
- 伶俐，胸有城府
- 享受主者
- 向女子慳慳
- 狗屁

她看了一眼，不禁笑了。至於明輝，居然也有缺點，「陪妻子時太少」，自然不指這幾天而言。大概明輝生性太嚴肅了一些，而智本却太輕佻。

——一個女子，當她愛上了一個人，拿她的整個時間化在他身上，把自己的生命交給
他；男子言愛之外，還記望着事業：他所耗費於愛人身上的精力、經濟、時間，不過是一
部份。所以，女子的愛比男子的愛來得純粹。剛才明輝禁止我來巴黎，固然爲的是愛我；
但也可以說：他的看重事業，勝於他的愛我！

瑛自言自語着，燃根火柴，把那張「比較表」燒了。

暑假期滿，瑛沒精打采地回里昂，她自然不通知智本。誰知火車傍停月台，她探出頭
來，一望便見智本，連忙縮回頭，已是來不及！智本手中拿了一束鮮花，走上車來。他招
呼之後，呐呐地說：

——大哥打電報來，叫我迎接大嫂。

瑛，自己想想，智本並未得罪過她，此番奉了丈夫之命來接，究竟是好意，於情於理，她
也不當過分冷淡：所以，她笑着與智本握手道謝。智本見她笑了，放膽再進一步：

——大嫂，今天您來不及做飯了，我請您上斐莉烏飯店（Restaurant Fillieux）去吃

「半喪服鷄」（Poulet demi-deuil）。

——何必呢？那兒太貴！就是說「半喪服鷄」罷，雖則號爲名菜，其實不過是清煮鷄，鷄皮下嵌些黑色野香菌而已！我不是生客，何必破費？

——那麼，我們先把行李寄掉；再在車站左近，隨意進一家飯店去吃罷。

——這樣最好。

用餐當兒，智本問及明輝的體健並學業，又問瑛在巴黎玩得暢快不暢快。等到布丁與水果上來，智本緩緩地說：

——從前我在大嫂那裏用餐，累您操勞，委實過意不去！現今我找到了一家小飯店，價錢公道，東西又好。

這句話明明是探探瑛的口氣；瑛懂得，智本懂得瑛懂得。智本親自來接瑛，又請瑛吃中餐，在這個局面之下，瑛如何能說：「你找到了那家飯店，就上那兒去罷？」只得說：

——智弟講什麼話？我既然回來了，自然還到我那裏去，比較舒服些。

——多謝大嫂！

一絲喜氣，揚溢眉梢。瑛見了，心中暗好笑。

智本回到瑛家裏去用餐，於是一切恢復了暑假以前的情景。只是智本處處小心，不再

使有粗魯舉動（如撫摸空襪）發生。瑛也覺得智本進步了，敵視的心逐漸鬆懈。第三天晚上，里昂大戲院初演歌舞劇「玫瑰——瑪麗（Rose-Marie）」。這個劇本，發祥於里昂，立即歐洲各大都會都演了，極一時之盛。那支以：

Rose-Marie,

Fleur de la Prairie……

（玫瑰——瑪麗，

草野之花……）

開始的歌曲，將傳遍全球，用各國言語製成了唱片。智本約瑛去看；——實際上，他在瑛回里昂的那一天，即去定了兩個座位，遲了便定不到。瑛，正在無聊，欣然答應了；因為那晚是「隆盛的夜會（La soir e de gala）」，瑛花了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去打扮。智本呢，雖未穿禮服，却也穿了 smoking，戴了白手套，打了黑色蝴蝶領結，着了黑漆跳舞薄底皮鞋，拿了帽與手杖。瑛穿戴得花枝招展，走過處香風陣陣，誰不注目？智本快活得如登七重天，於是特別慇懃；而瑛，宛如一位皇后，一位公主，坦然接受臣下的諂諛。自此之後，瑛忠念明輝之心果然淡了一些，對於智本的友誼却深了一層。

十一月十七日是袁瑛的生日，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是袁瑛二十六歲的生日。論年齡，她比明輝差一歲；論生日，她也比明輝後十個月。那天早上，瑛接到了明輝的賀電，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明輝在百忙中還記起她的生日，自然使她高興；但是明輝不在身畔，要高興，也高興不出。她認識明輝以來，第一次生日，大家不相熟，她不告訴他，孤零零獨自過了；第二次生日，她與明輝由友人進而為情侶，自然雙雙過了；第三次生日，就是結婚那一年，再準確些說：是新婚滿月後第七天，當然過得最甜蜜，比客歲的另有一種情趣；而今年的生日，又是獨個兒了。「如果沒有智本來吃飯，我真不願意燒菜！」她自己懊惱着。

她正在烤豬排，忽然有人捺門鈴。她想：「智本來了」，懶洋洋放下鏟刀去開門。來的不是智本，乃是花店夥友送一大隻花籃來。瑛很詫異，姑且叫他放在會客室裏，給了酒力，開發了；再看籃上名片，是「般智本」三字，不禁笑道：

——鬼怪精靈！他到那裏去探得我的生日？

她回到廚房裏去，拿豬排翻了一個身，又有人按鈴了！再去開，也是送東西來：一大匣奶油蛋糕，糕上用捏成線條的巧古律堆砌成：「Heureux Anniversaire」（「快樂的生日」），

送禮的人名由尤德領頭，一總七人，連殷智本也在內。

——這又是智本掉的槍花！否則他們何從知道？

一陣風送來一陣焦味。「啊嘎！我的豬排！」瑛向廚房裏奔，忽然門鈴又響了。「天曉得！天曉得！今天的飯燒不成了！」她索性閉熄煤氣，再去開。進來一批人，尤德打頭，殷智本收梢，嘻嘻哈哈，各人頭上頂了一包東西，也有頂麵包的，也有提酒瓶的。他們一進門，立刻佔據了廚房與會客室；不徵求瑛的同意，切的切，放椅的放椅，一忽兒都安置好了，於是排了隊，恭請「壽母」入席。瑛見他們這般稚氣，不由得興致好起來。「席」上什麼東西都有：各種熟肉，各色野味，以及紅酒香檳水果等等。麵包，他們不知道切片，各人扯一塊就吃。吵吵嚷嚷，鬧了半天，再開香檳，一個個灌「壽母」喝，毫不放鬆。結果，瑛醉了，她不知何人扶她上牀，也不知一班賀客何時去的。她深深入睡，夜飯也未吃。睡醒過來，只見四周漆黑。她口渴得緊，神智不清，以為丈夫在身邊，脫口道：

——明，倒杯冷茶給我！

室內有人把電燈旋亮了，射得瑛張不開眼。她忽覺有隻杯子送上嘴，她閉着眼乘勢飲了一口，不是冷茶，乃是汽水。她渴了汽水，一冷，一清醒，張眼看見坐在牀沿上的不是

「明」，不是「輝」，而是智本。她方纔明白自她吃醉之後，智本便呆守在那裏，餓了肚皮陪她。她向他笑了一笑，復閉了眼。智本俯首下去，誠惶誠恐，在她的眼簾上輕輕吻了一吻。房的一角掛着一張明輝的半身照片，不知爲何掉下來，玻璃打得粉碎，可沒有驚覺他們。

袁瑛準備論文在先，楊明輝準備論文在後；然而瑛的指導教授古恆先生遠不如明輝的指導教授麥斯貝和先生那樣敏捷；結果，明輝的論文完成在前。論文批准之後，接着是公開的口試。巴黎大學決定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爲口試期。瑛與智本趕去參加考試典禮。麥斯貝和先生主試，另有兩位教授陪考。考試完畢，明輝得了文學博士學位，並獲「優異褒獎（avec mention très honorable）」。

卽晚，瑛與智本請明輝上著名的飯店「知味的修道士（Le Moine Gourmet）」去晚餐，慶祝明輝的成功。明輝因爲瑛的論文尙未結束，決定暫不返國，但他不知留在巴黎，或回里昂；一方面，他不願久離妻子；另一方面，巴黎「奇美博物院（Musée Guimet）」新買一大批中國書，委託麥斯貝和先生整理，而麥斯貝和要求這位高足襄助他。智本極力慫恿明輝留在巴黎，他說：

——這種是博學的工作，很有榮譽的；而且你附驥在麥斯貝和之後，正所謂：「一登龍門，聲價百倍！」這般難得的機會，如何可以錯過呢？

瑛，很了解智本的用意，可怪她無勇氣去駁，自己又不甚需要明輝回家，因而不置可否，不開口，靜聽。明輝是個直性漢子，並未注意到妻子的緘默。當他們走出「知味的修道士」時，明輝依照智本所言決定了。兩三日後，智本陪瑛回里昂。

明輝考得了博士，立即寫了兩封由西伯利亞走的掛號信，一封寄給上海李思齊（他的老友），一封寄給南京裴在田（裴玉卿的父親），請他們二人代他在春申大學內弄兩個位置。明輝想：李思齊是教育界權威，裴老先生是政界實力人物，有他們相助，謀事或能成功。明輝在信中告訴了瑛；而這封信，瑛看過了放在桌子上，智本見了，隨手取出讀了一遍。過了三個月，有一天，智本興沖沖來會瑛，一見面，便一連串：「恭喜！」瑛問他有何喜事？智本說他在中國報上，教育欄裏，讀到春申大學下半年新教授名單，有「楊明輝博士」在內。瑛問有無她的名字？智本回答沒有。袁瑛一聞丈夫得了位置，高興萬分，連忙寫信告訴明輝。她寫信時，智本笑迷迷坐在桌邊看。她寫好，封好；智本搶在手中，說：「還趕得上四時開的那一班，讓我到總郵局裏去寄快信，分局中已開過了」。說着，他

拿了信就走。瑛欣欣然上電影院，上小館子，快活到一夜不曾好好地睡！

巴黎很有幾種談中國或遠東的雜誌，內中一種是中法雜誌（*Revue Franco-Chinoise*）。楊明輝向中法雜誌投了一篇中國當代詩人徐志摩，被錄取了。袁瑛的快信到巴黎時，可巧那雜誌送來那篇研究的清樣。明輝校對過後，一時高興，不加思索地在署名之後，依照法國習慣，添上兩項小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春申大學教授」，送回雜誌社。中法雜誌照此發表了。

那期中法雜誌出版後約一個半月，明輝忽然接得瑛從里昂拍來的電報，叫他快回里昂。明輝吃一驚，不知高低，當夜乘車趕回。他以為瑛病了，誰知她並未病，獨自到月台上來接他。見了面，詢起原因，她只說到家再說。回到寓所，瑛從手袋中取出一封寄自上海的航空快信，封套上發信人是春申大學，收信人是中國留學生辦事處主任柳先生。明輝取出信讀去：

里昂中國留學生辦事處柳主任台鑒
逕啟者頃在中法雜誌第×卷第××期內見有中國當代詩人徐志摩一文署名者為楊明輝署名之下有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春申大學教授字樣查敝校現任教職員中並無楊明輝其人下屆新教職員中亦無此人顯然假借名義跡近招搖仰

貴主任協同巴黎大學詳細調查並乞

賜覆俾得依法處置實爲公便先此鳴謝祇頌

大安

春申大學校長朱建德啓

×月××日

明輝讀了，直是當頭一個霹靂！半天說不出話！情勢很嚴重：中國方面，如果鬧大了，一登報，名譽掃地，以後他有何面目見人？法國方面，大學裏最注重道德，此番的事，他絕未想招搖，而的確「跡近招搖」，倘使巴黎大學知道了，革去學位之外，還要行文全法國各大學，各專門學校，不准楊明輝其人入學，場盡自己的台，也場全體中國學生的台！明輝焦急到了不得，捶胸悔恨：

——我不應當用這個名義！我不應當用這個名義！

瑛，看他可憐，便說：

——焦急也無用！我看此事還有希望：第一、你先去請求柳主任緩辦此事，——他肯把原信轉給我們，足見還信任我們，否則他儘可不告訴我們，直接通知巴黎大學；——第二、重要的在於那張智弟所根據的中國報，找着了它，一切都不成問題。

——對！對！對！對！我拜訪柳主任去！你提醒了我，智弟呢？

——上南錫去了，昨天去的。

——上南錫去幹嗎？他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我不知道他爲何去南錫？春申大學的來信他倒看過的。

——他既然知道此事，你爲何不向他要那張報紙？

——當時我急昏了，沒有想到這層。

明輝拿拿帽子就去看柳主任。過了一小時，明輝回家，面色好看了許多：柳主任不但答應緩辦，還切實安慰了明輝一番，結末他說：「你不疑心殷智本陷害你嗎？」明輝確未想及，瑛也不甚相信：「不至於罷？」明輝要打電報給智本，瑛勸阻他：「柳主任答應你緩辦，何必急在一時？寫快信已經夠了，何況在電報裏講也講不清楚呢？」她邊說，邊從手袋裏一本小冊上查出了智本的通訊址，遞給明輝。

期待了整整三日，殷智本的覆信到了：一封平信，寥寥幾句：

示悉春申事當時弟在中國報上見了 大哥之名順便告訴 大嫂却未注意是何報也未注意月日當

下未注意今日更無從回憶草覆順頌

儼安

弟
智本×月×日

這信所帶來的無非是失望：找不到那張報，明輝無從自白。想了半天，不意思出了一個辦法：祇須說明明輝之用那名義，根據於智本一言，不論那張報找到找不到，只要證明智本的確曾有此言，而覆信中「當時弟在中國報上見了大哥之名順便告訴大嫂」已經足夠了！明輝大喜，與瑛商量，瑛頗以爲然。明輝一時仔細，拿智本的親筆函攝了影，印了多張：給柳主任一張，請他據實答覆春申大學，爲明輝洗雪，柳主任答應了；明輝自己寫了兩封長信，給裴仕田與李思齊，報告此事，都附了照片作證，爲的是他曾托裴李兩人找位置，恐怕春申向他們查問此事。滿天陰霾，終算掃盡！

痛定思痛，明輝與瑛都覺得智本不應該：固然明輝年紀輕，閱歷少，作事輕率；然而智本眼見出了事，還要上南錫，明輝寫信問他，他只覆了一封不負責任的信！這次，幸而柳主任一力幫忙，沒闖大禍。明輝與瑛感激柳主任，邀他來家吃飯，表示謝意。明輝把他與智本的交情向柳主任陳述一番，責備智本不應如斯。柳主任想了一刻，便說：「據我看，殷智本是一個極狠毒的人：報紙不報紙，全是假的。他讀了你寫給嫂子的信，知道你托人向春申大學找位置，處心積慮，等待了三個月的長時間，方纔造了那個假消息，使你不得不相信。爲了日後可以卸責起見，他不直接寫信給你，假口嫂子來告訴你。若問他假

造消息有何目的？他自然沒有預料到你應用「春申大學教授」的名義用得那麼快；可是他猜定你遲早要用那個名義的，一用，中法兩方面立即發生不利於你的問題。退一步講，假使你不用那個名義，而信任了那個消息，——往往有先發消息，後寄聘書的事情，——歸國之後，你無緣無故去見春申校長，準備上任，豈非是大大的笑話！他的去南錫，我斷定他沒有什麼要幹，他讀了春申的來信纔臨時決定的！」明輝聽了這席言語，想想很有理，氣得面孔變色。瑛加倍難過，而瑛難過的原因又不便完全說出來。

明輝左思右索，找不出智本為何要陷害他。他着實氣了幾天，耐不住，便去找柳主任，商量報復之策。柳主任，因為職位關係，不能代他劃策，只說：

——殷智本不是里昂大學生嗎？

明輝恍然大悟，便一五一十，把受騙的經過，寫封信，告訴了里昂大學理學院院長，——因為智本是理科學生。那位院長移文詢問柳主任，調查屬實，大為震怒。過了兩天，殷智本懷了鬼胎回來，不料給院長喚去罵了一頓，命令即時返國；否則他便要上督教育外交兩部，革去智本的碩士學位，實行押送了。智本無法可想，湊了一些路費，於六月初，偷偷東返。

對於這次不幸的事件，袁瑛懷了絕大的不安：她很知道殷智本爲了嫉妒，方纔下這毒手，她自身卽是導火線。然而，這裏，不得不怪楊明輝的粗心，無經驗：引智本到家裏來用餐的是他，輕易離開妻子的是他，自己不在里昂而叫智本去陪伴她的也是他！啊！蠢東西！蠢東西！使一對少婦少男，聚首一處，却又希望他坐懷不亂！可是，明輝的一片誠心，對妻子、對朋友，可告天日。越是明輝光明磊落，越是瑛覺得對不過他；於是乎，舊愛重熾，新愛萌芽，使瑛死心塌地，專誠事奉明輝。雖則她沒有失身於智本，在精神上，她確曾一度不忠於明輝。此次智本陷害明輝，明輝逼走智本，還算不幸中之幸：因爲，如果沒有這個劇變，她能否自持？能否拒絕智本最後的要求？連她自己都無把握！她已走到臨淵的絕崖，再前進一步，便要直掉下去，莫能挽救。而明輝，無意中幾乎失去心愛的妻子，無意中又把她奪回來：因福得禍，因禍得福，他始終蒙在鼓裏！

明輝再不願離開瑛了，上巴黎向麥斯貝和辭了職，拿了行李回里昂，靜等瑛考過歸國。瑛於七月三日考得了博士學位，也有「優異褒獎」。兩人整理行裝，結束諸事，半個月後，他們跨上了M.M.公司向遠東開的郵船。

中

袁瑛離開了中國六年，楊明輝離開了五年：他們滿以為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努力了這五六年，當然與前不同。不同果然不同，不過不如他們所想像的不同，而且這個不同應當大書特書，在中國當代史上佔一頁的！袁瑛未應博士考試的前兩天，就是七月一日，廣東陳濟棠組織政府，反對中央。法國報上也有記載，只是所登地位不顯著；袁楊二人，爲了忙，爲了心緒不甯，沒有看到。當袁楊在中途的時光，河北石友三造反（註）：船上無報，袁楊無從知道。郵船阿哈糜斯（Armanis）於八月底到上海，靠停招商碼頭。在馬賽時，明輝打了一個電報給余家煌；在香港，又打了一電，他猜想家煌會來接他們的。他們架起望遠鏡四面瞧：不但家煌來了，連自己的母親也來了，而……背後跟了殷智本！明輝又喜又氣，拿望遠鏡遞給瑛，指點她看：

——那個殷：殷死鬼前面的老太太便是妳的婆婆（瑛聽了，望明輝含情一笑。）！

（註）石友三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之變，曾率部抗日。彼派人南下，向中央報告，有妙語云：「沒有做過漢奸的人，不知漢奸的味道；做過漢奸的人，忘八蛋再做他媽的！」

老太太旁邊的高個子便是家煌弟，比妳輕三歲。這幾年，他長高了，人也肥些；倘若我沒有望遠鏡，看清面孔，簡直不認識了！

——輝，他們都在那兒向我們招手，揮手巾；家煌弟也在那兒打望遠鏡。

——我們趕快也招呼！

明輝舉起左手亂揮，又用自己的右手舉起瑛的左手大搖特搖，幾乎使瑛失手掉了望遠鏡。船傍停了，明輝與瑛隨手提了輕便行李走下船來。楊老老一見兒子歸來，快樂得眼中流淚。她又一把拖住了初次見面的媳婦，正面看，側面看，左看右看，看到瑛紅了臉不好意思！老太太邊笑邊說：「這真是……這真是……」，她「這真是」了半天，終究說不出下文，然而她內心的歡樂，可想而知！家煌上來見了大哥大嫂，智本也畏畏縮縮地叫應了。智本眼睹人家親熱地寒暄，而對自己冷冷的，有些站不住，就乘機說：

——大哥，請你把行李單給我，重行李由我去；海關查驗等等，也由我去，箱上的鑰匙請你交給我。你們儘可先返旅館，不必留此呆等。

——那有勞智弟了！明輝拿行李單並鑰匙交給他。

——而且旅館裏還有兩位等你們咧！家煌笑着說。

——誰？

——不告訴你！回頭你自然會知道的。

明輝與瑛左右扶了老太太，家煌提了小皮箱，跨上一輛雲飛汽車，向北四川路新亞駛去。

在新亞酒店裏等待的那兩位是顧思義與袁尙達，他們依舊一個在南京中學教書，一個在鎮江職中當會計。大家見了面，楊明輝向他們介紹了袁瑛。最初五分鐘，大家有許多許多話要說，却一時不知從何處說起；又因為袁瑛是生客，大家言談之間難免有些矜持。一刻後，打破了這層隔膜，談鋒頓時健旺起來。而袁瑛之大方，實在幫助他們忘掉她是「新」人。他們接連暢談了兩三個鐘頭。殷智本押着行李進房，一見他們便道：

——你們還沒有用飯？真是「快談充飢」，這時已是一點半了！

——哈！哈！我們簡直談昏了，不要餓壞了遠客纔好！——余家焯接口說。

於是家焯邀衆人下樓，進了飯廳，特別點了中菜。「大哥大嫂好久不吃中菜了罷？今天首次請你們嘗嘗祖國風味！」袁瑛笑道：「巴黎有五六家中國飯店；盛時有七八家。里昂有一家協和飯店，開在山上，中法大學旁邊。這些店裏的小菜，有時配合得很好；只可惜缺乏中國作料，未能燒出純粹的中國味道來。許多愛時髦的法國士女以及其他外國人，

常到那裏去，猶之中國人的吃『大菜』那樣。大部份的外國主顧會用中國筷子，倘使拿刀叉給他們，便算侮辱了他們！」她說到此地，引得大家笑了。

上過了幾道菜，余家煌立起來致歡迎辭：

——大哥，你可記得？五年以前，也是這幾個人，——表面上少了一位大嫂。然而據二哥說：法國的丈夫稱他的夫人：「我的一半（*Ma moitié*）」。所以，大哥是大嫂的「一半」，大嫂是大哥的「一半」；大哥於未結婚前是一個人，大哥結了婚，與大嫂拼成一個人！——也就是這幾個人，在鎮江焦山華嚴閣中，痛飲結拜酒，並為大哥餞行。現在，大哥二哥先後歸國，而且大哥由一個「全」人一變而為半個人，再由半個身子而找到另半個身子：所找到的身子是這樣的美，合起來又是這樣的相稱，我們應當慶賀的（大家鼓掌歡笑）！……我們雖則初次與大嫂會面，可是在大哥的信中，常常談起大嫂如何賢惠。我們很公平地說句話：大嫂是模範妻子，恰好配着一位模範丈夫。這一點，我們應該向大嫂致賀（鼓掌）！……我們欣賀大哥大嫂之處，即是我們欣賀老伯母之處。諸位深知我不會飲酒，請原諒我，我只能拿三次酒併為一杯來飲。

家煌飲乾了一杯，大家「照」了一杯。接着便是楊明輝的答辭；楊老太太也就座道謝家

煌，因為在明輝留學時間，家煌常常代替明輝照應她的。顧思義與袁尙達也應酬了幾句，只有殷智木一人不大開口。

飯後，顧袁二人告別而去；殷也告辭了，人家也不甚留住他，終究他跟顧袁走了。其餘的回到房間裏，明輝與瑛恐怕老太太力乏，請她到另開的房裏去睡中覺。明輝要瑛也去睡，瑛笑着搖頭不肯。於是房中祇剩三人：楊明輝、袁瑛與余家煌。稍為靜了一靜，家煌問起智本與明輝發生了什麼「誤會」？明輝原原本本告訴了家煌，結末，明輝道：「這顯然是陷害，不僅『誤會』而已！」家煌冷笑道：「二哥先回國，他一五一十向我講了一篇，我不相信他。今天與大哥所說的一對證，果然錯處在二哥身上！」。

——他講些什麼？這……這傢伙！

——大嫂不必生氣！他所說的，只當他沒說便是了！但是大哥，你願意不願意進春申大學教書呢？

——三弟，你說笑話罷？

——那裏！那裏！不瞞大哥說，這幾年來，家嚴背了世，一切事務由兄弟負責。總算託大哥大嫂的福，營業尙稱發達，在社會上也有相當的地位。最近春申大學經濟困難，向

我來做押款，押十萬。我答應了，但是先決條件要聘請大哥大嫂。朱建德朱校長豈敢不答應？反而對於上次寫信到里昂去調查，鄭重道歉，再四再三要我向大哥轉達他的「下忱」！過了三天，他親自送聘書與應聘書來：大哥是外國文學系主任，大嫂是專任教授兼女生訓育主任。聘書與應聘書都在此地，只等大嫂大哥簽字蓋章。而且，明晚朱校長在新雅為大哥大嫂洗塵，請帖也帶在此地。

——這……當然我們很感激！但是還要考慮考慮！

——輝，依我看，不必考慮，竟答應了，也可以氣氣那一位仁弟！

——大嫂說得最爽快！小弟也勸大哥如此辦。明晚的宴席，尤其不可不去：因為朱校長不知底細，只聽得我們三人是結拜兄弟，所以連二哥也請在內……

——好呀！好呀！瑛拍手歡呼，這叫做害人害己，弄假成真！明晚即使輝不肯去，我一個人也要去的，我要看看這廝的尷尬面孔！

——瑛，妳真是一個小孩！好！好！我聽從你們的話！

新雅的宴會，活是一場喜劇！楊明輝原是春申大學出身，明輝在校時，朱建德已當校

長，所以他認識朱校長的。明輝夫婦見請帖上約定六點半，他們準時去，誰知撲了一個空：不但家煌不在那兒，連主人都還沒有來。他們不禁笑起來：新中國，老脾氣，不守時刻，依然如故！好在他們離滬已久，南京路上有許多新建築，他們初次看見，霓虹光下，直是輝煌嗟峨！他們退出新雅，手挽了手，向西走至跑馬廳，穿過靜安寺路，從大光明折向東行，走至先施公司；再從永安公司那邊，緩緩回至新雅，實足走了四十分鐘。

明輝與瑛剛踏進朱校長所定的房間，朱校長已搶着迎接出來，家煌與智本隨在後面。朱校長口中不停地說：

——楊兄，楊兄，久違！久違！

——不敢當！校長先生！

——這位是嫂夫人？

——不敢，是內人。

家煌等讓他們入內。房間內還有兩男一女：一位是教務長張友才，一位是文學院院長馬立人；那位女客是黃宗瓊教授，朱校長邀她來陪楊夫人的。主客一總八人。朱校長讓楊明輝與袁瑛上坐，兩人謙虛不肯入座；讓來讓去，終究以遠來關係，並且是主要客人，袁瑛

坐了首席，黃女士隨着坐了。以後朱校長硬拖楊明輝、余家煌、殷智本依次坐了；下面便是張友才、馬立人；朱校長坐了主席。敬過酒，用了冷熱盆，朱校長大寬轉說到春申大學。他先說自己學識淺薄，幹才欠缺，倘若沒有張教務長、馬院長、以及其他諸位扶助，他決不敢尸位素餐，負起春申大學的責任。幸而教授們熱心培植，學生們奮發努力，故而成績卓然，大爲春申爭光。目前便有幾個絕好的例子：「余兄」以小年紀，居然當了上海縣商會常務理事，商界內聲名藉甚；「楊兄」得到了文學博士學位，楊夫人也是博士，真叫做珠璧雙輝；「殷兄」理學碩士，當然也學問淵博，是稀有的人才！朱校長把他們恭維了一番，漸漸吐出借重之意：春申是隻私立大學，教育部雖有津貼，而爲數甚小，歷年虧空，累積匪輕，幸而有大力如「余兄」者，不忘母校，肯予翼助，爲公爲私，兩重銘感。經濟困難，需人幫忙；人才羅致，亦是急務；今年秋季開學，楊袁兩博士惠然肯來授教，這於春申是很有光榮的！至於殷碩士，此番不及借重，誠爲憾事！朱校長一面恭維，張馬兩位在旁「加油」，使楊、袁、余肉癢難搔：心中暗暗好笑，這席話是花費了十萬元買來的！

明輝與瑛，以及家煌，聽了朱校長的話，覺得肉麻難忍。然而肉麻難忍，不過肉麻難

忍已而，殷智本纔是活受罪！他本來不願赴宴，却因心虛，不敢不來；來了之後，朱校長那副獻媚的尊容，使他見了分外難過。他枉費心計，想陷害明輝，結果害了自己還不算，反而促成了好事。他明知如果自己不陷害明輝，家煌決不肯擔風險，借十萬元與春申；家煌肯借這筆錢，不是爲了向朱建德表示好感，——家煌與朱某，河水井水，各不侵犯，——乃是幫助明輝，使明輝不但一雪前恥，而且仗了家煌的實力，大爲吐氣揚眉。智本陷害明輝時，只說是「教授」；現今更進一步變爲系主任，連夫人的位置也有了着落！朱校長開口「博士」，閉口「博士」，與前數月調查公函中的「顯然假借名義，跡近招搖」等句，絕然相反：朱校長固然面皮厚，做得出，而智本聽了，安得不字字刺心呢？就是說瑛罷，昔日受愚，幾乎失身；一旦憬悟，恨智本入骨：在席上向明輝說笑咧，布他菜咧，……故意做給智本看。智本再也坐不住了，藉口還有應酬，一溜煙跑了。瑛見了大仇已復，着實高興，一連乾了幾杯，毫無醉意，把明輝驚呆了。

這一席酒，決定了明輝與瑛的職業。

春申大學於九月一日開學，九月五日正式上課。楊明輝初接事，各方面不熟悉，辦起

公來比較吃力；——這是暫時的情形，將來一上軌道，自然便行。袁瑛在事務方面，稍爲空閒些，無奈訓育主任要住校的：這一點，她不甚願意，却又無法不去。幸而朱校長特別優待他們，只請楊袁每人每週教十二小時；又因爲他們兼任事務職，每人減去三小時；每週每人祇須教三班，九小時。其他的專任教授，每人每週須上十八小時，恰巧比楊袁多了一倍！薪水呢，明輝三百二十元，瑛三百元；無庸說，這也是特殊的。最初，同事間未免有些不平；後來一打聽袁楊有十萬元作後盾，而且看上去春申大學將來還要借重楊明輝的好友，也就不做聲了：因爲他們吃朱校長的飯，而朱校長給他們吃的飯是從余家煌處借來的，他們豈肯與自己的飯碗作對？因此有班人反而去趨奉楊明輝與楊夫人。楊夫人開了兩班法文（一年級與二年級），和「法國婦女文學史」。楊先生開了「法文名著選」、「歐洲文學史大綱」、「法國正宗派文學」、「法國婦女文學史」這門功課是極新鮮的，別隻中國大學裏沒有，所以選的人很多，也有不少旁聽生：頓時間全校學生都認識或知道袁瑛了。

九月十九日下午五時，楊明輝辦完公，乘自備人力車回寓。忽見途中三三五五的人，交頭接耳，不知講些什麼，一個個面有憂色。販報的兒童今天分外多，有的直着喉嚨喊：

「號外，要嬖號外？」有的怪聲叫道：「要嬖看夜報？瀋陽失守，日本小鬼打來了！」明輝猛吃一驚，趕緊買一份來看，只見用特大題目與四號字記載着：日本人於九月十八日下午十二點二十分開始攻擊我方北大營；十九日清晨進佔瀋陽；長春、寬城子、牛莊、安東、營口、南嶺、東大營相繼失陷！這是晴天霹靂！明輝一到家裏，立刻打電話和瑛，問她知道不知道？她說：「號外我也讀到了，我正想打電話告訴你。此間學生異常悲憤，要連夜開會，你看怎樣？」明輝道：「如果消息準確，學生的悲憤與開會都是極自然，極應當的。我們希望消息不準確！且等明日各大報證實了之後，再行開會，也不為遲。」「你講得很對，我依照你的意見去撫慰學生。明天見！」明輝忽忽吃過夜飯，出外找朋友去談論這個劇變。

其實此番的劇變，不是猝然而至的：遠一些說，日本人所提倡的武士道，所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都以俄國為假想敵，以中國為肥羊；近一些說，萬寶山事件，朝鮮慘殺華僑，中村案，皆係「九一八」的導火線。萬寶山在伊通河東，長春北；——長春是南北滿洲分界處，中東、南滿兩鐵路的交叉站。六月初，韓人二百餘前往硬壘縣政府未批准的租田；又在伊通河馬家嘴口向北掘長三十里，寬一丈五尺的引水溝。中國農民因事前未經同

意，且斷河築壩，勢必引起水災。反對，交涉，均歸無效。七月二日，農民千餘，自動去填溝。日本警察藉此開槍掃射，濫捕良民，盤據該地，至八月八日方始撤盡。華僑在朝鮮經營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至民國十七年，華僑人數達五萬二千餘。這次受了萬寶山事件的反激，漢城、濟物浦、平壤、仁川、新義州、元山、釜山、安東等處，妄殺華僑兩百餘人，極盡慘酷之能事。日人埋葬死屍，拒絕調查；日警不准華僑避難。至於中村一案，更屬荒謬：中村震太郎這個人，究竟是農學博士呢（護照上如此說），還是日本參謀大尉（日人抗議中如此說）？甚至，實在有沒有這個人？若是有這個人，他為何帶了兩個白俄到強盜出沒所在的興安嶺去？果真中村被害，原係自討苦吃，有何鐵證確定是中國人所殺的？出案時是八月二十三日；接連抗議，接連恐嚇，直至九月十六日無結果。隔兩日，「九一八」便爆裂出來。

明輝叫瑛與學生們等待各大報證實瀋陽的失守；各大報不但證實瀋陽失守，而且帶來許許多多惡劣消息。以日本軍隊那樣的強橫，偏偏逢着我方一位「不抵抗」將軍，把大好河山輕輕斷送！日軍在數日內，佔據吉林、遼甯兩省；九月十九日日軍攻（？）陷瀋陽、遼陽、鞍山、海城、蓋平、復縣、開源、鐵嶺、四平街、南嶺、寬城子、營口、鳳城、延

邊、瓦房店、本溪、安東、撫順（以上上午）、長春（同日下午）；二十日：昌圖、皇姑屯（上午）、熊岳（下午）；二十一日下午：吉林；二十二日上午：遼源與新民；二十三日上午：通遼與蛟河，下午：巨流河；二十五日上午：洮南。我國古時有「飛將軍」，而今也有「飛將軍」；不過從前的飛將軍「向前」飛進，現今的飛將軍「朝後」飛退；古今不同在此，可勝浩嘆！遼甯省府及東北邊防（一）司令署「遷移」——不曰：「逃避」，所以表示敬意！——至錦州，日飛機追趕轟炸，本莊至新民佈置大軍，襲逼錦州：這是九月底的事。

那時全國人民的激昂，如火如荼，不可嚮邇。上海一隅，不論何界，都有愛國組織。春申大學隨了其它大學停了課：學生分頭出外宣傳；教職員組織團體，聯絡外界，指揮學生。楊明輝身體強健，頭腦清楚，能講，能寫，能幹；袁瑛也有她丈夫的才力，又得學生的信仰：於是春申大學全體教職員推舉他們當代表，出席上海大學聯合會及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不久，明輝又當了上海大學聯合會常務理事，瑛當了上海婦女救國會幹事。商界方面，出席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的總代表是余家煌。只有殷智本運氣最差，歸國至今，竟沒有找到一個位置；當此國難，他以為機會來了，連請帶求，運動明輝與家煌

聯名保他當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的主任秘書，並且支些伏馬。關於此事，瑛曾勸阻明輝；明輝在「莫為已甚」、「看他可憐」雙重原則之下，未能聽從妻子的勸告。

演講，請願，打電報，不過表示民意，激勵士氣而已，並非積極的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不論藉口何如，總跳不出兩個原則：移民，經濟。爲了要抵拒移民，就得抵拒移民的先驅：軍隊；爲了要抵制經濟侵略，最好發展自己國內的工商業，退而求其次，不買仇貨。余家煌身爲商會會長，深明此點，乃聯合商學兩界，發起抵制仇貨運動。可是，有種沒腦子的中國人，只知賺錢，不管仇貨不仇貨；然而他們也不敢堂而皇之出售仇貨，祇能偷偷地進了仇貨，換上中國牌號，纔行出售。爲了要對付這班「準漢奸」，余家煌與楊明輝等組織了「糾察團」；袁瑛等組織了「婦女勸用國貨十人隊」。

有一天，北平救國大會派了三個代表南下，報告前線實情。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開會歡迎，並聽取報告。這三位中，有一位女代表，便是數年前楊明輝和袁瑛結婚時的女賓相裴玉卿女士。楊袁與裴相見之下，甚爲快慰。開過會，瑛及明輝邀玉卿到他們家裏去吃飯。明輝拉家煌作陪客；又因智本在旁，不得不帶請一請，誰知他脫口就答應！

玉卿拉了瑛的手，也不管別人，問長問短，絮絮不休，她質問瑛：

——一個女子嫁了丈夫，就把友人們都忘了！你們回國，為何不通知我？

瑛，原可把臨行前氣苦的情節告訴她，因為氣昏了，沒有通知她歸期，却礙於身旁的智本，未能實說，只得含糊賠罪，而以笑料結束：

——待妳將來出了閣，拿丈夫拋在一邊，把朋友們一個個都記起！

——唔！原來妳不肯將丈夫拋在一邊，老把他放在心頭上，當他活寶貝的！

大家哄堂笑了。席間明輝再為她介紹了他的「三弟」，又向他的「三弟」極力稱贊玉卿一番。接着詢及她的學業、何日歸國、任職何校等等。她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在南錫大學，考得文學博士。早幾天，她有信到里昂，請瑛與明輝到南錫去玩，同時參觀她的考試；「誰知我們這位楊太太連覆都不屑覆！」瑛連忙陪笑：「玉卿妹，妳不要生氣！我的考試比妳的只前得三天，妳的航空信到里昂，正值我考試，我來不及覆。只怪我的輝不肯代勞！」「好親熱的『我的輝』！誰來搶妳的輝呀？」「好！好！好！算我晦氣！她們倆『抬槓』抬得起勁，無緣無故抬到我頭上來！」明輝笑向家煌、智本訴說。大家又笑了。玉卿考過了即由西伯利亞陸路回來，反而比明輝等早到中國多天；——幸而走得早，途中不曾逢着

「九一八」！現今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書。「殷先生曾到南錫來玩過。我向他詢得輝哥的論文是在一月三日考過的，成績很好。殷：：」，家焯在旁焦急：玉卿「殷先生」長，「殷先生」短，勢將觸犯明輝舊恨，尤其他知道智本在什麼環境中跑到南錫去的！家焯趕緊截住她的話，把談話中心移到國事上去。玉卿自然是聰明絕頂的人物，眼見提起了「殷先生」，瑛的笑容不見了，明輝也沉下臉來，情知不妙，又有家焯改換話題，更加明白，也就不再提智本了。

吃過夜飯，暢談了一回。家焯告辭；玉卿也起身要走，瑛留她，她說有要事與北方代表商量，已約定了，改日再來。反正爲了國難，差不多天天開會，天天要會面的，瑛也不再強留她。幾乎不曾開口的智本，至此自告奮勇，送玉卿回旅館。瑛見了，咬了下嘴唇，心中想道：「這傢伙又要騙人了！我總得警告玉卿」。却一時無法攔阻。

一連三天，婦女救國會沒有開會，瑛未見玉卿；玉卿不曾再來，瑛也忙於指揮十人隊，未去找她。

那晚智本陪送玉卿到維達飯店，沒有進去，只在門口訂定了一個時間，俾得「暢談」。

玉卿與他約了第三天晚上八時，在維達候他。智本一路回來，一路胡思亂想：玉卿的面貌，活如未出嫁前的瑛，真夠味兒！玉卿的父親是中央委員裴在田老先生，很有實力；他自己東西奔走，找一位置而未得，明輝與家煌有活動力而不肯幫忙，他去見過李思齊，李先生見了他似睬不睬地……哦！美人，勢力，金錢；金錢，勢力，美人：這三件事，七上八落，把智本吵得神智不甯。

第三天晚上，智本如約而往。玉卿恰從外邊回來，在旅館前逢到了，一同進去。到了玉卿房間裏，她請他沙發上一坐，自己立在大玻璃鏡前稍爲梳梳頭，撲了一些粉。他驀然憶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幅圖景的，想了一想，恍然想起那晚他撫摸瑛的空襪時，瑛曾經有過同樣的動作，而今晚玉卿的美，不輸於當日的瑛。他把瑛與玉卿併成一個人，舊愛新戀，不禁迷惘起來！他癡癡盯視玉卿後背。玉卿在鏡中早已瞭見這副「極相」。一切的女子，見了一個男子爲她顛倒，她一定直覺地或故意賣弄她的美，未必真想勾引他，甚至還輕度討厭他，可是不可不賣弄她的美，因爲「力」不常是「美」，而「美」却是「力」。所以，玉卿故意伸了一個懶腰，乘機扭動腰部；又假裝打了半個呵欠，用春葱似的手指向嘴上輕輕拍了幾拍，淺紅的蔻丹，反襯出嘴脣的猩紅。智本見了這副嬌慵，迷着眼，直喜

得三魂去二，六魄飛五；恨不得攔腰抓來，將她緊緊擁抱！

玉卿回過身來，有意無意向智本一笑。智本心頭亂跳，勉自鎮靜，與玉卿寒暄之後，便一本正經談起國家大事來。玉卿暗自好笑：「你在我面前弄什麼玄虛？剛纔那副嘴臉，難道是來找我談國家大事的？我纔不相信！」她雖則如此想，表面上還順着他敷衍。談了一刻，他漸漸歸入正題。他說：

——前天在大哥處聞得裴小姐考得博士學位，可喜！可賀！但不知論文題目是什麼？

——「中國女性文學史綱」。

——那一定很高明的了！不知您有多餘沒有？請您給我一本，讓我拜讀！拜讀！

——拙作只帶來兩冊，原打算一冊送給瑛姊與輝哥，另一冊送給您求指教。因為我不知道您在國內的地址，我猜想輝哥或許會知道的，所以帶了來，如果逢見輝哥，那連您的一冊也託他轉交。可巧大家在上海聚會了！

——那好極了！可否請您就給我？今晚我至少還可以拜讀一部份咧。

——拙作實在幼稚，夠不上殷先生的法眼；讀了之後，請您不要見笑！

——您說那裏話？委實太客氣了！

——般先生的論文是……

——說也慚愧，我不及考博士學位便回國了！因為我在里昂大學的電學實驗室裏實習，偶而獲得一個小小發明……

——呀！什麼發明呢？——顯然玉卿感到興趣。

——就是……這……與無線電……——智本極力思索着。

——哈！哈！般先生何必吞吞吐吐？我代您嚴守秘密罷了！

——不是這麼說！這……與無線電有關係的。直至現在，打無線電報，不論長波短波，不能禁止人家接。即使使用密電碼，現今人家進步了，有了密電碼專家，最嚴密最複雜的電碼，經他們一研究，至多三個鐘頭，便可一目了然，所以也守不牢秘密。我的發明，就是……哦！……我發出去的波浪，人家接不到，只有我要通電的對方纔能收得。

——那頂好了！——玉卿拍手雀躍。——這個發明，於軍事大有用處！您為何不報告政府呢？

——若要報告政府，——智本想了一想說，——政府必先來調查；如果來調查，空談學理是沒用的，必需有小型實驗機。

——那麼，造一具便是了！

——哼！裴小姐，造一具，先要資本。不瞞裴小姐說……

——我知道！我知道！大概要多少呢？

——要……這個……一時說不出準確數目。大概……要三萬元罷（智本偷看玉卿一眼）。爲數不多，可是……

——我想總有辦法的罷？

——一切事情全仗大力者提攜：內部無人，呈上去不會批准，批准了也領不到錢（他低下頭去，眼觀鼻，鼻觀心。）！不知令尊大人……

裴玉卿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女，入世未深，閱歷欠缺。她絕不考慮他的發明確實不確實？他理想中的小型機器造得出造不出？造出來了靈不靈？三萬元資本放了下去有何結果？她的父親願意不願意幫忙？她推薦他，縱然不負經濟責任，但在道德上擔了何種風險？她都不想，只憑着一己的興致，本着北方人豪爽的天性，一口答應：

——家嚴那邊我負責去說，他或許可以幫忙！

智本只希望這一句，當下高興之至，熱烈道謝，又極力恭維她一陣，方纔告別而去。

智本跨出維達，仰首看了一回天上的星星；如果他懂得嘯法，他一定要「仰天長嘯了」！走過「文藝復興咖啡店（Cafe Renaissance）」，進去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再出來，步行回寓。

玉卿一時興奮，答應了智本；智本走後，枕邊細思，不覺躊躇起來；她與智本只會過三面：第一次當儂相，第二次他來玩南錫，此次是第三次。南錫一次，會面時間比較長些，然而也不過兩三日，玩的時間多，暢談的機會少，所談的不外是些關於遊玩的事，所以竟可以說她不認識智本。現今託大信任了他，將來結果何如呢？她後悔不應如此草率。爲今之計，只得去和瑛商量了。另有一事使她疑慮的，便是明輝與瑛對智本的神情：她不十分熟悉明輝，雖則瑛在寫給她的函內常常提起他，描寫他；然而瑛，是她的老朋友，她很知道瑛決不會無故得罪人的，——瑛對於智本的態度，豈止冷淡而已？直是侮辱！智本有了發明，決不瞞明輝與瑛；發明是難得的事，爲何他們不敬重他，反而不睬他呢？內中必有理由，非去問瑛不可。

恰巧第四天上午，婦女救國會開會，瑛與玉卿皆出席。會散，瑛邀玉卿到她家裏去吃飯；玉卿自然不推却，跟了就走。那天明輝也歸去吃飯；三人談談說說，吃得很暢快。

飯後，玉卿斜倚在沙發上，端了一杯茶，笑問明輝：

——輝哥，你可知道殷先生是一位發明家？

明輝以爲她在說笑話，順着道：

——對呀！是一位發明家！

玉卿也誤會了：玉卿不說笑話而明輝當作笑話，明輝說笑話而玉卿以爲不是笑話。她接下去：

——他在無線電上有很重要的發明。

——什麼？——輝與璞同時問。

明輝本在室中踱方步，停了步；璞用小銼子修指甲，停了銼，銼子豎直在空中。

——什麼？——他們追問一句。

玉卿見他們如此詫異，連自己也詫異起來，便一五一十，把昨晚智本所說的完全告訴他們。

——哼！——璞冷笑着說，那傢伙的確有一個發明：他發明了裴玉卿是一個溫馨美麗的大傻瓜！他想騙信了這個大傻瓜，再去騙傻瓜的老子：於是，金錢，虛榮，老婆都有。

了；說不定還有官做！殷某是何等愛虛榮的人？！假使他真有所發明，早已嚷出來了；難道會等到現在，好像擇日子的，來偷偷告訴妳裴玉卿？如果裴老伯不是中央委員，他決不會向妳講那套謊話的！

瑛氣極了，把小銼子望桌上一拍。

玉卿聽得呆了。

——妳可知道他如何陷害我？——明輝問玉卿。

——陷害你？我可不知道呀！

——妳不知道？我曾經詳詳細細寫信告訴老伯，老伯沒有給妳看？

——沒有；家嚴事忙，大概忘了。

明輝把智本陷害他的事實從首至尾講了一遍；瑛又指出了此計的險毒。

——我不願再見這個小人了！

——他還要以「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看待妳咧！妳不肯向他灑些甘露嗎？

——瑛，人家已經氣得要命，妳還要尋開心！

——瑛，少胡鬧！我們接玉妹住到我們家裏來罷，看那位發明家敢不敢上門！

——我不贊成！怕他則甚？

——不管她贊成不贊成，輝，我們「押」她去搬行李！

玉卿果然住到瑛家裏來。

智本第二次去訪玉卿，不見她，心下明白，把明輝與瑛恨如切骨。

*

*

*

*

智本之重晤玉卿，做好夢，以及好夢之被打破，先後不過四五天；而此四五天中，時局有顯著的進展。日人因見中國軍隊抱「不抵抗主義」，又因遼甯吉林如是之易得，乃大舉進攻黑龍江。十月十四日，漢奸張海鵬率蒙軍兩旅抵泰來鎮，定十五日佔黑龍江城；黑省垣各機關奉張學良令退出，大部隊不抵抗退至黑東。十六日，洮昂鐵路激戰，馬占山將軍代黑省主席。十一月四日，日軍強修嫩江橋，未遂；猛攻吳旅山部，被擊退；始知中國不乏血性男子，不可輕欺！於是日方整頓軍容，本莊繁令多門師團全體出動，五日，進攻嫩江橋。馬占山將軍設黑軍總指揮部，決死戰。七日，日軍猛攻小三家子，以張海鵬部擾我軍陣腳；七日晚，馬將軍見情勢不佳，送省委至哈爾濱，部隊退昂昂溪十五里處；日軍仍追迫，省城垂危。十九日晨十時半，日騎隊繞道襲後，以大砲飛機轟炸；兩軍激戰於

新江城外，馬將軍彈盡援絕，不得已，率部東退至克山。十九日晚七時半，日軍佔齊齊哈爾。二十日午後，日軍第二師團部移設於黑龍江省垣！二十一日晚，馬將軍率部至海倫；——海倫在克山之東南，爲呼海路線之終點（呼係呼蘭）。馬將軍設省署於海倫，佈防於拜泉（在海倫西南）克山兩處，並招新軍，以謀反攻。可是一方面，那裏的環境不好，交通不便；另一方面，北平當時不肯出援，中央正在鄭重考慮，除以電報公文鼓勵外，無實際舉動。張景惠、板垣之流，乘機遊說其間，馬占山一時權宜，竟參加了偽國政府。

日人攻擊滿洲愈烈，滬上反日運動愈熾，楊明輝、袁瑛、余家煌、裴玉卿等工作也愈忙。至於殷智本，雖則當了救國聯合會的主任祕書，明輝却不甚信任他，不敢以機密告訴他，不敢以重要事務委託他。智本，窮極無聊，目的在乎幾十元的伏馬，越是不給工作他做，他落得舒服。不知如何心血來潮，他學習日文起來；起初是祕密的，後來給明輝知道了，也不去責備他，只加倍提防他而已。

救國工作，自以武力抵抗爲上；其次，如余家煌等那班商界實業界的領袖，實行抵制仇貨；最次，如楊明輝、袁瑛、裴玉卿等，手中無實力，祇能本着良心，仗着一張嘴、一

枝筆，搖旗吶喊而已。當遼吉失陷之後，楊明輝在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全體大會中，提議組織遊行大示威，預計有三萬至五萬人來參加；——以前的示威遊行，人數比較少，生不出多大效力。大眾一致贊成，訂好了日期與時間，在黃浦灘銅人碼頭前集合。屆時，四向來聚的有三萬人左右。誰知租界巡捕前來干涉，不問情由，大隊一衝，衝散了萬餘人。楊明輝、余家煌等再三交涉，聲明示威宗旨，又見羣情憤激，捕房方纔允准遊行，並派大批步巡馬巡跟隨「保護」，——「監視」的別名！此時，尙有二萬人光景，排了隊，由楊明輝率領，穿過外白大橋，沿蘇州河，入北四川路，向虹口公園進發。路旁行人見了，或鼓掌高呼，或脫帽致敬，也有中途加入遊行的。大隊呼喊口號，手揮小旗，浩浩蕩蕩，到上海大戲院門前。突然劈面駛來五七輛滿載日兵的鐵甲車，虬江路上也衝出無數日捕，截住去路；示威大隊後面，佈滿了日本浪人。楊明輝、余家煌等一看情勢危急，不願作無謂之犧牲，馬上下令解散。說時遲，那時快，解散令剛下，對方警笛亂鳴，拿着步槍、刺刀、木杖、橡皮棍、鐵尺、皮鞭，種種說不盡畫不出的武器，野獸般撲過來了。叫那班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如何抵抗？隊伍被他們衝得四分五裂，受傷者不計其數。有的人被日兵捕上卡車；有的跌倒在地，他人踐踏而過。直弄得鬼哭神號，描寫不像的野蠻，非人

類的慘酷！最後，開動鐵甲車，向人堆裏撞去。不但血肉之人見了垂淚，恐怕泥塑木雕見了也要心酸！

楊明輝與余家煌保護着袁瑛和裴玉卿向四川路橋奔去。離開羣衆稍遠，回頭一望，不見了殷智本；楊明輝返身要去找他，給余家煌與袁瑛拖住，裴玉卿也力勸不必去找。他們一行人走近新亞酒店時，忽見殷智本在轉角上向他們招手，大叫：「大哥，此地來！」去智本兩三丈的地方，有五六個流氓式的人物。明輝吩咐家煌先送瑛及玉卿歸去，自己穿過馬路來見智本。智本把他一拖，打橫朝天潼路走，明輝以爲有什麼機密要講，跟上去。走不到十丈路，背後一羣流氓——就是離智本不遠地方的流氓——快步追來，老鷹捉小鷄般揪住明輝與智本便打，打得智本「哎喲！哎喲！」亂叫；明輝塌倒地上。那班流氓裏，有幾個「馬鹿！馬鹿！」地直罵；他們見闖了禍，一哄而散。明輝傷重不能起立；智本叫喊得震天響，却絲毫沒有受傷。智本好容易僱到兩輛黃包車，把血淋滿面的明輝扶上車，自己也上了車，送他回寓。

可憐瑛與玉卿是見了殺鷄都要避開的人物，如何見得這個血人兒？左眼腫起如核桃

大，又青又紫；鼻尖破了，鮮血一滴滴掉下來；嘴唇也破了，牙齒打掉兩個；耳朵幾乎扯脫；長衫大襟撕去一半，斜掛在那兒，盪東盪西的。人，昏迷不清，扶了他，機械地緩緩而走，可睜不起眼，也不開口。她們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猶如蒼蠅摘去了頭，在房中轉，口中不住地喊：

——怎麼辦？怎麼辦？

究屬家煌有主見，他與智本扶抱明輝上牀，安置好了，叫大家靜下來，不要驚惶，再打話請醫生。不久醫生來了，先把明輝渾身看了一眼，又用聽筒聽了，然後爲他洗血包紮。醫生道：「諸位請放心，幸而這位先生身體強，所受的盡是外傷，內部雖曾震動，看上去無妨。如過三天不起變化，那絕對無危險了。在這三天之內，諸位萬萬不可去驚動他，使他受刺激或操心。我明天再來。總之，諸位儘可放心，包管無事！」他取出一些散淤血的丸藥，交代了服法，就去了。

醫生的言語，在緊要關頭，更比白金值錢。這時的瑛，寬了心，不禁微微笑着，而淚珠還掛在臉部。家煌與玉卿也不如幾分鐘前那樣哭喪了臉。家煌送醫生出門，便邀智本到明輝的書房裏去談話，玉卿也跟了來；——瑛留守在明輝牀頭。家煌詢起明輝受傷經過，

智本講了一遍。

——二哥，你可受傷了？——家煌問。

——外傷似乎沒有，可是左肋覺得酸痛。

——啊！剛纔醫生未去時爲何不講？

玉卿偷偷把家煌的衣角一拉，家煌縮住了口。智本見無話可說，就起身告辭，說：

——我明天再來望大哥。

智本一走出大門，玉卿便嚷：

——這傢……

家煌連忙向她搖頭，不知如何地執了她的手，拉她重進書房，關了書房門，纔說：

——您好粗心！他一定伏耳門上竊聽咧。

忽然發現自己的手執住了玉卿的手，慌得面頭紅漲；玉卿倒很自然，彷彿不知道他的

窘。她道：

——據我觀察，這批浪入就是智本叫來的；他叫他們來，一則爲自己報仇，——那次陷害明輝未成，反而害了自己的仇；——二則討好於日本人，準備做漢奸！如果我們跟明

輝去，也吃他們打了！這狗頭！可殺！可殺！

——不見得罷？！

家煌緩緩地說，思索了片刻，又說：

——也許！

他們一同回到明輝房間裏去。玉卿牽引瑛到了房隅，附耳和她說了一番；瑛咬緊了牙齒，點點頭。二人又走近牀來。

他們沒精打彩地吃過晚餐，商議守夜。大家搶做。袁瑛止住了他們爭論，說：

——家煌弟萬萬不當熬夜的：一則，明輝睡倒，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全仗家煌弟主持會務，如何能卜晝卜夜地操勞呢？二則，祇聞有「看護婦」，却不聞「看護公」，這件事，直捷由玉妹與我擔當了罷！

——好！我遵從大嫂的吩咐。由我看來，大哥這時面色轉佳，神智已清，即使不多開口，不過疲乏而已。所以，守夜云云，至多兩三夜。妳們兩位何不輪值呢？

——余先生很有理由，我擔任第一夜！

——笑話，玉妹，豈有第一夜就讓妳當的道理？

——妳們不必爭論，大嫂當然輪值第一夜與第三夜，裴小姐第二夜。

——那我少了一夜！——玉 嬌悻着說。

——好妹妹，守夜是什麼好事情？也要論多論少的！

大家哄然笑了，就如此決定。家煌先走；瑛與玉卿換了睡衣，一個守夜，一個回房入寢。

玉卿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即在明輝房間的間壁，——漱了漱口，喝了半杯水，洗了腳，躺上牀。連日的奔波，今日的虛驚，着實使她倦了，她希望一躺便入睡。她閉了眼，自己命令自己：「睡罷！睡罷！」偏偏睡不熟，眼簾重得睜都睜不開，心中却清爽如透明的水晶。牀旁几上的小鐘不停地由十時走至十一時，由十一時走至子夜，一忽兒又是零點二十分。她側耳細聽，隔壁房間滲出一陣時斷時續忽高忽低的鼾聲；她笑道：「這是明輝的！」又聽得有細碎的足音；「瑛遠沒有睡！」她想。

瑛與明輝的恩愛，自阿納西湖畔蜜月起，中間脫了一段，直至歸國會晤，玉卿目覩耳

聞。尤其從她住到明輝家裏來之後，對於明輝的個性，一舉一動，隨在施以觀察：他的確是誠實豪爽，溫柔多情。有若干次，依玉卿批評，瑛未免太暴躁了一些；反而明輝低首下心，陪笑，陪言語，哄騙到瑛回心轉意為止。這種丈夫，到何處去找？玉卿自問如果她出了閣，她定能做到瑛的地步，然而她的對象呢？

玉卿留法六年，——與瑛一樣，——所認識的朋友不在少數，自己的美麗又不輸於瑛，只是她朋友中沒有像明輝那樣的人！大概留學生，除了若干沒出息的，一個「表面」總是有的，法語所謂 *Avoir du vernis* 的便是。若論實學，如明輝的人，不是沒有，却是難得。玉卿人很聰明，又極用功，自己根基一牢固，難免看不起那班專事浮華的公子哥兒，繡花枕頭。因此就誤至今，尙是抱璞含真。

殷智本這個人，也只是一層浮薄的「油漆（Vernis）」；小聰明是有的，鑑貌辨色，善於討人歡心。太露懷爾之伴舞，南錫城中之雙雙遨遊，歷歷如在目前，玉卿於智本身，確曾做過好夢。現在呢，這個好夢，已被明輝與瑛打破。這，於她，免得上當，自然有益。只是此夢一破，遺下了老大的空虛，叫她如何填補？賴了誰去填補？

她長長嘆了一口氣。「不想罷！」她警告自己。

然而她還是想；不過所想的不是殷智本而是余家煌了。她不知道家煌有多少年紀，看上去與自己不相上下。他雖是商人，却毫無市儈氣。儀表甚好：個子比明輝高，沒有明輝那樣肥，便覺得瀟灑秀逸。她也不知道他的脾氣何如；就聚首了幾次、觀察所及而論，他的豪爽溫柔，不下於明輝，而他的精細，或勝過明輝。他今天執了她的手，有什麼意思？若云沒有什麼存意，僅僅拉她重入書房，為何一到書房裏，發覺她的手在自己手內，立即面孔火赤呢？是否他發覺自己冒失而面紅？是否因為無意中暴露自己的心事而面紅？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不想罷！不去想罷！」她又命令自己。

爲的要拋却家煌，她就靜聽隔壁房間裏的聲音，強迫自己集中注意。她發現在明輝鼾聲之外，還有一股纖細的鼾聲。玉卿笑着道：

——咄！自己搶守夜，結果被夜守去！他們一起一伏地打鼾，不愧爲「夫唱婦隨」！玉卿跳下牀來，穿了拖鞋，躡手躡腳走入明輝房間。房中只點一隻五支光的藍色小電燈，半暗半明。明輝躺在牀上，側了身，睡興很濃。瑛，身坐在牀邊靠椅裏面，上半身却伏在牀沿上，面對着明輝，睡了。「連睡都這樣親蜜！」玉卿又感嘆着。玉卿望了明輝幾

眼；輕輕開了熱水瓶塞子，看看有沒有開水；又替明輝披好了一角被角。立了一忽，俯下身子，撫摸明輝的頭髮；他動了一動，她連忙縮手。她繞着牀走到瑛身邊，含笑盯視瑛：瑛在夢中時而微笑，時而鎖眉，飽滿的臉潤如蘋果。

——呀！美的瑛，我見了都動心，何況多情的輝呢？

她俯下頭去吻瑛的正在跳動的眼簾。這一下，把瑛弄醒了。瑛張眼一看，原來是玉卿，便低低罵她一聲：「小鬼！」把她順手一拖，拖下來與自己並坐了，又分一半明輝的大衣給她蓋着，兩人緊緊擁抱，迷迷糊糊，逐漸入睡。

明輝深深睡了一整夜，清早醒來，元氣大好。他所受的是外傷，內部雖曾震動，仗着體氣好，毫無妨害。此刻除了青紫處觸着生痛外，其餘和平時完全一樣。他醒來，瑛與玉卿還在夢中：她們的椅，原是側放的，手靠傍了牀沿，現今橫放過來，椅的前部正對着牀；瑛伏在枕邊而睡，玉卿緊靠着她，一臂勾了她的肩，另一臂用手肘子撐在牀上。明輝看她們睡得稚氣可愛，暫時不去驚動她們；輕輕從几上取了綳帶，剪得一段，偷偷在瑛與玉卿頭上各理出一股頭髮來，用綳帶縛住了，於是突叫一聲：

——啊噲！

兩人猛地抬起頭來，髮扯髮，不禁感着痛：

——啊唷唷！瑛，妳扯了我的頭髮！

——啊唷唷！妳扯了我的，還要怪我！

明輝鼓掌大笑。她們明白過來，方知是明輝玩的花樣，便忘了他是受傷的人，搶來抓他，一抓抓着他的傷處：

——啊喲！——這次是真的叫痛。

兩人驚得面孔失色，齊說：

——該死！該死！

趕緊湊上去問明輝痛得如何，明輝乘勢抱住她們，一隻手抱一個，不管玉卿在旁，亂吻瑛的額與眼。玉卿被明輝齧住了抽不脫身，也不敢用力抽；她的眼正對着明輝那隻青黑的眼，她撒嬌似地用雙手遮了自己的眼，說：

——這隻青眼睛真可怕！

明輝大笑一聲，釋放了她們。

瑛與玉卿見明輝精神恢復，甚爲歡慰。洗漱後，即用矮几搭在明輝床上，三人一處用了早點。九時左右，余家煌和殷智本先後到了，王醫生也接踵而至。醫生跨進房，望見明輝，卽說：

——好得多了！好得多了！

他仔細考查之後，又說：

——恭喜！恭喜！絕對無事了！今天我多放些藥品在此，明天不必再來。明天你再躺一天；——如果你耐不住，明天下午不妨起床。只是腫消青退，還要等七天至十多天。

袁瑛等謝過王醫生，付過診費，送他出門。家煌見明輝無事，甚爲高興；就是智本，也裝着笑臉。五人閒談了一回，約摸十時附近，智本推說會中有事，起身告別。家煌與智本同來，想同去，又想留下。明輝看穿他的爲難，便道：

——智本弟先走一步罷，我還有話要同家煌弟談。

智本告辭走了，家煌送至門口。

當家煌下樓送客，而玉卿出房片刻時，明輝喚瑛走近床，叫她低下頭來，附耳與她講了一陣。瑛連連道：好！好！好！

家煌重回樓上，玉卿剛推開明輝的房門要進去，一見家煌，即立定了，閃在一邊，讓他先進去，家煌如何肯，也立在一邊讓起來。璞與明輝見了好笑，齊聲說：

——你們真是「相敬如賓」！

他們也笑着，於是玉卿在前，家煌在後，走了進來。起初，他們以為明輝與璞所用的「相敬如賓」，是句現成句子，無甚深意；後來一想，不對，「相敬如賓」是何出典，而用到他們身上來！玉卿最發急，轉身便跑。璞追到房門口，一把攔住，拖了回來。家煌問明輝有何吩咐。明輝笑說：

——沒有什麼事？留你在此吃飯。

璞指着家煌，向玉卿道：

——玉妹，我們親自去做菜，款待款待他。

——我不會做的呀！

——那裏？妳在歐洲做的鹹菜冬筍炒肉絲，開洋末雲腿絲炒雞蛋，好得很！煩妳再做一次。我再加上兩菜一湯，豈不很完備了？

——好！讓我再獻醜一次，余先生不要見笑！

——小弟實在不敢當！承蒙裴小姐與大嫂這樣優待，感激之至！

她們出房後，明輝招呼家煌坐到床沿上去，與他暢談玉卿，極力贊揚。家煌心下早已明白，恰因自己也看中了玉卿，分外樂於聽聞明輝的贊辭了。暢談了兩小時，飯已煮好，菜已燒好。瑛與玉卿各手端了一色菜，嘻嘻哈哈端進房來；後面跟着李媽，手中托着一隻盤子，盤子裏放了一碗湯，一小鍋子白飯。他們再照吃粥辦法，用一張小橫几，放在明輝床上，家煌坐在左床沿，瑛與玉卿坐在對面。瑛問家煌肉絲與雞蛋炒得高明不高明？家煌當然稱贊，又說：「嫂子的菜也燒得很好！」

——真的嗎？

——那裏是假的！

——不見得罷？你向玉妹所弄的菜下四筷，向我的才下一筷：四與一之比！

家煌不提防瑛觀察得如此精細，急得面孔飛紅。玉卿出來抗議：

——妳再打趣人家，我不吃飯了！

——乖！乖！不得了！可憐的小妮子，我們少講幾句罷！至於你，家煌不要因為大嫂同你說笑，不吃玉妹做的菜，辜負她的盛意！

——有什麼盛意不盛意？

——好！特別更正：不要辜負玉妹的「什麼盛意」！

——你這油嘴的大哥，真討厭！

即晚，明輝不主張守夜，而瑛以為再守一夜，比較穩當些。結果，瑛有玉卿幫助，明輝只得屈服了。原該玉卿輪值，但瑛不肯去睡；理由是：昨夜玉卿陪了瑛，今晚瑛要陪明輝。明輝猜到瑛有話同玉卿講，就任她們這樣決定；他自己假裝入睡了，讓她們早些講，講完了，她們自然而然會同昨夜一樣，伏在床沿上睡的。果然，她們聽得明輝鼾聲漸起，瑛攏了玉卿的手，到背暗的一角，並坐沙發上，喃喃地說個不停。明輝一邊裝打鼾聲，一邊張開一線眼簾，見她們鬼鬼祟祟，頗為好笑，但不點穿她們。

在玉卿，日間聽了瑛與明輝的打趣話，心中了然；如果暗底裏家煌在觀察她，她也未嘗不觀察家煌。她覺得家煌這個人，件件合式，只不知他學識如何，而今瑛一定來刺探她的口氣，她要乘機向瑛詢問家煌的學識。她等瑛先開口。

——玉妹，妳覺得那個人怎麼樣？

——誰呀？

——還要裝假！難道妳不知是余家煌？

——唔！余先生嗎？不差呀！

——妳喜歡他嗎？

——笑話！他的好不好，與我有何相干，要我喜歡不喜歡？

——與妳大有關係！老實說，明輝與我要同你們做媒。

——……

——說呀！爲何不開口？

——……

——說呀！妳我的交情，說不定還勝過嫡親手足，妳有意見，爲何瞞我呢？

——……

璞想：「請將不如激將」，不妨激她一激：

——好！我知道了，妳嫌家煌不好，我去告訴明輝便了。

玉卿居然上鉤，疾忙說：

——我並未嫌他不好！

——那麼，他很稱妳的心了！哈！哈！哈！面嫩，不肯吐露真情，一激，直激出心事來！

至此，玉無可抵賴，索性告訴璞：她對家煌感想很好，家煌對於她也不是無情；只是關於學識一點，她須加考查。

——玉妹，關於這一點，妳一部份有理由，一部份却錯了。夫婦兩人，如果智識相差太遠，不能互相了解，自然不會幸福的：所以，妳注意到這一點，很對，很有理。不過，妳的疑慮，據我推測，起於家煌未曾出過洋，沒有崇高的學位：那就大錯而特錯！「學」——「識」本是兩件事：理論方面謂之「學」，經驗方面謂之「識」。家煌雖僅出身春申大學，可是英文程度很好，人又用功，着實看了不少書。有便我領妳去參觀他的私人圖書館，藏書異常豐富。若說他有的是錢，不妨儘量買書，買來做裝飾品。那麼，我們祇須翻閱他親手編寫的藏書引簽，就可知道這些書他都看過的：每張卡片記一種書，每種書都有「分析」與「短評」。倘使他未讀過，何來分析與批評呢？至於他的幹才，他今年不過二十四歲，已當了上海商會常務理事。玉妹，上海不比小城市，人才濟濟，倘使他無真實才能，商會

主席輪不到他當咧！妳以爲一出洋，弄到了什麼「碩士」「博士」回來，就個個肚子裏有東西嗎？往往肚子裏只有亂草！而且，這班仁兄仁姊，十之七八忘了自己的立場，幾幾乎想不起自己是中國人，只知爲留學國宣傳，用以抬高自己的身價；請問有幾個人能在留學國，或回留學國的人民，宣傳中國文化呢？第一，此輩對於祖國的文化，自己不甚了了，叫他們宣傳什麼？第二，「遊學」常是「學遊」，優哉遊哉，可以卒歲，根本不肯用功；留學年數雖多，說不順留學國的言語，寫不通留學國的文章！何「士」之有？何「碩」、何「博」之有？他們非漢非洋，不中不西，只能憑着一知半解，招搖撞騙，吃自己的飯，幹他人的事，一輩子當準漢奸、當準亡國奴而已！有甚稀罕？家煌不以「學問」二字爲口頭禪，纔是真有學問的人！

瑛，一時興奮，忘了明輝，提高了喉音；玉卿，也忘了明輝，不會叫她低聲。其實明輝並未睡着，瑛的牢騷，他聽得清清楚楚，不禁鼓掌道：

——好！好！罵得痛快！

——怎麼？他還沒有睏？

她們同時驚訝，攜了手，向明輝的床走來。

明輝在家休息了三天，忍耐不住了，要到學校裏去，又要到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去辦公。瑛與玉卿勸阻他，叫他等青腫消了再出門。他不肯聽從，恰巧家煌來了。家煌嘆了一口氣，道：

——大哥太熱心了！弱國之民，連祖國都不許愛。原來日方已向我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不准民間有愛國舉動，責成官廳解散救國團體；而我國當局，爲了「敦睦邦交」（！）起見，已如議下解散令了！人家總以豬羊比亡國奴，其實大大不及豬羊！一則，人家養肥了豬羊方肯殺，亡國奴衣食都不周；二則，豬羊到頭來一死，好比總結賬，一了百了，亡國奴便要零碎受罪，磨折而死，沒有豬羊那般爽快；三則，豬羊臨死時的叫喊與呻吟，固然無人去哀憐牠們，却也無人去阻止牠們，亡國奴大不相同，仇人的刀架在頸上，還得強笑向仇人「謝恩」！我們的祖國，雖則被黃帝的不肖子孫失去了不少土地，尙未亡去；只是今日中國老百姓所過的日子，與亡國奴何異？哼！解散，解散，任他們去解散罷！解散之後，再不要罵老百姓只有五分鐘的熱度！

家煌說至此，樓下街道中有無數人在唱歌。大家靠近窗望下去，只見一隊隊的人，手持各救國團體的旗幟，高唱着那隻韋瀚章作詞、黃自作譜的「旗正飄飄」：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

報國，報國在今朝！

快奮起，——莫作老病夫；

快團結，——莫貽散沙嘲！

快奮起，——莫作老病夫；

快團結，——莫貽散沙嘲！

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

團結，團結，奮起團結，奮起團結；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

報國，報國在今朝！

國亡家破，禍在眉梢；

要生存，須把頭顱拋！

戴大仇，怎不報？

不殺敵人，恨不消！

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快團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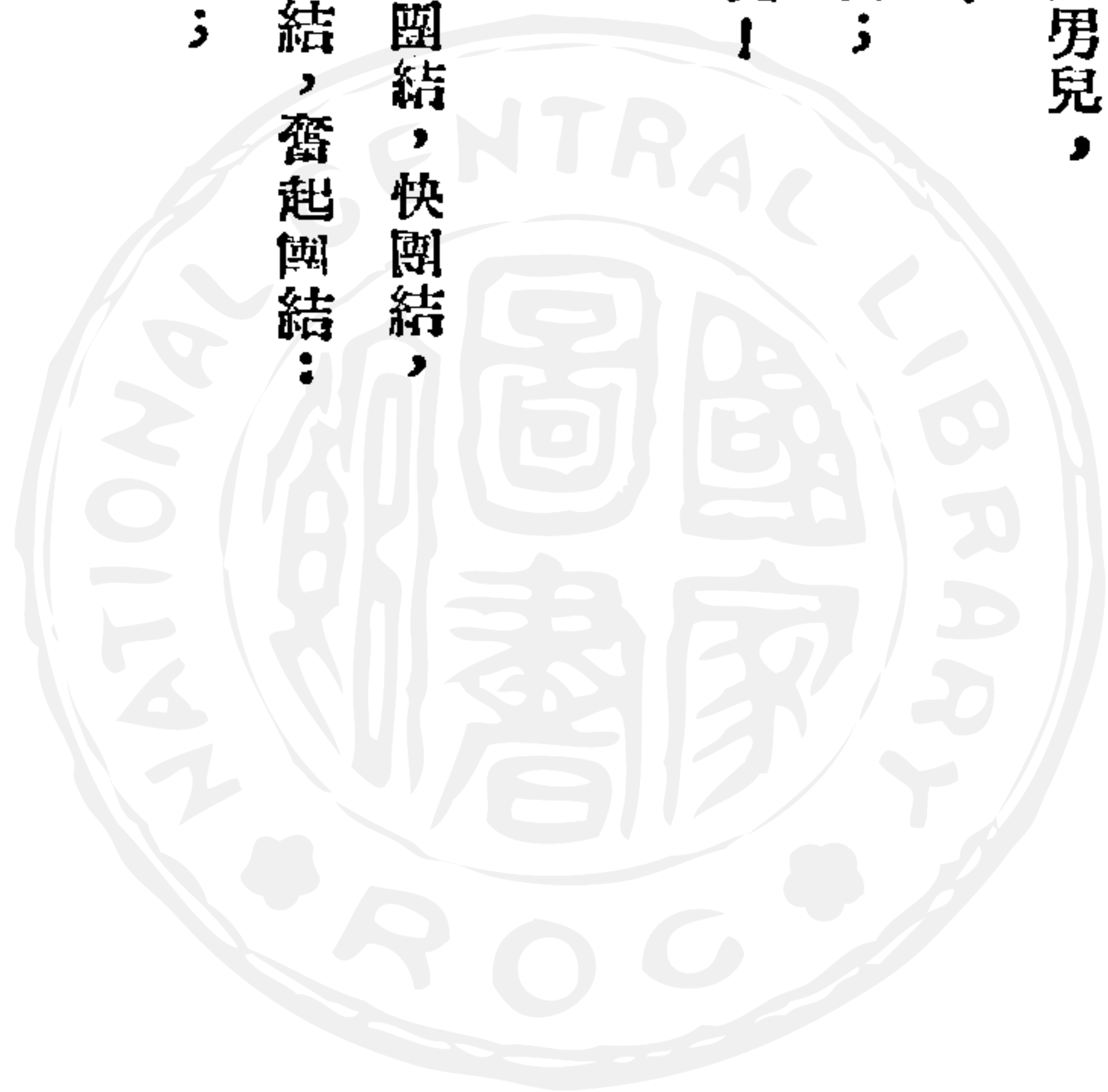
團結，團結，奮起團結，奮起團結！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槍在肩，刀在腰，

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



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

報國，報國在今朝！

明輝見了這班在刀鋒上行走的好男兒，大有感觸，回身取了衣帽，低頭出房。瑛一把拉住了他。他說：

——瑛，妳怎可拉住我？這次的遊行，也許是最後一次了！

他一陣心酸，滴下兩行淚。瑛也含着淚，放了他，只向玉卿與家煌說：

——我們大家去！

——對！大家去！

他們隨着愛國羣衆，唱着「旗正飄飄」，大踏步向前邁進。

那一次的示威遊行確是最後一次；以後，不論在中國地界或租界內，不准聚會，不准遊行，否則以「擾亂治安」論，「拘捕」與「究辦」齊來！他們先在肇嘉路端陳英士紀念塔下聚集了，從和平路向法租界進發：由辣斐德路朝西，橫穿過藍維靄路、安納金路、茄爾勒路、平濟利路、菜市路、貝勒路、白來尼蒙馬浪路、薩坡賽路、呂班路、馬斯南路、金神父路、亞爾培路、拉都路、畢勛路，而至於寶建路；由寶建路朝北至霞飛路（即寶昌

路)；再沿着霞飛路折向東行，跨過亞爾培路、金神父路與聖母院路、薩坡賽路、馬浪路、葛羅路、維爾蒙路，至麥高包祿路；隨有軌電車轉彎，經公館馬路直達黃浦灘路，中間穿叉：自來火行西街與東街、新橋街、鄭家木橋街、火輪磨坊街、麥底安路、典當街、老北門街、紫來街、吉祥街、天主堂街。示威隊到了外灘，向北，踏入公共租界：由南京路向西行，跨越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西路、石路、浙江路、廣西路、貴州路，而至新世界；由西藏路向北，過新垃圾橋，達北西藏路；再從海甯路東走，越北浙江路，克能海路，至北河南路；再北走，至寶山路、界路、東新民路三叉口，呼口號散隊。明輝與瑛住在法租界邁爾西愛路附近，霞飛路上的光明邨裏；等到明輝、瑛、家煌、玉卿加入遊行，遊行隊已走了好多路了。事先，遊行隊與華界及兩租界當局聲明：這是最後一次的遊行。該當局等准許了；公共租界當局力勸遊行隊不要走過外白渡橋，不要走進日人勢力太濃厚的區域裏去，免得「發生遺憾」。示威隊不得不聽從，而因為聽從了，租界當局隨路保護，沒有發生事故。

*
*
*

大示威的明天，明輝與瑛收得春申大學重行開課的通知信，信中說了一陣「讀書不忘

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大道理。明輝向璞冷笑道：

——話，不是沒理；只可惜他們所以說出這篇大道理來，不是爲了愛國，不是爲了學生，乃是爲了怕死！

——輝，何苦如此呢？我們雖則回國不久，因爲救國運動，得與各界接觸，那一處不現虛偽？有幾個人不陰險？我恐怕救國團體裏的代表，赤心爲國的甚少，而抱了鋒頭主義的佔了大多數罷！他們既非真心爲國，一逢到阻礙或危殆，自然要「甯爲『瓦』全，不爲『玉』碎」了！你何必氣苦？氣苦也無用。輝，聽我話：你不必帶了你的黑眼睛、青鼻子去見他們，儘可請上那麼十天八天的假，等全愈了再去；我也請假陪你：好不好？

——唉！就這樣罷！

從受傷至全愈，明輝前後在家兩星期。全愈之日，他與妻子乘車至寶山路口，改乘華商公共汽車至寶興路下車，再乘人力車至寶興路青雲路轉角的春申大學。他跨進外文系預備室，室內已有三四位教授在那裏敘談。他們見了明輝，停止了談話，向明輝點頭招呼，冷冷地各人走向各人的桌子去。明輝心中不免詫異：十餘日前，同事們見了他多少親熱，

今天何以如此冷淡，連手都不過來握呢？既然他們有此表示，反而不便過去搭談，只得也點點頭，坐上自己的公事桌。桌上有幾件公事、幾封信，明輝一一披閱。最後一封，是油印的，標題是：

回打倒教育界敗類……

明輝想：「這是一封無頭信，無庸看得」，隨手把它捏成一團，正要拋入紙籠內，忽然「敗類」下面露出一個「楊」字，明輝心中一動，重新展開來一望，便使他不得不忍着氣，從頭讀至尾。那張傳單是這樣的：

回打倒教育界敗類楊明輝與袁瑛

鎮江人楊明輝，原係土豪之子，曾卒業於春申大學。卒業後，不知何從而得津貼，留學法國。在法五年，日以坐咖啡館、追求洗衣女子爲事。繼以去國已久，頗欲歸國；又以無成績可言，江蘇當局有取消彼之官費之意；不得已，乃以一千元之代價，向某某買得論文稿子一部，大膽應試；巴黎大學竟被彼矇過，授以文學博士學位。

楊明輝之妻子杭州人袁瑛，亦法國留學生。兩人初係同居，未行正式婚禮；後經友人質問，乃承認

夫婦關係。袁氏小家碧玉，粗有顏色，惟甚淫蕩，與楊結合前，已有不少亂漫史；與楊結合後，又乘楊遊客巴黎，勾引理學碩士無線電專家殷智本，與之發生肉體關係；楊蒙在鼓中，迄今不知。

楊袁歸國後，藉新起商閥余家焯、學閥李思齊、政客裴在田等之勢力，強入春申大學；楊以外國文學系主任 袁為專任教授兼女牛訓導主任。嗚呼！此輩不學無術、寡廉鮮恥之徒，豈可常留大學之內，以貽教育界之羞乎？否然者，將見春申大學學生，受彼等之薰陶，實行「教育教育」（牛育之「育」），「學生學生」（生產之「生」）矣！

愛護

中國教育界
春申大學校

一分子謹啓

明輝氣得面孔鐵青。他拿起桌上電話，想打給瑛，問她有沒有收到該項傳單？再想想，又覺得不好：在別人旁邊，如何問法？而且，不必問：瑛是傳單中的主角，豈有不寄給她之理？三者，明輝這時氣急敗壞地打電話，難免有憤激語：假定瑛也收到那傳單，她如何不生氣？那麼，何必再向她說氣忿言語，火上加油呢？因此，明輝已抓住了聽筒，又把它放下。他勉強坐到十一時半，拿拿帽子便回家。

從春申大學到明輝寓所，途中至少要花三刻鐘。平時，明輝一出校，乘人力車到寶興

路口，再從那兒乘公共汽車至寶山路口，然後乘法租界五路電車到東新橋，再搭向徐家匯走的電車至邁爾西愛路下車。今天，他特別怕嘈雜，寶興路寶山路的公共汽車已經使他夠受用了，不願上電車，僱了一輛人力車，向法租界前進。他一路思索：第一，他斷定這一個「愛護春申大學校一分子」是殷智本。何以見得？傳單內的「理學碩士無線電專家」便是老大一個漏洞。傳單內罵余家煌為「新起的商閥」，罵李思齊、裴在田兩人是「學閥」與「政客」，顯然殷智本請求三人幫忙不遂，懷恨在心，故而反咬一口！第二，他知道殷智本緣何出此：遠因近因都有。論遠因，留法時，智本樣樣不及明輝：學識，榮譽，豔福，——尤其是豔福！智本因羨生妬，故而有第一次的陷害。陷害未成，反而自害，讎仇更深了一層。歸國以還，明輝仗着自己的本領，又得余、裴、李三位實力者協助，蛟龍得水，聲譽日著：這，更非智本所能及，於是引起了智本勾結日本浪人，把明輝狠毒打了一頓。最近，明輝與瑛點破了智本的鬼計，不讓裴玉卿上當，打破了智本的「玉」飯碗，如何叫他不記恨？種種醞釀，至今日而爆發。

至於傳單中所說瑛與智本有苟且行爲，明輝死也不肯相信。天下豈有女子如瑛而去勾引「男子如智本的道理？平日間祇見瑛冷淡對待智本，甚至諷刺他，幾曾有發生關係的痕

跡？這明明是智本追求瑛未得，心中早不舒服；又見瑛保護玉卿，不讓他接近，因而他不獲走裴在田的門路：恨上加恨，出此最無聊、最下流、最凶惡的報復！

明輝根據以上的推論，決定下列的態度：對瑛，如果她不知此事，他不必告訴她；如果她知道了，他只能勸慰她，萬萬不可中智本的離間計。對智本，先下詳盡的調查，獲得證據之後，依法起訴：這件事，該與家煌從長計議。最急迫、最重要的，須請玉卿日夜陪伴瑛：一面勸慰她，一面監視她，免生意外。

明輝以為瑛尚未回家，——平日，她到了星期六下午纔返家，其它時間留在校內；豈知他一推門，就聽得家煌與玉卿的談話聲音，以及瑛的哭聲。他一想不妙，三腳兩步搶上樓來，撲入房中，只見瑛伏在桌上痛哭。他上前摟住了瑛，滿口說：

——瑛，瑛，我的瑛，妳不要憂慮，不必傷心，我決不中那狗頭的離間計！

瑛不開口。

家煌與玉卿也極力勸慰。瑛依舊不住地哭。明輝發了急，對天立起誓來：

——倘使我聽信了那張傳單而疑心瑛，甚至拋棄她，老天在上，我甯願被霹靂劈死，被槍彈死，被刀刺死，被……

——……被老鼠咬死！

玉卿見勸不住瑛，焦急萬分，乘明輝立誓，故意那麼說一句，果不然大家嗤的一聲笑了。玉卿拍手道：

——好了！好了！「老夫」勞苦功高！

她裝做撇鬚子，又引得人家大笑。經此兩陣笑，沉悶的氣氛裏透出一綫生趣。瑛抬起頭，玉卿當她是小孩，代她拭乾了眼淚。明輝拖過一張椅子，在瑛肩下坐了。玉卿與家煌跟着坐定。瑛緊緊執住了明輝的手，很隆重地，一個一個字，頓頓挫挫道：

——輝，我說不出地感激你！不知如何報答你纔好！

——瑛，妳說那裏話來！我的了解妳是應當的，說甚感激不感激？

他頗想問瑛如何收到那張傳單，却又不肯開口，爲恐再使她傷心。玉卿見他躊躇，猜到幾分，就替代瑛講了一遍：今天早晨瑛到女生訓導主任室裏去辦公，坐尙未定，有一個比較與她接近的學生王稚英來見她。略略寒暄之後，稚英湊近身子，低低道：

——學生有件事要報告老師，但先要請老師恕罪！

——妳說好了，何罪之有？

瑛已覺得有些奇特了。

——有一張傳單在此，老師或未看過，所以帶給老師看看。

瑛展開來一望，先見標題大字，有自己與輝的名字在內，暫時不往下看，放在一邊。

便問：

——妳從何處得來的？同學們可曾讀過？

——這張傳單來此已三天了，大概每一女同學有一張的，不知是誰又在訓育室的佈告板上貼了一張。佈告板上貼的那一張，已給學生撕去，然而同學手中的倒難於收回咧。

——同學們有何表示呢？

——老師，您可記得江紋、張筌、沈曼雲三位女同學因為背不出文法規則，曾被老師責備過嗎？這次由她們召集女同學開談話會，討論辦法……

——什麼辦法呢？

——那可不知道。江紋罵學生是走狗，不許參加！

——妳且出去，靜中觀察，有什麼事來告訴我；——這是我的住址，妳到我家裏來比較方便些，我一時不會住校的了。無論如何，謝謝妳！

王稚英走了之後，瑛把傳單自始至終讀了一遍，氣得發昏，再也坐不住了，就趕回家來。當時，——玉卿繼續着說：瑛只管哭，我問她，她不開口。我最初以爲你們吵了嘴，所以不會招輝哥歸來，而打電話通知了余先生。我同余先生問了瑛半天，方知是這麼一回事。正想喊輝哥，輝哥已回來了。

——關於這傳單的作者，大哥心中有無嫌疑人？——余家焯向楊明輝問。

——這何庸說得？此地四個人，恐怕四個人人都猜定同一的嫌疑犯！

——大哥欲將何如？

——先調查，後起訴。此事全仗老弟主持，我心緒亂極，無法集中注意！

——「先調查，後起訴」，我也如此想。大哥大嫂的事就是我的事，自然我應當盡力；而且，我所認得的人，比大哥所認識的來得多、來得雜，辦起來比較容易。只怕殷某逃往別處，或開明旨意地投降某國當漢奸，那就難了！哦！（他抽出錶一看）已是一點半了，大家尙未吃飯！我請你們上呂班路霞飛路那家法國飯店 *Pavillon Bleu* 去吃大菜；吃過了，到大光明去看 *Dolores del Rio* 主演的「風流貴婦 (*Madame du Barry*)」。瑛不肯去，大家勸她出外散散心；催急了，她說：

——我的眼睛哭得紅紅的，如何可以出去？

——原來如此！我有辦法。——玉卿笑着說。

她去絞了一把冷水手巾，覆在瑛的眼簾上，接連換了幾下，果然紅褪了許多。「現今見得人！」她說，挽着瑛便走。……

當天晚上，玉卿邀瑛同榻，明輝獨自睡了。

玉卿與瑛共枕而眠。在白天，玉卿早已猜到傳單中所言至少有一部份是真的。她何從得知？這是瑛自己告訴她的；——再準確些說，是瑛對智本的態度告訴她的。怎樣說？大凡兩個朋友，一男一女，如果他們中間並無超過簡單友誼以上的關係，他們在別人面前，舉止大方而自然。萬一交情越過友誼，在別人面前，他們一定爲了避嫌疑起見，故意互相冷淡看待；所以從普通朋友而變成似睇非睇，表面上退了一步，實際上進了一步。平時很接近的，一旦忽然甲方厭惡乙方，或乙方蔑視甲方：這其間必然有裂痕；——同性的朋友尚且如此，何況異性的朋友呢？然而，「裂痕」云云，必須先有了良好的情感，——甚至深於友誼，近乎愛情的「情誼」，——然後會發生裂痕；否則裂痕沒有着落的。瑛之接近智

本，是意中事；——自有那個大傻子明輝去促成它！智本之追求瑛，也是意中事；——她，裴玉卿，已經領教過智本的惑人手段了！智本追求瑛，有無成功？若無成功，瑛平日何必恨智本呢？看不起他，批評他不好，儘可以，何至於恨？恨他，定有恨他的道理；或因他遷愛而恨，或因自己後悔而恨。總之，介乎瑛與智本間的不僅是友誼；所不知道的不過是該種關係的深淺罷了。

就是今天的哭，也哭得異樣。說到哭，有種種不同的哭：有悲哀的哭，有痛楚的哭，有飢餓的哭，有驚駭的哭，有憤激的哭，有假裝的哭，有無可奈何的哭，……；今天瑛的痛哭，是悲傷的哭，而帶有無可奈何的神情。倘使她與智本只有普通友誼，突然有人侮辱她，講她與智本發生肉體關係，她一定驚訝，一定憤慨。驚駭的哭短而厲，憤激的哭暴而促；決非像她今天那樣哭得久長而婉曲的！所以今天瑛的哭，無意中吐露真情；只是男子們心粗，沒有觀察到。

玉卿，一半好奇，一半同情，委婉曲折，詢問身畔的瑛。瑛，始而不肯說，經不起玉卿再三請求，終於把智本追求自己的經過告訴了玉卿。

——那麼，你們的關係僅止於接吻而已？！

——當然咧！難道我還想瞞妳？

——也許殷某未遂所願，故而怨妳？

——就是這樣。我恨不得咬掉他一塊肉！

——噲，留心啦！他的肉有毒的！

——妳說得對，咬了他，自己要中毒的，犯不着咬！

——假定他首次陷害明輝，明輝沒有冒冒失失應用「春申大學教授」名義，不曾闖出禍來，明輝當然不急急趕回里昂，還留在巴黎襄助麥斯貝和：那麼，妳自問有無勇氣拒絕他最後的要求？

——那就難說了！

——瑛，妳的意志好不堅強啊！

——哈！玉，妳不要誇口！妳與智本談不上交情，然而那天妳多麼熱心，代他宣傳他的尙未發明的發明，——至少不是他的發明！就是說妳與家煌罷，——家煌當然高過智本萬倍！——已走到同情地步：假使家煌熱烈地握了妳的手，把他的嘴唇緩緩送上妳的嘴唇，於兩情融洽中，妳這位「意志堅強」的人接受不接受呢？老實說，智本的陷害明輝，乃是

他自己掘自己的墳墓！因爲由此一着，我揭穿了智本的假面目；而他的陰險反襯出明輝的忠厚，明輝的忠厚更加重我的悔恨：自此時起，我死心塌地愛明輝，恨智本入骨！

——輝哥可知道這些情節？

——一些都不知道。

——妳準備告訴他嗎？

——我遲疑不決；妳以爲何如？

玉卿思索了半晌，回答道：

——與其他來問妳而妳去解釋，不如不待他啓口卽告訴他。他在妳面前誓都立過，妳還畏懼什麼？

——我可不敢！……也許妳有理由。

瑛與玉卿商議了半夜，明輝也半夜未睡。他躺在牀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眠，心中煩躁萬分。他越想越覺得自己蠢。越覺得蠢越對不住瑛！他自己無鑑人之明而與智本結義；自己給鬼迷了而邀智本到家裏來用餐，正如這件寓言故事：一個慈悲的農夫看見一條蛇凍

僵路上，他拾起牠，兜牠在衣中，蛇得了暖氣，蘇甦過來，反而螫了他一口：蛇究竟是蛇而智本究竟是智本！自己不能辨細察微，防患未然，而阻止瑛轉學到巴黎去！即令瑛小有不忠，她的不忠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不能使已去的光陰退回，不能將已過的生命重新改易再過：他抱了最大的慚愧，懷了莫大的歉忱，去寬恕瑛；——哦！不！去求瑛的寬恕！

——楊明輝！楊明輝！你這個忠厚昏庸的糊塗賊。「明」在何處？「輝」從何來？他說着，一連拿自己掌了幾下額。再胡亂想了一陣，也就入睡了，夢魘了一整晚。

第二天，明輝與瑛都向學校請了假。早上，家煌來了，閒談了一回，留着吃了飯；他見空氣轉和，放了心，便單邀玉卿去看影戲，讓明輝與瑛在家細談。

室內只剩了明輝與瑛，反而難開口：他們兩人皆欲向對方解釋，然而不知如何說起，老等對方啓端。兩人你看我，我看你，對看了半天，終究明輝比較勇敢，單刀直入，道：

——瑛，我好對妳、住：智本是隻狼，我引狼入室，結果害了妳！

瑛，一言不發，兩眼又紅潤起來。明輝見她要哭，連忙握住她的手，哀求道：

——千萬妳不要哭：妳愈哭得悲哀，愈使我悔恨，欲死！我有這樣的一位好妻子，不

讓她享福，偏偏因爲一己的不明，令她蒙無聊下作的汗辱：我真枉活了二十八歲！

他說到此，反而自己哭了。瑛輕輕把他一拉，他順勢跪在她膝旁，將下頷擱在瑛膝上；她雙手撫摸他的頭髮，喃喃道：

——我們誠是一對不幸者！幸福當前，不知儘量領略；幸福飛去，後悔莫及！輝，你有沒有勇氣？我有一個惡消息告訴你：它將使你蔑視我，怨我，厭惡我，甚而拋棄我。可是，輝，你以這樣的寬大，這片的真誠對待我，如果我還瞞你，我更愧爲人了！我準備着一切的犧牲，祇要你能諒解我，在我的失去了光輝的額上，賜我一個吻，低低說：「可憐的瑛！」我不要你寬恕，也不敢希望你寬恕，只需這四個字，這四個簡簡單單的「可憐的瑛」，我死也瞑目了！

輝抓住了她的手，把自己的脣覆在她的手上，顫顫地說：

——瑛，我有些寒心：妳如何談起「死」來？妳不必告訴我，我一切明白了。昨天我起的誓，尙不能使妳信任嗎？瑛，如何方能使妳信任呢？瑛，吩咐我如何做，我便如何做。已死的灰，既然失去了復燃的可能，何苦儘去撥它？

——輝，你說已明白了一切，我斷定你猜忌錯了。你有些相信傳單中所說的罷？不，

輝，不，我萬分鄭重告訴你：我與殷賊沒有發生過肉體關係。這點，輝，我請你，我求你絕對相信我！如你不肯信，或不十分信，我可以拿死來證明它的真實！輝，灰已冷了，火早熄了，永無再燃的可能；然而我的撥弄它，不是怕它復熾，只爲了要指點給你看，這是什麼東西的灰。輝！你色色聰明，只是關於男女間的心理欠缺了些……

——是的呀！

——我說此不是爲了責備你；——我有何資格責備你呢？事實如此，我不得不說。你可知道女子的心腸最狹窄，感覺却又最靈敏。女子需要大宗的精神食糧，需要不斷的柔情與慰藉。可是，如果她的丈夫或情人一刻不離她左右，她立刻感到不自由，太膩煩；如果丈夫或情人離開了她，她忘掉了以前的「不自由」與「太膩煩」，而感得寂寞空虛！等到她感得寂寞空虛，她跨進了絕對危險的境地：倘若有個男子，平時毫無資格追求她，但他懂得女子心理，乘機而攻，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於一旦一夕，獲得了他求索十年而未遂的她的心與肉體。輝，你重視你的學業，老遠跑到巴黎去，這是很好，但你可曾爲我設想？你自己選中了一棵玫瑰，把它插入肥腴的土裏，不去灌溉，却委託了別人，自己又跑至它方：花開了，爲誰而開？爲誰而笑？難道爲了遠在天涯的你嗎？唉！可憐的輝，幼稚率真

的輝，難道爲了你嗎？有一晚上，智本提了我的一隻空襪而撫摸，我早知他存心不良。無奈那時我畏懼寂寞透頂，智本替代不了你，——我根本沒想到要他替代，——但他有填塞空虛之作用，我只得隱忍下來。一方面，我可知道我已踏上了斜坡；你是我唯一的援手，你却拒絕我轉至巴黎大學，我又不敢老實告訴你！回到里昂，火車入站，首先看見智本奉了你的電報來接：我立意避開智本，你立意叫智本來纏我！此後他表面上分外小心，實底裏分外慇懃。他請我去看 *Rose-Marie*；他邀了友人爲我做生日，而乘我酒後亂性，吻了我的額！最後一次，就是他偷看你寄給我的內中談 你寫信請求李思齊、裴在田弄位置的那封信的晚上，他摟住了我，要吻我的口，給我猛烈推開了。他不曾開口，懊喪而去。或許卽在那晚，他立意要陷害你我。輝，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壞消息，也就是我的罪狀；如有半點虛僞，天誅地滅！……

她忍不住哭了。輝好不容易勸止，恐怕她再哭，拉她到顧家宅花園裏去散步，又似乎太涼快了一些，爲她披上一件秋季大衣。

明輝與瑛聽從了家煌的勸告：瑛向春申大學辭了職，明輝繼續上校辦公。玉卿呢，因

爲她的父親往返於京滬之間，懶得獨自北上，就由家煌介紹，在復旦大學擔任了五個鐘頭的法文課，依舊住在瑛家裏。至於智本，始終影蹤不見；家煌四面找尋，並無結果。

若干時後，又值瑛的生日。這天雙倍的熱鬧：一則，明輝與瑛互相解釋之後，他們的愛情更進一步，此番明輝經意爲瑛做生日；二則，家煌與玉卿，聽從了瑛，乘該日訂婚。瑛嫌飯店嘈雜，即在家中鋪設了三桌酒席，只擇明輝與家煌最親近最談得來的朋友請來赴會。自上午十時起，明輝家裏塞滿了人。正午入席：瑛 明輝上首坐定，佔了一桌，玉卿與家煌也佔了一桌，坐在上首。他們原是主人，如何可坐首席？只因來賓衆心一志，強按他們坐了，他們不得不從命。酒過三巡，拘束全除，大家儘量飲，儘量吃，儘量說笑。正當興高采烈，侍者向明輝呈上一張名片；明輝一看，是：

春申大學校長

朱 建 德

江蘇江陰

明輝因爲討厭朱某的爲人，又因爲最近的傳單，所以未曾邀他。但他今日自來，不得不招待，便道：

——快請！

「快」字尙未說完，朱建德已經大笑大嚷進來：

——哈！哈！楊太太做生，余家翁訂婚，全不告訴我，我偏要來討一杯壽酒與喜酒吃吃！哈！哈！壽翁壽母，未婚伉儷，成雙成對，高高上坐，着實有趣！……吓！請坐，請坐！不必客氣，我在這邊坐了。……喂！勞你駕，灑一大杯酒來，讓我敬楊太太、楊先生一滿杯。……哈！哈！哈！請乾了，務必乾了！……好！多謝！……再滿滿地灑一杯來。……余先生、裴小姐，恭祝您們幸福無疆，早給喜酒我們吃！再不可瞞人！

大家鼓掌助興，一個個都來灌酒；楊、袁、余、裴四位推却一半，飲了一半。飲到後來，大家都有七八分醉意；瑛與玉卿逃了席，大家毫未察及。直鬧至下午三時，方纔客去人靜。明輝、家煌咸有倦意；明輝回房，向瑛腳旁一躺，呼呼入睡；家煌也走進玉卿房中，伏在桌上假寐。

明輝醒來，已是夕陽在山，仰首一望，瑛好夢正熟。他輕輕起牀，着意跣趾而行。用

冷水洗了洗臉，清爽過來。望見桌上有一封信，大概傭人於他入睡後送來的；取過一看，信封寫：「專呈 楊太太安啓，弟智本拜干」。明輝覺得奇怪，姑且拆開來一讀，內容是：

瑛卿愛鑒：今日爲

愛卿華誕，智本無似，開罪於

大哥，致不克趨

府申賀，悵何如之！回憶客歲今朝，吾儕適在里昂，雙雙慶祝，曾有天長地久之約；孰知爲

時未久，劇變遂至於斯！智本流落海上，清風兩袖，更不敢望

玉人顧盼。然昔日之情未斷，已寒之灰可熾，倘

蒙垂憐，欲繼舊歡：則

大哥赴春申辦公之時，正天子之良機也。輒乘佳節，

聊布腹心，諸維

鑒原，不盡縷縷！

智本頓首 即日

明輝讀後，忿怒已極，將信擲下，頓足大罵：

——混帳！混帳！那王八羔子！

他一陣罵，驚覺了瑛，跳下牀問：

——怎麼了？怎麼了？

明輝氣得說不出話，只指着地上的信。瑛拾起一看，也氣得兩脣顫動，兩臉失色。她捺電鈴叫女傭上樓，問道：

——這封信幾時送來的？誰送來的？

——是一個瘋三那樣的人送來的。我問他誰叫他送來的？他說在路上逢着一個不相識的人，給他幾個銅板，叫他送來。那時少爺少奶都已睡了，所以我放在桌上。少奶，有什麼吩咐？

——妳輕輕去看看裴小姐和余先生有沒有睡醒？如果醒了，妳請他們到此地來；如果未醒，妳不要驚動他們。

女傭去了片刻，又走回來：

——少奶，他們還沒有醒。

——好！沒事了，妳下樓去罷。

瑛打發了女傭，望着交叉了兩臂在房中兜圈子的明輝，勸道：

——輝！何苦生這麼大的氣？他明明來搗蛋，使用離間計，你愈氣苦，愈上了他的圈

套！

——璞！不是這麼說！倘使我們不教訓教訓那個王八，他下次還要來鬼混！妳看：今天大家高高興興，給他那麼一來，絲毫快樂都沒了！

他一面說，一面取了帽子就走。

——你到那裏去？

——去和那個光棍算賬！

——不要去！不要去！

——妳怕什麼？

他擺脫了她的手，登，登，登，一口氣跑下樓去。璞見拉不住他，趕緊去找家煌與玉卿。家煌一聽此事，也慌慌忙忙戴了帽子，說：

——我去找明輝歸來。他一定是上北四川路虹口公寓去的，其實智本早不住在那兒了。

他們兩人一去不返，璞與玉卿在家呆等，也無心吃夜飯。一直等到九點鐘，他們先後回來了：明輝未曾找到智本，家煌也未曾找到明輝。四人略為進食，家煌回家，其他三人

也各自回房。

明輝的身體最強健不過，所以他善睡。何況今日一喜一怒，又奔走了幾個鐘頭，精神肉體，兩皆倦乏，一躺倒，不上三分鐘，已睡得很穩熟了。

瑛，未嘗不倦，然而她是神經質人，受了過度的刺激，就要失眠的。她望望身邊胖胖的孩兒般的臉，即在夢中，也皺眉嚼齒：大概他已捕住智本，在那兒「教訓」他了！她知道今天智本的搗蛋，爲了兩重的妬意：她與玉卿是導火線，明輝與家煌是他的敵對目標；——倘若他沒有向余裴二人進攻，那因爲他一時未找得藉口，不是不想攻擊。進一步論，玉卿之拒絕智本由於她的勸告，所以智本更恨她。

瑛與智本已走至火併的地步。目下祇有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智本所最希望的，——瑛與明輝離異，或瞞了明輝，與智本重續「舊歡」；第二個，索性瑛與明輝離異，却也不去接近智本，但她不能再愛第三者，因爲智本又要向那位「頂替人」施攻擊的；第三個，直截了當，是她自己的死。瑛以最冷靜的頭腦，考慮這三個辦法，彷彿不是自身的事，而爲朋友劃策似的。

瑛之對於明輝，究竟應否接受「不忠」的罪名？首先須得辨白：何謂「不忠」？「不忠」云云，指肉體，還指精神呢？若說在兩人相親相愛的時間，兩人互相負有道德上的責任，不再去愛第三者；如此謂之「忠」；那麼，「不忠」就容易解釋了：在當局中的甲方繼續履行道德上的責任時候，乙方偷愛了別人，乙方對甲方即是「不忠」。然而「不忠」之罪，也有故犯偶犯之分：凡受了環境的影響，偶而犯了，甚之甲方有意或無意促成了這種惡劣環境，那麼，乙方雖陷於「不忠」，却情有可原。「不忠」總是不忠，不論精神與肉體；——或許精神上的不忠更厲害些，因為有時肉體雖則不忠，而並未「心嚮往之」。在某一時期，瑛確曾不忠於明輝；不過這個不忠是被動的，明輝親手造成了惡劣環境：故而她的不忠有炊烟那麼輕，却非盡是烏黑的。

瑛的不忠，還有可以減輕罪名之處：就是她不愛智本。她對於智本，即在理智失途的時候，也不過稍為超越同情而已，談不到愛情。寬大些說：瑛竟無實在的不忠，祇有智本，欺兄盜嫂，乃纔是不忠之尤不忠！因此，瑛與智本間無所謂「歡」：她那肯拋棄明輝而遷就智本呢？第一個辦法顯然是不行的。

第二個辦法也不行。她為何要同明輝離婚呢？她不愛明輝嗎？明輝不了解她嗎？不愛

她嗎？中了智本的離間計嗎？都不！都不！說也好笑：智本越離間他們，他們越相愛！她固然不去接近智本，也決計不離開明輝。

然而愛情是最脆弱最精緻的東西，經不起纖微的風波，容納不住秋毫般的裂痕。明輝之了解瑛，寬恕瑛，是他的聰明所在，偉大所在。不過，祇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殷賊接一接二地進擊，層出不窮地陷害，萬一，唉！萬一明輝起了一絲疑心呢？譬如說：在這次的信中，智本不寫：

……倘蒙垂憐，欲繼舊歡：則大哥赴春申辦公之時，正天予之良機也。……而冥了：

……倘蒙垂憐，「再」繼舊歡。則大哥赴春申辦公之時，「仍爲」天予之良機也。……那麽，即使明輝再聰明些，也要上當起疑了！智本此次未曾想到這一點，然而他不斷在想，誰能擔保他永遠想不出呢？終究有那麼一天，瑛落在智本手中，而明輝上他的大當！再者，他們經了智本的離間而愈相愛，然而這種愛，究屬純粹至如何程度？明輝方面，有無憐憫的成分在內？在瑛自己，豈非受恩報德的意味？瑛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她不需要人豕的憐憫，也容忍不了人家的憐憫！

天下無不謝的名花，也無不老的美人。一旦瑛年高色衰，明輝能否保持今日的愛情？祇須他的愛情打了一個折扣，今日智本的讒言自能重現於明輝心頭。到那時，縱令明輝不追詢舊事，而熱心熱腸的瑛安能過得合神離的日子呢？

即使爲明輝的事業打算，瑛於無形中也成了他的障礙物。何以呢？智本爲了妬意，極力破壞明輝的名譽。天下安有真是非？誰肯聽了謠言加以思索？還不是當作笑談，一傳十，十傳百，宣揚出去？今日匿名傳單，明日黃色新聞，舌與耳齊用，口與筆同來：衆辭燦金，豈不可畏？連親生嫡母都會聽信謠言，以爲兒子殺人咧，何況明輝與無關係的閑人？由種種方面着想，最完善的方法唯有一死，她一死，對於智本的謠言給以強有力的反證，對於明輝的愛情加以永不破壞的金鎖！只要她選得良好的死法，死後而不毀容，終明輝一生，他一定記憶得起僵臥在牀上的她！

她有何希望於人生？她整整活了二十七歲，出過洋，見過世面。若說幸福，她與明輝結婚了四年一個月又七天，最初的幾個月與智本首次陷害失敗後直至如今，過得最甜蜜。幸福，祇求它圓滿，何在乎久暫？人家追求了一生，或許還過不着他們所過的日子：她敢不知足嗎？

不是爲了畏懼智本，却爲了明輝，爲了他們愛情的永存，她纔毅然決然去就死！她的死不是懦弱，不是退縮，乃是勇敢的進取的死！哦！甘如飴的死！

她此時已進了解脫的階段，靈魂獲得最大的安慰，一個無際無涯的甯靜籠住了她。她盯視着熟睡的輝：這個四年來親熱慣的面孔，行將永別，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看一刻是一刻！她恨不得喚醒明輝，同他說：她以何等的烈情愛他，她愛他甚於愛自己，她爲他的幸福而犧牲；而且，將來如果明輝需要異性的慰藉，他儘可去愛別一位女郎，甚至遺忘了她也不關緊要，祇須他安樂。可是，她、敢喚醒他，喚醒了他便死不成了！她撫摸着他的頭髮，宛如將死的慈母戀戀不捨她的子女。她抽開了幾根垂在他額部的頭髮，於是整個額顯露出來，她贊嘆道：

——啊！神祕偉大的額！你包含着智慧與愛情；我死後，將藉你的記憶力而生存，你便是我最後的歸宿！

她看着那張厚脣的嘴，自從法國金山之遊起，吻過她不知幾千幾萬遍，今後至多只能吻她的遺像了。她湊上去，萬分小心，萬分柔絲，長長地給他一吻，最後的一吻！她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却又噙住了。

她滑下床來，走至鏡前，照了一照，嫌那燈暗，又輕輕旋開了另一隻燈，——望一望明輝，並未驚醒。她安詳地梳妝起來。約摸費了與她點綴作新娘時所費相同的長時間，她向鏡中照了再照，看得滿意了，然後起身。她走至衣櫥前，從內取出最美最新最合身的衣服，緩緩穿着；把明輝送給她的珠寶，也一一戴起來。又走向牀前，在几上拿了安眠藥瓶，從熱水壺倒了一杯熱茶；端了杯，捻了瓶，坐至室中圓桌邊。她試了一口茶，喃喃道：——太燙！

放下杯與瓶。在五斗櫥上的小方櫥裏取出一支自來水筆，一本信箋。撕下一頁紙，一筆一筆地寫：

至親愛之明輝：

我愛你以最純真最熱烈的愛情；你之於我，如太陽之於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我今因不忍見你爲我而受無謂之閑氣，所以吞食安眠藥而自盡。請你不要過度悲傷；我肉體雖亡，我的精神是不死的，它將永存於你的記憶裏！輝！你千萬不要過度悲傷；我的死是快樂的死，你試檢查我臉上的脂粉，可有半點淚痕？如果靈魂是有的，我的靈魂自會在夢中找你；如果沒有靈魂，你的豐美堅強的想像力與記憶力自會來找我，使我活潑潑地出現於你面前！你切莫草

率移動我的屍首，你先得仔細端相我一番：死，仁厚的死，可曾給我以靜穆？然後，你用你整個的心，全腔的血，只當我未死，熱烈地吻我，從髮端吻至指尖，彷彿那晚聽了 *Nuit de Chine, nuit d'amour* 歌曲，你瘋狂吻我一樣：你可記取，這是最後一次，最後一次你的口接我的口，最後一次你的指觸我的肉，以後呀，哦！天哪！永遠不可能的了！……

爲愛你而死的瑛 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夜二時

她另取一張紙，寫給玉卿：

玉妹：

我偷活了廿七年，爲時雖短，却幹了三件快事：（一）我的愛明輝；（二）妳我的交情；（三）明輝與我把家煌介紹給妳。我現今自殺了，——自殺的原因可問明輝，我給他的遺囑妳也可以取來一讀，——於未斷氣以前，祝妳與家煌享受絕大而永久的幸福！希望你們於明年元旦結婚；我如石靈，一定保障你們白頭偕好！

真心愛你們的瑛 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夜三時半

她放下筆，傾出不少安眠藥片，硬着心引茶吞下，於是再在給明輝的遺囑後附註着：

我已吞了毒藥，尙未失去知覺。我要躺在你的身邊：爲的嬰生死都伴着你！呀！輝郎！輝郎！永別了！永別了！

三點三刻

明日早晨，明輝醒來，以爲瑛還睡眠，不敢驚動她。他穿衣服時，一手伸去，觸着她的臉部，覺得冰涼，望她一眼，全無血色。他大吃一驚，跳下牀來，見桌上有紙，搶來一讀，猛叫一聲，昏了過去。玉聞喊奔進房來，發現無窮慘狀。玉卿連呼女傭，她與女傭救甦了明輝，再奔下樓去打電話給家煌。打完電話走上樓，不見了明輝。女傭也不見了。玉卿獨自一人不禁害怕起來，大呼：

——救命！……

第二聲未喊出，因怕死人而躲至隔房的女傭倉皇而入。玉卿問她：「少爺何處去了？」她回答：「不知道！」玉卿心中一動，撲向放手槍的抽斗，抽斗已空。桌上多了二張紙，紙上狂書着：

我報仇去了！瑛身後事暫時拜託家煌弟玉妹。請勿通知家慈！

下

袁瑛自殺，楊明輝出走，一幕一幕，迅雷般演出，真是一場惡夢！它們予余家煌與裴玉卿以絕大的悲憤，却也更促進了他們的愛情。人類是忘不了過去的，然而「求生慾」拖了他向「未來」邁進；——幸而有了這麼一個強有力的「求生慾」，不然的話，誰肯捐了十字架向荆棘叢生的人生道中走呢？家煌一方面收殮了瑛，把她葬到盧家灣的新公墓裏去；一方面用他與玉卿的名義，在大公報、申報、新聞報上登廣告，請明輝回來，並在廣告中寫出了瑛的墳址；再親自到鎮江去拜謁了楊老太太一次，只說瑛患病而死，明輝有事離滬北上，臨行時叮囑他照應老太太，將來她需要什麼，儘管向他說便了。楊老太太不愛看報，字也認識得不多；所以三大報上的廣告，雖稍冒險，諒無大礙。家煌自鎮江歸來，把玉卿接到自己家裏，退掉了明輝的房子。至於玉卿，她準備嫁妝；她與家煌決定在民國二十一年元旦結婚。

余裴的婚禮很簡單，在男宅舉行。喜筵設在福州路同興樓，連家屬只有五桌。以家煌的地位與交際，儘可有十倍以上的賀客，然而他們之所以如此簡省者，爲了三種原因：

(一)從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明輝的出走起，在此一個多月中，中日的形勢依舊很緊張，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的津變，——第一次在同月八日，天津日租界便衣隊侵入華界，掃射華軍，——便是明證，國難時期，不願鋪張；(二)家煌之得以認識玉卿，進而愛她，全仗明輝與她的大力，今日他們的愛情告一結束，而兩位功臣不見了！(三)殷智本的狼心狗肺，着實使他們寒心，家煌與玉卿都抱了「甯無友，不可濫交」的宗旨，於是「點頭朋友」逐漸少了。他們準備在二月五日的新、申兩報上登一次結婚廣告，而正日的喜帖發得極少。酒席之後，兩新人回到家裏，略略休息了一刻，玉卿在家煌的懷抱中建議：乘着太陽尚未落山，到瑛的墓上去瞻禮一次，因為他們的幸福是逝世的瑛所造成的。家煌當然贊成，並且笑道：

——我早有此心！只怕犯忌，不敢向妳開口。

——傻孩子！有什麼忌諱？你以為我是迷信的嗎？

玉卿卸了新娘裝束，洗去脂粉，穿了常衣。家煌也脫下禮服，換了普通西裝。兩人僱了一輛汽車，向盧家灣馳去。

這時正當下午四點半左右，五點未到。然而冬季日短，太陽已經傾斜；大概再有那麼

一個半鐘頭，它便要去照另半個地球了。租界裏的公用電燈，不到五點，即已燃明；一顆顆嵌在魚肚白的天空中，閃閃爍爍，宛如通夜未眠的人清早勉強睜眼那樣。寒冷使人們躲在家內，不敢外出。外出的人，男的變成臃腫不堪，好似一截一截煮過的外國香腸；女的，視她們外套而變，變為狐狸，變為黑白熊，變為金錢豹，變為大山貓。窮的人身體上掛一片，掩一片，張眼所見的只有「饑饉」與「死亡」！家煌與玉卿在汽車中馳過這個冬季的都會，到處暴露着大自然的肅殺威力，所謂都會的繁榮，只有一層浮面，爵士樂掩蓋不住無窮盡的哀號！他們熾熱的心，突被一股寒意所襲擊；他們手握了手，一聲不作。

袁瑛的墳在公墓中甲字一區，第三行，第一號。甲字區是五年區：那一區的棺材，只放在墓中五年；五年期滿，或續租，或遷移。余家煌沒有楊明輝在旁，不敢獨自作主，把瑛葬到年數久長的辛字區（五十年），甚至永久的癸字區中去。五年區即在墓園大門的近段，跨進墓園，穿過一條甬道便是。以十墓東西排列為一行，以十行為一區。甲字區共分一、二、三、四區，共計墳墓四百個；袁瑛的是甲字第二十一號，即甲字一區，第三行，第一號。

余家煌夫婦走進大門，向前走了十多丈，便是甲字區的幹道。原來甲字區全部像個

「田」字：「田」字中有四格，每格有一百個墳墓，集為一分區；左邊上格是甲一區，下格是甲三區，右邊上格是甲二區，下格是甲四區；「田」字中心的「十」字是兩條交叉的路，「田」字四周的框也是路。余家煌夫婦由北向南走，須穿過甲三區與甲四區中間，然後到甲一區與甲二區中間，甲一區在他們的左邊。每分區裏的行列是自北而南的：現今他們第十行、第九行、……地倒走上去。等到他們走近甲三區第一行時，已能瞭望甲一區第三行，行首即是袁瑛的墳墓。玉卿眺見有一個人跪在瑛的墓前，她連忙指給家煌看，道：

——莫非是明輝？

那個人却也奇怪，彷彿怕見他們似的，望了他們一眼，立刻爬起，向西退縮，於是玉卿仍走中間的道路，家煌由甲一區甲三區間的南北橫路抄至甲一區的後面：兩人取了包抄形式，向前突進。果不然，當家煌走到甲一區第五行的後面時，玉卿跑得慢，也到了甲一區第五行的前面：活活把那位怪人兩頭攔住！那位怪人見絕了出路，就坐在一個墓前，雙手掩住了面。因為他太像明輝了，家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開他的手，強扶他起來。……

哦！哦！誰說不是明輝？不是明輝是誰？

哦！哦！誰說是明輝？明輝而變至這個樣子！明輝原是一個小胖子，自從東歸之後，

奔走國事，跑瘦了一廓；智本造謠，氣瘦了一廓；英含恨自殺，急瘦了一廓；正如大軍出征，五停折了三停，弄得旅團不成旅團，隊伍不成隊伍，極盡狼狽之能事！頭髮，出走以來，未曾整理過；鬚鬚，長了一個多月，蓬蓬勃勃；真叫做「囚首垢面」，絕非四十四天以前的明輝！兩隻眼睛直陷進去，皮膚變得又蠟又黑。倘使家煌與玉卿不是念念不忘明輝，心目中不緊留着明輝的影子，恐怕當了面都要不認識了！

明輝見了兩位老友極忸怩，嘴唇薄薄抖動，欲言又止者數次。家煌不管他接受不接受，脫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身上；又與玉卿一人拉住一隻手，不讓明輝開口，半拖半挾拽至汽車前，推他進汽車，馳回他們的寓所。

一到家裏，玉卿服侍明輝洗了臉；家煌敬了一盃喜酒，撒了些喜果，切了些喜糕，讓明輝果了果腹，然後問他出走後的經過。

——我並未離過上海，——明輝乾了一盃酒，說：我化裝四出，偵察殷賊的行蹤。有時逢到巡捕「抄靶子」，搜查行人，我因為懷中藏着「這樣東西」，——（他拍拍他的胸部，現出了手槍的輪廓，槍柄發出沉重的回聲）——很緊張，但總給我巧避過了。殷賊異常機警，居處一日數遷，很不容易探得。有一次，在南市車站前路被我「釘」住了，不幸

從車站中出來的旅客衝散了我們，在華商電車公司門前不見了他，我四面找，找不到；大概他發覺我跟在後面，不知他躲入半淞園呢，還是混進沈家花園？另一次，在閘北漢中路碰到了他，你們知道那一段小路最多，給他東竄西竄，又不見了。我雖則未能殺他，但我確實探知他當了漢奸；我目下不克爲報仇，有朝一天呀！哼！……提起瑛，怪使我心酸，連她的身後事都有勞你們兩位佈置！我猜度你們於元旦結婚，不致到墳上來，我伏在墓階細看碑上的磁照；誰知你們竟來了！如果你們上次不登報招尋我，我還不知道她的墳墓何在咧。家母也承蒙家煌弟……

——大哥，——家煌截住了明輝的話：切勿要講出客套來！現今好容易找到了你，我們再不放你走。……

——對！大哥你就住在我們家裏好了。——玉卿接着說。

——無奈我是意語中的 *jettatore*，中語中的「黑炭團」，見我者近我者倒楣！你們新婚燕爾……

——笑話！笑話！那有這種道理？

——而且，——玉卿道：大哥你到我們新房裏來，我給一樣東西你看看。

明輝與家煌跟了進去。兩條琴條中間掛着兩張放大照相：一張是裴玉卿自己，一張是袁瑛。明輝呆望了一刻，哀訴道：

——唉！當年在阿納西湖畔與妳同聽農夫們唱：「中國的黃昏，戀愛的黃昏」，誰料有今日的結局！？」

*

*

*

*

家煌與玉卿的「蜜月」沒有好好地過：不是他們不相愛，也不是明輝不知趣，哭喪了臉掃他們的興；乃是中日的邦交越來越惡劣，「浪人政策」的波浪衝至長江以南，上海虹口一帶挑釁的動作幾乎無日無之，我國當局忍之又忍，然而我退一寸，敵進一尺！四周空氣的沉悶，直使人窒息！上海勢將步天津、福州、汕頭的後塵，不但浪人搗亂，而且有兵燹的可能。日本兵艦一隻隻駛進黃浦江，日本的陸戰隊一隊隊上岸，楊樹浦、虹口、閘北儼然成了日軍的根據地。正當危急的時光，在江西剿匪的十九路軍奉令調到京滬線上，提出了「團結一致，打倒日本」的口號。十九路軍到了新防地，指定七十八師擔任淞滬的衛戍，與原來的稅警團聯絡合作。日本見中國民氣激昂，就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項要求：無非是撤退中國軍隊，設立緩衝區，禁止排日運動等等無理要求。日方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

少將有：「四小時內佔領閘北」的狂語。同時，日方海軍司令官在報上公佈：「如上海市長對於日領要求不予滿意答覆，並不將五項要求立即實行時，則海軍司令官將採取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該五項要求限於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前答覆。

當時我方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率領之下，沿着京滬鐵道佈防，各地兵力駐配如後：

南京：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第一二二旅；

鏈江：第六十師（師長沈光漢）第一二一與第一二二旅，共六團，另一教導團；

常州：第六十師第一二七旅的第二、第三團；

丹陽：第六十師第一二七旅的第一團；

無錫：第六十師第一二〇旅的第四團；

蘇州：第六十師第一二〇旅的第五、第六團；

崑山：第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第一五六旅的第五團；

真茹：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第三、第四團；

吳松：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的第四團；

開北：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的第六團；

龍華至南市：第七十八師第一五五旅的第一團。

我軍實力不過三萬人左右，而防線延長至數百里：顯然志在防禦，不在進攻了！

我方的軍力是如此，我方的民氣如何呢？自從「九一八」以來，民氣之旺，達於極點：誰不主張戰爭？誰再願像豬羊那樣任人宰割？不過，政府有政府的苦衷，它負了整個國家的責任，不能意氣用事，却又不能以軍政祕密，講給民衆聽。因此民衆不知政府的葫蘆裏賣什麼藥，「無抵抗主義」與「長期抵抗」，何去何從？毫無把握！雖則民衆自身打定了「甯爲玉碎」的旨意，士卒懷了必死之心，大局何似？誰都不敢下斷。若就一般的猜度而論，悲觀多於樂觀。

明輝以爲戰爭有促進文化的功效，即使它富有破壞性，也只是天演競爭的另一種表現。玉卿呢，與其他的婦女一樣，認定戰爭是非人道的，爲自衛而戰固然是一種萬不得已的「需要」，戰爭自身並未因「需要」而減輕它的殘酷。於是，一個說戰爭是「美」的，一個說它是「醜惡」的，兩人不免爭論起來，直至家煌出來講和，出來「打圓場」爲止。家煌是商界中人，或許他的理想沒有明輝等的那樣高超，但他的觀察現實比他們精詳：戰

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日本自日俄戰爭後，一躍爲世界強國，可是中國呢？唉！……所以明輝、玉卿、家煌三個人的思想構成了梯形三級：明輝主戰最力，居最高一級；其次是玉卿；再次是家煌：這三個不同的思想也代表着當時智識階級的三種思潮，各有各的一部份理由，却誰也不能說全對。

到了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空氣緊張，人人憂慮，因爲答覆日方五項條件的最後限期已臨，民衆不知吳市長鐵城接受與否。四時左右，明輝有事到北站前的界路去，途中買了一張時報號外：時報用紅字大題記載中國當局已經「忍痛」接受日方條件。明輝「忍痛」一口氣讀完了，「忍痛」返家，「忍痛」將時報遞給家煌看了，喟嘆中國人「忍痛」本領之大：自從遜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吃了敗仗，「忍痛」割台灣，賠兵費二百三十兆兩以來，直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忍痛」了三十九年，還沒有足夠，依然「忍痛」下去：中國人真是無血性的泥塑木雕！

當局既然「忍痛」接受了日方的無理要求，滬上的老百姓總以爲可以苟安於一時了：膽小的固然遷入租界，遲疑不決的人因當局退讓而決定不搬。緊張的空氣一度鬆弛下來。誰料這個鬆弛是虛偽的！猶之垂死之人的迴光反照，一剎那的清醒要換上黑暗的永夜！一

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時半，槍聲忽起，敵軍由虬江路、廣東路、寶山路、橫濱路、天通菴路、青雲路等處，用鐵甲車掩護，向我方陣地進攻。這樣開始了空前的、無理的、野蠻的、不宣而戰的中日淞滬之役。

當天晚上的戰爭異常激烈；家煌夫婦與明輝住得遠，聽不準確，可是機關砲是聽得到的。那晚日軍分四路進攻：第一路千餘人，鐵甲車五輛，手機關槍砲甚多，攻擊目標是北站；第二路六百餘人，鐵甲車三輛，攻擊目標是虬江路；第三路七百人左右，鐵甲軍五輛，攻擊目標是天通菴；第四路千餘人，鐵甲車三輛，攻擊目標是青雲路與鴻濟路。我方抵抗的祇有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的第六團（團長張君嵩），軍械不如敵人遠甚；然而該團士卒以最大的勇氣，捨命制敵，們使他不得逞：於是戳穿了日本的紙老虎，原來兵驕將悍，經不起火併的！我們的陣線自北站起，經寶山路，至橫濱路中山路爲止；此外海甯路西藏路，北浙江路新民路，會文路南端，宋公園路南端皆曾佈防；我軍砲隊在共和路南端與大統路南端之間的交通路上，京滬鐵道之北。敵人衝撲了四次，激戰終宵，絲毫無進！我們翁旅長一面增援，一面充實陣線，沉着應戰，從容對付一鼓作氣再而衰的日軍。到了二十九日早四時四十分左右，敵方飛機出動，拋下炸彈與燃燒彈，威脅我軍。

那時我方既無空軍，又缺乏高射砲，勉強以步槍輕機關槍朝天開，濟得甚事！然而我們猛撲出去，逼得敵人向北四川路潰退。敵機再度飛來；十時左右，又是一場劇戰，而此時寶山路中的商務印書館總廠與藏書最富的東方圖書館中敵彈起火，在中國現代文化上這是一個絕大的損失！

戰到一月三十一日，鹽澤並未佔領閘北；不但沒有把閘北佔領，而且受了一個嚴厲的教訓：「中國軍隊不是易與的」！於是他使用一條詭計，遊說英美領事，請求他們出面調停，籲請中國停戰三天，俾得救濟戰區內的數十萬難民；——貓哭老鼠，好慈悲！中國人不是瞎子，豈有不看清日方欲從中佈防的道理？只因爲了救護本國難民，爲了尊重友邦建議起見，就答應了；——答應雖則答應，提防依舊提防的。果然不滿三天，於二月二日下午一時左右，敵人猛攻我們；而於二月三日，向我軍下總攻擊令，變更以前集中攻擊閘北的策略，採取閘北吳淞並重戰。這日閘北防務由六十師第一二〇旅（旅長鄧志才）接防；倦乏的翁旅退至金家角附近整理休息，翁旅的第五團（團長丁榮光）星夜赴吳淞增防。吳淞的防守是淞滬戰史上光榮的一頁，將領是：譚副師長啓秀，丘參謀主任國珍，翁旅長照垣，鍾團長瑞，丁團長榮光。閘北與吳淞的抗敵，不僅使日軍大吃一驚，而且使全世界

列強刮目相看：中國再不甘做「東亞病夫」了，獅子吼震動了各個人的心靈！

二月三日敵人總攻失敗，不禁慌張。來。各國報紙，最初對於中國的抗爭老是帶上問句記號的，甚至有人笑我們發狂：「膽敢與日人反對！」現今改變了論調，也有人出來主張公道了！原來「公道」云云，是砲口上的紅花；砲口向外，自有鮮艷嬌豔的花開放出來。諺云：「弱國無外交」，豈僅無外交而已，弱國無「國格」，弱國國民即是兩脚的畜牲！「和平」，「和平」，直是癡人說夢！

中國人乘着戰勝餘威，紛紛組織後援會；至此，日本人不敢提出抗議，兩租界當局也不再來麻煩了。明輝與家煌夫婦，領袖羣友，創立了淞滬抗敵後援會，決定了工作大綱：

(一) 國內外宣傳，(二) 募捐，(三) 募藥品，(四) 募慰勞品，(五) 組織前方慰勞隊 (六) 救濟難民。然而還有兩項秘密工作為外界所不知道的，便是：(甲) 反間諜，(乙) 調查漢奸；這兩項工作，由明輝與家煌親自指導，嚴守秘密，連玉卿都不知道，為的恐怕她或因膽小而阻止他們工作，或因不謹慎而洩漏消息：於他們是有害無利的。這類工作，然很危險，從事於這類工作的人，真要「膽欲大而心欲細」，非絕頂聰明者不能勝任。可是，在戰爭時，後方少不掉這類工作。明輝之所以捨身為此，一半為了國家，一半

爲了要替袁瑛報仇。至於家煌，他是唯明輝馬首是瞻的。

二月一日，明輝、家煌、玉卿組織了兩小隊慰勞隊，每隊十人：明輝帶領一隊，遠赴吳淞；家煌、玉卿合領一隊，近赴閘北等處。明輝領了慰勞隊，轉轉折折，彎彎曲曲，好容易在同濟大學以北，費家宅以西，大金家村的一個竹林裏，找到了翁照垣旅的旅部，兩間小房子，兩間簡陋到極點的鄉村房子，乃是置敵於死地的腦部！明輝等見了，分外感奮。明輝代表淞滬抗敵後援會向翁旅長致敬。翁旅長謙虛道：

——保國衛民是武裝同志的天職，我們承蒙民衆這般愛戴，實在不敢當！我們只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把敵軍悉數解決，以副諸君厚望！

——翁旅長太謙虛了；中國什麼國際上地位的增高，全賴十九路軍諸將士的努力。翁旅長對於這次戰爭有何感想呢？我們很願聽聞，並樂意向後方民衆報告。

——感想嗎？有！有！但是我不講，且請諸位聽聽弟兄們的感想罷。

翁旅長走至門口，隨意招了兩位武裝同志進來。他們向翁旅長行過禮，立正着等待命令。

——這幾位愛國同胞是爲慰勞你們來的……

他們立刻笑容滿面，行禮致敬。

——：你們有什麼感想，不妨說給這幾位同胞聽聽。

——報告旅長與諸位先生，——兩人齊聲說：我們只有兩個感想：東洋兵真該打，却又經不起打！

——您們聽罷，——翁旅長結論似地笑着道：弟兄們都這麼想！

——旅長說得對，弟兄們個個這樣想法！

「東洋兵真該打，却又經不起打！」多麼天真，多麼爽快，多麼熱烈，多麼簡單的話！任憑你長篇大章地寫上幾千幾萬字，豈能比這個毫無虛文的回答那樣有力？「東洋兵真該打，却又經不起打！」天下的漢奸，準漢奸，敗北主義者，懷疑派的信徒：仔細聽着！如果中國朝野早有這個覺悟，決不致嬌縱日本到此程度了。「東洋兵真該打，却又經不起打！」這是出入槍林彈雨間朝不保夕的同胞們講的話，為何有許多人，遠處後方，還「悉、悉、悉」抖個不止呢？明輝聽了感動到掉下淚來，搶上前去緊緊握住他們的手。翁旅長笑着，那兩位兵士也笑着：哭與笑都是出於至誠！如是隔了一刻，遠處槍聲又起，夾着兩三聲砲；翁旅長敦促明輝等速離險地，就派那兩位兵士陪送他們出境。

家煌與玉卿率領的一隊，從後方大寬轉兜過去，跨過了恆豐橋，由恆豐路向北至金陵路，沿金陵路向東至大華路，穿過鐵道，而至於大統路太陽廟路間的司令部，——這是司令部之一。他們沒有見到鄧旅長，他正忙於接防，由兩位參謀代見了。他們與那兩位參謀有長時間的談話，大都是描寫士卒的忠勇。最使他們敬佩的是中國兵士如何對付敵人，鐵甲車。中國軍隊最怕的是敵人的飛機與鐵甲車；所謂「怕」，並不是中國人氣餒，乃是無法抵抗，——缺乏軍械，——白白犧牲勇武的士卒！後來，想出了一個無辦法的辦法：敵人飛機來時，將輕機關砲集中火力，向空中掃射。這個，當然不及高射砲；可是，敵機從此不敢低飛，不低飛，對於丟炸彈就難得準確。至於那些巨無霸的坦克車，天不怕，地不怕，掩護着步兵橫衝直撞，簡直無法抗拒它們！不過，中國人畢竟聰明，吃了幾次苦，觀察出坦克車的最弱部份是車底，如果能向此部加以打擊，那一定是致命傷！但是如何去攻擊呢？近它的身都近不得，何況打它的腹部！想了又想，想出了一個非人道的、萬不得已的、但因此更顯得偉大的計劃：於坦克車出現時，立刻募敢死隊若干人，身懷手榴彈，向坦克車躺地滾過去，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聚合數人對付一輛坦克車，把它炸毀，至少也要弄壞它的輪子，使它不能進退！這個蠻幹的辦法果然有效，只可惜我方犧牲太大！接着

想出第二個辦法，比第一個好得多：在陣地上挖不少狹長不甚深的洞，洞上浮蓋了泥土，引誘敵人的坦克車衝過來，只須車的一邊兩個輪子陷入洞中，它便傾側着，再也爬不出來！原來坦克車善跨橫溝，或順着至少與車身同樣闊的長溝走，却怕狹的長溝，祇須一邊陷落，——兩邊同時陷入，便有辦法！——神通廣大的坦克車立即變為縮頭縮尾的鐵烏龜！這個方法固然好，可還要應付匿在車後的步兵。於是聰明的中國軍士又想出了一條絕妙的計策：把沙袋堆成一小堆一小堆，兩小堆間恰巧通得過一輛坦克車，我們的勇士藏在沙袋中詐死。敵人的坦克車放膽衝過來，讓它衝過沙堆，我們便兩邊用機關槍猛烈掃射匿在車後的敵兵，不是悉數撲滅，也要使他們逃個精光；再抬起槍頭，向坦克車上部兩個觀察洞直射，車中人怕死，連忙放下鋼板，坦克車失了眼睛，不敢移動，於是靜立在那裏，要全的，要碎的，悉聽我們支配！這樣的奇蹟，玉卿等聞所未聞；而對於那班敢死隊的勇士，致無上的敬禮。他們深深覺得有這樣兵士的國家，萬萬不會亡的，野心國妄想吞滅它，那纔叫做自討苦吃！他們再談了片刻，興辭出來，乘軍隊卡車至恆豐橋而歸。

二月三日的總攻擊，未能成功；此後的戰鬥，日方有敗無勝。於是日軍部派野村來

替代鹽澤，野村帶來了九千餘援兵，連原有的日兵共兩萬餘人。這時我方的陣線，從虬江路起，沿了淞滬鐵道的西面，向北展伸至蘆藻濱。日方陣線，除近蘆藻濱處已侵至鐵道以西外，其餘均在鐵道之東。野村變更了策略：他猛攻江灣與蘆藻濱；而在狄志威路、靶子路、吳淞路、北四川路間，以少數的軍隊向我方軍士作「佯戰」，即不出力的敷衍戰。日方雖然拚命增兵，無奈野村司令與鹽澤司令是同樣的無用！日軍部改派進攻東北的戎首植田謙吉來替代野村，帶來援兵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師團，共三萬餘人。二月十八日晚九時，植田竟向我方軍事當局及市政府下哀的美敦書，——戰到這時纔下哀的美敦書！我方不睬他。他便於二月二十日晨七時二十分，驅遣十萬大軍，向江灣、廟行、蘆藻濱三處作主力戰，向吳淞、閘北作次要戰。這日的戰爭，雖然凶狠，日方依舊不得逞。二月二十二日，植田變更戰略：以二萬兵專攻廟行，以一萬兵攻江灣以作牽掣。我方廟行防禦歸第五軍負責，指揮官俞濟時；當時很吃緊，駐防江灣的翁旅聞警來救，軍心大振。這次日軍受了重大的損失，全無寸進！以後接連幾天，進攻徒然：驕傲的植田，不得不低頭！

從戰事開始至今，已經打了二十多日。正當這個前方後方，同心一德，努力抗敵的時

候，發生了一件極不幸、極可恥的事情：就是漢奸的活動！他們出賣自身，出賣祖國，連他們列祖列宗的顏面都給他們送光了：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明輝與家煌原來擔任反間諜和調查漢奸兩項工作。然而，間諜工作，需要與政界軍界聯絡，需要大批的金和人材，所以是很艱鉅的。明輝與家煌嘗試了幾次，覺得枉費心血，而且有各種牽掣及顧忌，索性放棄這項工作。他們既然放棄了這一邊，便加重了那一邊：他們不但調查漢奸，並欲懲戒漢奸。他們祕密組織了鐵血剷奸團，專門以最嚴厲最徹底的手段對付調查所得的漢奸。

漢奸的調查，給明輝等以絕大的教訓：就是人類貪得之心是永無止境的。窮困無告的人、愚冥無知的人當漢奸，雖則萬惡，猶有可原之處：這班人根本無國家觀念，——他們不知國家為何物，——而把做漢奸當作糊口機會！他們自然該死，——不殺死他們何待？但他們害人還有限。若干高官聞人，物質享受已是很好的了，偏偏貪得無饜，利用他們的地位，狼狽為奸，供給敵人糧食，租車輛船隻與敵人運煤及其它，洩漏軍事祕密，甚至仗了敵人的力量來做本國的官……這批衣冠禽獸，我們決不能以「貧困」「無知」去饒恕他們；這批狗男女，如果被我們破獲的話，一刀一彈不足以了罪，直當千刀萬剮，斬成肉糜為止！只可惜他們的狐羣狗黨着實多，消息靈通，防範緊嚴。然而，他們萬萬不會千年

做賊，萬萬不會無隙可擊；祇須我們立定千年討賊的雄志，不懈不怠，終有一天落到我們手中來！對付這批賣國求財的賊子，不妨運用最殘酷的手法，例如：「燒天燭」，「杏花雨」，「童子拜觀音」等等，越慘毒越好；他們害起人來，不止一條命，十條命，乃是論千論萬的命；他們失敗了，以一條狗命抵償千萬條寶貴的生命，如果我們不想些花樣出來使他們受盡苦楚而不速死的話，未免太便宜他們了！慈悲，爲人當然要慈悲，但須認清對象：難道我們對蠍子，對虺蜴，也用得慈悲嗎？何況比虺、比蜴、比蠍子惡毒萬倍的漢奸呢？

漢奸活動的範圍很廣。放毒藥，造謊言，毀壞通訊工具，妨害大眾交通，甚至殺人放火：這些都是漢奸的工作。接濟敵人，刺探華方消息：這些也是漢奸的工作，不過從事這類工作的漢奸須具有相當的智慧及資本，所以比上述的漢奸高了一級。至於洩露政府重要議案，竊取軍事計劃及國防地圖，那非要居高位的文武官不行：他們是最高級的漢奸，却是最不肖的黃帝子孫！

明輝家煌等能力所及，祇限於中下兩級的漢奸；對於最高級的漢奸，他們或可探得一些消息，無奈只能向他們看看，毫無辦法收拾他們。而且，政府方面，自然也有特務組織，詳細調查不忠的公務人員，嚴厲處罰這批奸賊，不必明輝等代勞。明輝，前因探訪殷

智本，與社會中九流三教接觸多了，眼皮最雜，所以他擔任了調查與懲戒下級漢奸的工作。家燿交際廣闊，商界中人頭最熟，由他去調查及處置中級漢奸。他們的秘密任務分配定了，表面上還做淞滬抗敵後援會裏的公開工作：他們忙碌得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玉卿跟了他們東奔西跑，但不知道他們另有秘密任務。

明輝與家燿，尤其是明輝，整天在外邊跑；明輝於公務之外，還念念不忘替愛妻報仇，而他的秘密工作最宜乎找尋智本的蹤跡的。有一次，他追蹤一個很像智本的人，走過四馬路，聽得那邊號哭聲喝打聲鬧成一片。他拋棄了那個似智本却非智本的人，走上前一看，原來他的部下捉住了一個漢奸，和羣衆們合力打他。那個漢奸只有十七八歲模樣，被打得眼青鼻紫，鮮血一大口一大口地吐。明輝排衆上前，只當不認識他的部下，詢問何故毒打他。部下的人，也假裝不認識明輝，回答道：

——這個小賊想在路旁茶缸裏下毒藥！

——打死小漢奸！打死他！打死他！——民衆吶喊着。

明輝一把抓住小漢奸的頭髮，提起他垂着的頭，喝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董……國……樑。

——哼！叫了「國樑」做漢奸，好不要臉！我問你：日本人給了你多少好處？

——十五千錢。

——你這條狗命只值十五千錢，真是「拚死吃河豚」！那麼，錢呢？

——要放了毒藥纔領得到錢。

——日本人如何會知道你放不放呢？

——他們派人監視我們的。

——監視你的人呢？快快指出來！

——對咧！快快指出來！——民衆幫助着說。

——日本人不叫我們認得監視人的。

——說謊！打！打！——民衆暴怒着。

——諸位靜一點！他說的話或許是真的，——明輝向大衆勸着，又轉向董國樑：如此

說來，你愛錢不要命，錢還沒有到手，白白送了命！

——不必同他多講，打死了他再說！

——打死這個糊塗蟲！

——打死漢奸！

——打！打！

——打！

——諸位，慢來！慢來！他或許還有隱情不肯講，我們把他解到戒嚴司令部去，好不好？

——說得有理！說得有理！

原來明輝與他部下有默契的：所謂「解到戒嚴司令部去」也者，並非真地解押前去，就是把漢奸拖至中國地界，立即處死。部下一聽得明輝如此吩咐，馬上把董國樑拉出租界，送他升天，或入地獄！

還有與羣衆無直接害處的漢奸，譬如楊氏三兄弟便是。楊阿大、楊阿二、楊阿三都是理髮匠，戰爭之初，他們忽發奇想：日軍十萬在此，難道無人要剪髮嗎？火線之下，誰敢前去？他們爲何不放大了膽，去接這批好生意呢？他們的理髮店原在虹口，與日人本有往來，因此也學得幾句日語。於是輾轉設法，居然得見日軍當局，議定待遇：每人每月工資

一千元，另由日方代保意外費每人兩千元！他們高高興興答應了，終日爲敵人剃頭。剃了十多天，中國軍隊接一接二勝利，楊氏兄弟眼見敵人的屍首不斷地裝船外運，又見中國民衆搜殺漢奸的猛烈：他們忽然膽寒起來，向日方「告假」一兩天，「要回去看看家屬」。日方那裏肯放，反而誤會他們是間諜，惡狠狠的要捕捉他們。他們拔足狂奔，日兵隨後開槍：楊阿大、楊阿二當場擊斃；楊阿三逃得快，越過外白渡橋，以爲無事了；誰知給明輝的部隊攔住，在他身上搜得那張日人出的保險單，肯定他是漢奸，把他「解送戒嚴司令部」去了！每月每人工資一千元，保險兩千元，說得好聽，到頭來連白皮棺材都沒有晒着！唉！漢奸，漢奸，當了漢奸有何好處呢？

漢奸之多，多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一時描寫不盡，却也給明輝撲殺了不少。給家煌所處置的漢奸，論數目不及明輝，論重要却超過了他。明輝所對付的那班漢奸，貽害祇及一人或數十人；家煌所對付的那班漢奸，爲害至少要加上千倍！當日方大增援兵的時光，家煌便注意到敵軍的糧食問題。果然空穴來風，天下無無火之烟，三三兩兩地傳說中國實業界巨頭×××接濟敵軍食米三百萬担，每担淨利九元，共計淨利二千七百萬元！起初家煌不甚相信，因爲×××自身的家產已達數千萬元，似無做漢奸的必要；經過了四方

探察之後，家煌得到一個教訓：五光十色的徽章之後面，往往是最粗最黑的；滿口仁義道德的「聞人」，實底裏往往是十惡不赦的惡賊！×××居然甘作漢奸，×××的米一半存在沿蘇州河的××堆棧內，一半存在楊樹浦的×××堆棧內。論證據，是絕對確實的了，但如何對付他呢？他並不如販賣日貨的雜貨店老闆，可以「送」他一顆炸彈，甚至把他誑出店來，把他「解送戒嚴司令部」！×××是首腦，他手下有一大批的中鬼小鬼，平常不易近他的身。而羣鬼之中，有一個專門在×××與日人間做「聯絡」的鬼，便是明輝「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殷智本，這時他已化名殷慧根了！怪不得殷賊當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聯合大會主任祕書時，努力學習日文：「學以致用」，原來準備做漢奸的！家煌把智本「交給」明輝，自己專心對付×××：一方面，他寄了一封警告信給×××；另一方面，於那信未到時，清晨四時左右，向×××住的花園裏迅速投了兩顆炸彈；再一方面，將收羅的證據給有良心的新聞記者，請他們主張公道，昭告民衆。×××經此警告，——信、彈、報，——怕到了不得！報上的輿論，一致請求政府嚴辦。×××急極了，請出一位「要人」，藉口後方金融的重要，而×××也是金融巨頭：所以以「緩辦」為佳。結果呢？小區區的余家煌那裏抵敵得過某要人？這件案子一直無限期地「緩辦」下去！

明輝不肯放鬆智本。他探得智本住在海甯路天保里某號的亭子間內，却無法去找他，因為海甯路在甘肅路以西是華界，這時兩扇大鐵門把公共租界與華界攔斷了，真叫做可望而不可即！但他知道智本要到租界上來活動的，他親自守候在海甯路甘肅路轉角：他明知這個辦法不見得聰明，花費光陰太多，而智本不一定走這條路；可是提及智本便想起瑛，想起了瑛便恨智本入骨，至此他什麼都能幹，管它聰明不聰明！他看守了多時，居然瞭見智本出現於鐵柵的西面。智本也看見了他，故意立定了，笑嘻嘻向明輝招呼：

——大哥！你一向可好？

明輝恨得牙齒裏咬出血來，蹣着腳，罵：「狗頭！」罵：「漢奸！」智本依舊笑嘻嘻的，神色不變，向明輝招招手，道聲：「再會！」揚長而去。明輝睜大了眼，看他去；本想抽出手槍來打他，不過，一則馬路上行人太多，恐怕傷害別人；二則甘肅路拐彎處老有印捕在那兒站崗；瑛之仇未報，明輝不願作無謂的犧牲。明輝仔細打聽海甯路甘肅路西的老百姓如何能到租界中來；如果他們有路出來，明輝便有路進去，能進華界，即可去尋智本。有志者事竟成，終被明輝探訪清楚了：有一家「真正姑蘇陸稿薦」，前門開在海甯路西段，側門開在甘肅路上；有人要進租界或華界，祇須穿過那家便得；每人每次代價小洋一角，

不折不扣。明輝探得了，也花了一角錢，輕易進了華界。他趕到天保里，誰料智本早已乘他詢問入路時走了，而且還留下一封信囑託二房東轉交，信中寫的是：

「人去樓空，氣殺明輝，笑死智本！」

暫時不論明輝的氣憤，家煌、玉卿的辛勤，且說中日的戰況。日本軍部因為鹽澤、野村、植田都失敗了，下不下台，改任白川大將為總司令，統率大軍，於二月二十九日到申。雙方軍容，約如下列：

我軍：第七十八師，第六十師，第六十一師，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稅警團，憲兵團。

敵軍：鹽澤指揮八千人，野村增援一萬三千人，植田增援一萬八千人，白川增援四萬人；軍艦三十餘艘，飛機百餘架，坦克車數十輛，大砲二百尊，以及種種新式軍械無數。

敵軍猛攻江灣、廟行；另以軍艦騷擾吳淞、砲台灣、寶山、瀏河、楊林口、七丫口，——內中猛攻瀏河及楊林口者三萬人，由該兩處上岸，抄襲我軍後方。我軍人數與軍械遠不如人，腹受敵，掙扎至三月二日，上峯下令總退却，退至第二道防線。忠勇悲壯的

「淞滬之役」，於焉閉幕！所謂第二道防線者，自蘇州河瀏河脚接處起，向北經青陽港、上河灘、陸家橋、石牌、梅李，向西北至福山爲止。閉幕之後，便是簽訂辱國條約，有任麼中立區不准駐兵等等了！

總退却的前一天，卽三月一日，那時我軍已同白川戰了一日半。晚上，明輝、家煌、玉卿三人，奔波了一整天，公畢回家，正待進膳。玉卿在煤氣灶上重溫中午吃剩的菜，——她無暇料理新的菜。忽然法租界外灘，又像在福州路那隻角裏，隱約有機關槍聲，雜以小型砲。這些聲音迅速地自東傳西，俄而霞飛路、愛多亞路上都是這種聲音，俄而聲波直達家煌家的陽台下。同日早上，前方戰訊本已不佳；楊樹浦那邊又很吃緊，因爲白川帶來的援兵陸續在匯山碼頭登岸。於是大家猜度這些聲音是從楊樹浦方面來的：大概日軍吃了敗仗，節節退讓，中國兵着着進逼，直衝過外白渡橋，衝到法租界裏來了。玉卿立即停箸不食，含着淚盯視着家煌；——她此刻已經妊娠，恰在「病誼」時期，情感分外敏銳，受不得任何刺激。家煌是知道這個「祕密」的，極力寬慰她。明輝自然不知道這個「祕密」，便笑道：——就是危險，要死，我也不甘做餓鬼！你們不吃夜飯，我可要繼續吃的！

他果然繼續吃；但見玉卿依舊愁眉不展，便立起來道：

——我們真是傻子，空猴急！爲何不到陽台上去望望？到路中去打聽一個究竟呢？

玉卿一把拖住了他，帶抖說道：

——快不要出去，當心流彈！

家煌剛抬起後臀，想跟明輝一同出去，看見玉卿如此着急，又坐了下來。明輝輕輕推開了玉卿的手，老是含笑道：

——如果敗兵騷亂租界，出外固然危險，在家也不甚太平啊！煌弟，你好好陪着玉妹，我去看看就來。

明輝出去了，玉卿與家煌擁抱着，就好像大難立刻要降臨那樣，不聲不響，靜聽掛鐘「滴搭、滴搭」蝸牛似地緩緩走着。五分鐘後，——在玉卿看來，已長如小年了！——明輝歸來，向沙發上一躺，哈哈大笑，鼓掌道：

——滑稽！滑稽！什麼砲聲，什麼機關槍；玉妹，妳白哭了，是大小爆竹！

——怎麼？爆竹？

家煌玉卿兩人，宛如臀部裝有彈簧似的，齊跳了起來，打起全副精神，靜聽新鮮奇聞。

——怎麼？爆竹？

——是的，爆竹！聽說白川中彈而亡，故而中國老百姓放爆竹申賀！

——好啊！好啊！

眼淚未乾的玉卿尤其起勁。他們高興了一陣，方纔覺得肚裏餓了，坐下來大吃特吃。明輝在旁陪着。

白川究屬有沒有死呢？沒有！那個消息毫無根據！不知從那裏來的。然而這個假消息彷彿是預兆，滬戰停止未久，白川果然死了！

中國軍隊一總退却，閘北等處均淪入日人勢力範圍之內。日人的爪牙——漢奸——更形活躍。總退却後第三天，閘北即有「上海人民自治團」出現，由「公民」(?)殷慧根、龍學榮、楊阿洪、吳雲喜、周小六、陳友同、陸云奇、金坤、沈留仁、史春芳等主持。日方的政策，要東北朝鮮化，同時利用無心肝的漢奸如殷智本(殷慧根)者，擾搗華北華中：於是傀儡組織「人民自治會」、「自治促進會」……，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當上海各報登載這段消息時，租界與閘北的交通尚未恢復：租界當局藉口須先「打掃」戰地，然後恢復交

通，以「重衛生而免危險」；實際上日軍還沒有退清，而且作最後的嘗試：夢想利用上海「人民自治團」來構造一個「既成局面」，逐漸離間中國人民與國民政府。明輝早就看準這着，他恨得直欲吃殷智本的肉，飲殷智本的血，寢殷智本的皮！無奈交通阻礙，乾急也徒然！明輝忍耐着一肚皮的氣，仔細打聽如何可以跨進閘北。後來他探得租界當局因為租界內蔬菜缺乏，所以逢着內地來的菜販一概放行；既然放他們進來，自然還讓他們出去。明輝化裝了一個鄉下人，挑了一副筐籠，筐籠裏放些黃菜葉和一個破熱水瓶，冒着險——這個熱水瓶即是一個杜做的炸彈！——混進閘北。租界巡捕對於由閘北進租界的人——即使是老農夫——也檢查得很嚴；而對於出租界的人，略一觀看，便行放走。明輝觀察到這一層，所以敢冒險。明輝踏上了寶山路：一路斷牆殘垣，此處彼處還有死屍，他無心細看，他只想「做掉」殷智本，其它暫時不管。他走到商務印書館總廠那兒——它只剩有一個空殼子——，看見寶通路轉角，有一家春風茶樓尙未塌倒，從春風茶樓屋檐吊下一個大招子，招子上寫着：「上海人民自治團」七個大字。明輝放下擔子，假裝休息脚力，坐在春風茶樓牆角，暗中探視。他不敢坐到寶山路上去，向春風茶樓對面直看，他反而靠近春風茶樓，比較不露痕跡。他先把四周一望：此段的寶山路斜向東北；寶通路由西北至東南，橫跨

寶山路；寶通路西面的寶昌路，與寶通路平行，也是和寶山路十字交叉的；橫浜穿過寶通路，離寶山路很近，望都望得見的。明輝預計放了炸彈之後，可從寶通路逃至橫浜，沿濱向西，或由比較遠些的鴻興路抄至寶山路，或由比較近些的寶昌路回至寶山路。他計劃好了，正待起身，那五七個流氓式在「上海人民自治團」門前站崗的漢奸向他叱罵道：

「土老兒，你休息了半天，還不給我滾！」

「知道了，老爺，知道了，老爺！」

他馬上顯出一種惶恐的神情，立起身，整理整理筐籠，暗中執那個破熱水瓶在手。說時遲，那時快，他向後猛地一跳，同時拚命拋擲那個自製炸彈：轟然一聲，五六個漢奸馬上像受拍的蒼蠅似的紛紛倒地，春風茶樓塌下一角，裏面頓時嘈雜起來。明輝不敢逗留，拋棄筐籠，向橫浜飛奔；到了浜南，他一想走寶昌路也罷，走鴻興路也罷，若要回至寶山路上，總非妙策：他索性向西跑，一口氣跑至中興路，折入會文路，由會文路至虬江路向西，入民德路向南，跨越鐵道，從華興路混入美租界的北浙江路。到了第三天，明輝派人去探聽智本有沒有死：智本並未中彈，却於樓塌時，自高處跌下，跌斷了右臂。那個「上海人民自治團」恐怕再吃炸彈，遷移到不知何處去了，一時探聽不着。

明輝與家煌努力特務工作，雖則行動祕密，敵方究竟也有探子的：日方和漢奸——包括奸商在內，——聯合起來對付明輝與家煌。而殷慧根——殷智本，每次撫摸到他那殘廢的右臂，不由自主回憶起在海甯路甘肅路轉角鐵柵外明輝向他切齒的神情：他斷定那個炸彈是明輝擲的。明輝要剝智本的皮，智本未嘗不要明輝的命！至於那個有錢有勢的×××，得了智本的報告，知道自己的對頭即是在總商會裏常見面的余家煌。他爲了家煌，聲敗名裂，差一點兒受軍法處置；即使後來得到一位要人的幫忙，然而「要人」者往往是「要潤」之謂，害他大大破鈔。他既然知道主動人是家煌，他豈不要「做」這個「余小子」呢？事有湊巧，明輝與家煌爲了要迅速撲滅漢奸起見，決定移近漢奸的活動中心。漢奸的活動中心在那兒呢？當然在虹口，在閘北。明輝在克能海路某號租了一間亭子間，作他的辦公室，專門對付閘北的漢奸。家煌在圓明園路某大廈租了一間寫字間，掛了瑞泰昌絲號招牌，實際上是特務工作所，專門對付虹口的漢奸。明輝沒有告訴玉卿租房子；然而家煌的房子她是知道的，她竟相信她的丈夫新開了一月絲號，她還疑惑這種時勢那有顧客上門咧！於是乎，一方面，明輝與家煌；另一方面，智本與其黨徒，踏進了短兵相接時期。

玉卿屢次要去看那瑞泰昌絲號，家煌老是託故不肯領她去。有一天，三月二十日，她一半當真，一半開玩笑地向家煌道：

——好！好！我知道你不愛我了！

——這，這……這話何從而來？

——什麼絲號不絲號？還不是你在外築了香巢，不許我參觀嗎？

明輝一見玉卿生了氣，連忙插嘴勸和：

——煌弟，你明日不妨領玉妹去看看；其實絲號是空空洞洞的，毫無「看頭」。

隔了一天，家煌果然接玉卿去參觀，明輝陪着他們。從他們住的地方——邁而西愛路

——到對面裏擺渡橋——上海人讀別了，讀做裏白渡橋——的圓明園路，有相當的遠。但

是他們乘了自備汽車前去，不多時便可到了。途中，玉卿顯出一股好奇的神氣，家煌則愁

眉不展；越是家煌愁眉不展，越引起玉卿的好奇。只有明輝懂得各人的心事，暗好笑。

到了圓明園路，跨出車子，明輝突然感得一種奇異的心悸。他縱目四看，却又沒有什

麼異動。他姑且攔阻家煌夫婦：

——我們回去罷，明天再來！

——我偏要今天看！——玉卿稚氣地說。

——我們既然來了，就進去罷！——家煌無可奈何地說。

明輝一時無話可說，只得跟他們走入升降機，向五樓上升。

瑞泰昌絲號在五一八號。從升降機出來，向左手轉彎，走盡一條小小走廊便是。家煌開了門，讓玉卿與明輝進去，自己跟在後面，順手帶關了門。這個寫字間，和一切的寫字間一樣，一隔為兩：大的一間是寫字間，小的一間當作會客室。玉卿跨進會客室，看見沙發等等一無所有；跨進寫字間，寫字間裏只有一張半舊的寫字桌和幾張椅子。她不禁詫異起來：

——幹嗎喲？這間空房子！

——哈！哈！這不像是我藏嬌的金屋罷？

——玉妹，煌弟，來，我們坐下來細談。

明輝至此，把他們兩人的「秘密」，一五一十告訴了玉卿。玉卿聽都聽呆了。明輝以下面的言語當作結論：

——國家的存亡便是我們個人的存亡：要國家存，我們纔得活。這一點，玉卿妹當然

很明白。我們應當拚我們的命，去圖國家的生存：前方士卒的效命疆場，後方工女的從事種種愛國運動，都以此為最大原則。然而，救國好似治病，治本治標手法不同。病的來源也很不一致，很複雜：顯著的病源容易治療，潛伏的病源難免要忽視了。漢奸，便是患病的中國的微菌。前線的戰爭是治急病的霸藥，後方的愛國運動是維持元氣的補品，而我們的工作是對付微菌的殺蟲劑。我們深知玉妹愛國不肯後人，妳的已往與現在的愛國工作使任何人都敬佩。然而我們之所以不通知妳，不是怕妳洩露秘密，——妳自然明瞭我們這種工作是出入生死間的，——却因為不願使妳罣念，使妳擔心！到了今日，我們只得告訴妳。但是……

此時有人捺門鈴。明輝停止了話，立起身來。家煌按住了他，說：

——大哥，你講下去，我去開。

明輝雖則讓他去開門，可是打斷了話線，與玉卿靜聽來者是誰。他們清清楚楚聽得家煌開了門，有人問他：「余先生在不在此地辦公？」家煌尚未回答，就聽得一個很熟的口音喊道：

——就是他！捉！

余家煌猛叫一聲：「噯啣！」

明輝知道不妙，疾馳出去趕到走廊，早見七八個日本浪人和幾個漢奸擁着家煌向升降機奔去。升降機停在五樓，有兩個日本人執着手槍押住司機在那兒等待。他們奔入機中。紛亂中，明輝望見智本的背影。明輝衝上去，機早已下降。明輝只得從扶梯上追下去，玉卿也踉踉跄跄跟在後面。兩人剛下得一層樓，升降機已經落底，並有槍聲兩發，玉卿心一慌，踏了空，直跌下去。明輝走在前面，聞聲回頭，搶上前抱住了玉卿，問她：「有沒有受傷？」她搖搖頭，略停一停，再向前進。無奈她的脚屈伸了，不良於行；明輝一半扶，一半抱，挾着她走，自然走得慢了。兩人到了平地，只見守門的印捕橫屍門內，升降機的司機倒死機箱外，漢奸與日本浪人逃得無影無蹤！玉卿又痛又急，昏了過去；明輝不提防，險些被她扯倒。此刻幾個華捕聞警趕來。明輝約略告訴他們家煌的被綁；又向門首一望，家煌的車子不見了，便把車子號碼抄給巡捕。明輝喚醒玉卿，另僱一輛出差汽車，送她回家。途中她低聲嚷痛，不停揉她的小腹。明輝問她何處痛？她不肯說。明輝主張去看醫生，她又不贊成。到了門口，她先跨下車。明輝跟着也下來，忽見她背後旗袍下部有一片血，驚得他連問：

——怎麼了？怎麼了？

她紅着臉不做聲，而有搖搖欲倒的樣子。明輝顧不得嫌疑，雙手捧起她，把她直捧至牀上。他嚷着請醫生；她喚他回來，低低說：

——不必的！

——不必的？這……這血何從而來？

——……

——還是去請的好！

——大哥，你回來，我有話向你說。

——說呀！

——我不過是……

——「不過是」什麼呀？

——……不過是流產，休息幾天便會好的。

流產、小產、順產、難產，明輝根本不懂這套頑意見。他想真糟糕：家中祇有一個小丫頭，叫誰去服侍玉卿？尤其誰懂得什麼流產不流產！家煌的母親罷，相當的怪僻：爲

了用不慣抽水馬桶，甯可住在小東門的古老房子裏！但她很愛她的媳婦，如果她知道「玉兒」睡倒牀上，她一定肯拋棄紅漆馬桶的精神文明，而來享受抽水馬桶的物質文明。他把他所想的告訴了玉卿，玉卿表示同意。明輝再三叮囑玉卿：如果他們得不到確實消息，暫時不給余老太太知道家煌的被綁，只說家煌因商務關係旅行去了。商定之後，明輝一面勸玉卿安眠養神，一面去接余老太太。

余老太太來了，明輝無內顧之憂，便整天在外探聽智本的行蹤，也就是探聽家煌的下落。一時針沉大海，毫無消息。到了出事後第三天早晨，約摸七時左右，巡捕房忽然打電話給明輝，說：失蹤的車子已經找着，車子裏還有一包緊要東西，叫明輝去領。明輝不知吉凶，不敢通知玉卿；——此時她還未睡醒，明輝更不願噪擾她。他輕輕獨自去了。

巡捕房執事人員問清了明輝的履歷，便告訴他那輛車子是在狄思威路、斐倫路交點找到的，發現時爲早上四點三刻。車廂中有個小包，包封上寫明：「楊明輝收啓」。捕房並未拆閱，所以召明輝來當面開視。明輝情知不佳，戰戰兢兢接了包裹，抖抖擻擻解開來。一看，呀！什麼東西？兩隻人耳朵，的確是兩隻人耳朵！明輝憤然起立，頓足大罵：

——萬惡的殷賊！該吃魚鱗副的王八！

他罵個不停，包裹掉在地上，耳朵滾得老遠，又拋出一張小小字條來。一個巡捕好奇地拾起耳朵並那字條，把耳朵放在桌上，將字條遞給明輝。明輝接過一閱，寫的是：

大哥：

日人已將煌弟處死。弟再三乞情，僅允以煌弟之耳朵給弟；茲即送上，請

轉交玉妹，以留紀念。弟即將遠游，不勞

枉顧！順頌

刻安！

玉妹均此不另

弟智本謹啓 廿三，三，廿一。

巡捕讀了這張字條，如墮五里霧中：這個智本是誰？如何與苦主有兄弟關係？玉妹又是誰？爲何「煌弟」的耳朵可作「玉妹」的紀念品呢？信中提及「枉顧」，難道楊明輝與智本時常往來嗎？捕房當局簡直以爲日本浪人與智本綁家煌的票，索詐未遂，實行撕票；如此猜度，連明輝都有通匪的嫌疑：於是逐漸盤問起來。明輝見捕房當局動了疑，只得與殷智本、余家煌結拜起，源源本本講解給捕房當局聽；——只是他沒有提起袁瑛，不願辱及黃泉！捕房當局甚爲賢明，信任明輝所言，而且不以擾亂治安之罪加諸明輝的愛國工作，

他瞭然於日本浪人與漢奸的活動，他們纔是不良分子。明輝解釋完畢，領了耳朵與字條，坐了家煌的汽車歸來，——明輝與家煌都會自己開車的。

活了纔二十五年，結婚不滿三個月，忠勇信誠、奮發有爲的余家煌，竟然獲得這樣慘酷的結局，真與死在四個月前的袁瑛一樣：令人喟嘆善人之難做！誰說天有眼睛呢？

明輝打定主意不告訴玉卿。可是他一回到房間裏，她便問他巡捕房爲何喚他去？他猜想那個小丫頭耳朵尖，嘴尖，竊聽了電話，偷偷告訴了她。沒奈何，他強笑道：

——妳看，巡捕房多麼認真，不過三天，把家煌的車子查到了；再過幾天，一定會送家煌歸來！

——但願如此！——玉卿居然有些笑容。

明輝可就暗中難過：他的口袋中的兩隻耳朵，宛似通了電，熱燙非凡！他私下計劃在盧家灣新公墓癸字區，買兩塊永久的墳地：一塊給瑛，一塊給家煌；如果能在一處弄到第三個墳位，將來玉卿天年之後可以應用，那最好。至於明輝自己，今後飄泊何處，他都不知道，何貴乎有一個墳壙呢？今後他的生存是專爲復仇而生存：上天入地，他必要尋覓智本；等到他手刃了智本之後，大願已了，或生或死，兩無關係！就目下情勢而論，家煌的

屍首不見得能夠歸還了：古人有衣冠墓，今人何妨來一個耳朵墳呢？他想請裴在田老先生篆書：「余家煌先生耳瑩」，而請李思齊先生立傳。若論瑛的墓碑，明輝打算自己寫。結果恐怕裴李洩露消息，不敢去請他們，一切還是自己動手。

另一方面，他考慮如何處置自己的母親？說也可憐：她蟄居鎮江，不知兒子的行動，更不知媳婦的橫死！一旦他遠遊天涯，她將何以爲生？最妥善的方法，莫如接她到上海來，使她與余老太太同住，和玉卿總共三個寡婦：這樣，大家有了照應。反正家煌生前頗有些積蓄，足夠供給她們了。

玉卿背了余老太太，天天催促明輝去設法營救家煌。明輝也的確天天在外面奔，表面上打聽家煌的下落，實際上偵察智本的行蹤。經過了一星期，玉卿已可下牀，明輝也完成了家煌的「耳瑩」和玉卿的生壙。此時他探得智本已到北方。他決定先接母親來申，再行追蹤北上。他單把迎接自己母親的意思告知余老太太與玉卿；她們當然很歡迎。於是在四月初，明輝起程赴鎮，領了他的母親到上海。再那麼過了三天，玉卿身體大好。明輝化了整夜功夫，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他的母親，追陳瑛的慘死；另一封信寫給玉卿，婉轉敘述他如何得到家煌的耳朵，如何在盧家灣新公墓爲家煌築「耳瑩」，爲玉卿經營生壙，如

何遷移瑛的墳墓，又拜託玉剛照應他的母親。他不忍目覩母親的哭兒子，妻子的哭丈夫，婆婆的哭媳婦，乘着天未破曉，留下信，躡手躡腳私自跑了。……

*

*

*

*

楊明輝離申北上，志在找尋殷智本，爲袁瑛、余家煌報仇。北方的情形，日趨惡劣。日人攻陷東三省之後，經過了一度漢奸袁金鎧、于冲漢、闕朝璽、李文蘭、丁鑒修、孫祖昌、張成箕、金梁、佟兆元等於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在瀋陽組織什麼「臨時治安維持會」，慫恿遜清恭親王溥偉等復辟。實際禍首是在中國活動了二十年的日人士肥原，另一主角爲日人白川，其他爲土肥原的上司本莊繁。此後於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馬占山、張景惠、熙洽、臧式毅、湯玉麟和兩蒙王組織「滿蒙獨立共和國」。然而日人志不在此：二十年十一月十日夜，日人以軍艦一隻，將養病於大沽的溥儀綁了去，主動自然是土肥原；二十一年三月八日，溥儀抵長春，於是乎三月九日成立了偽滿洲國。組織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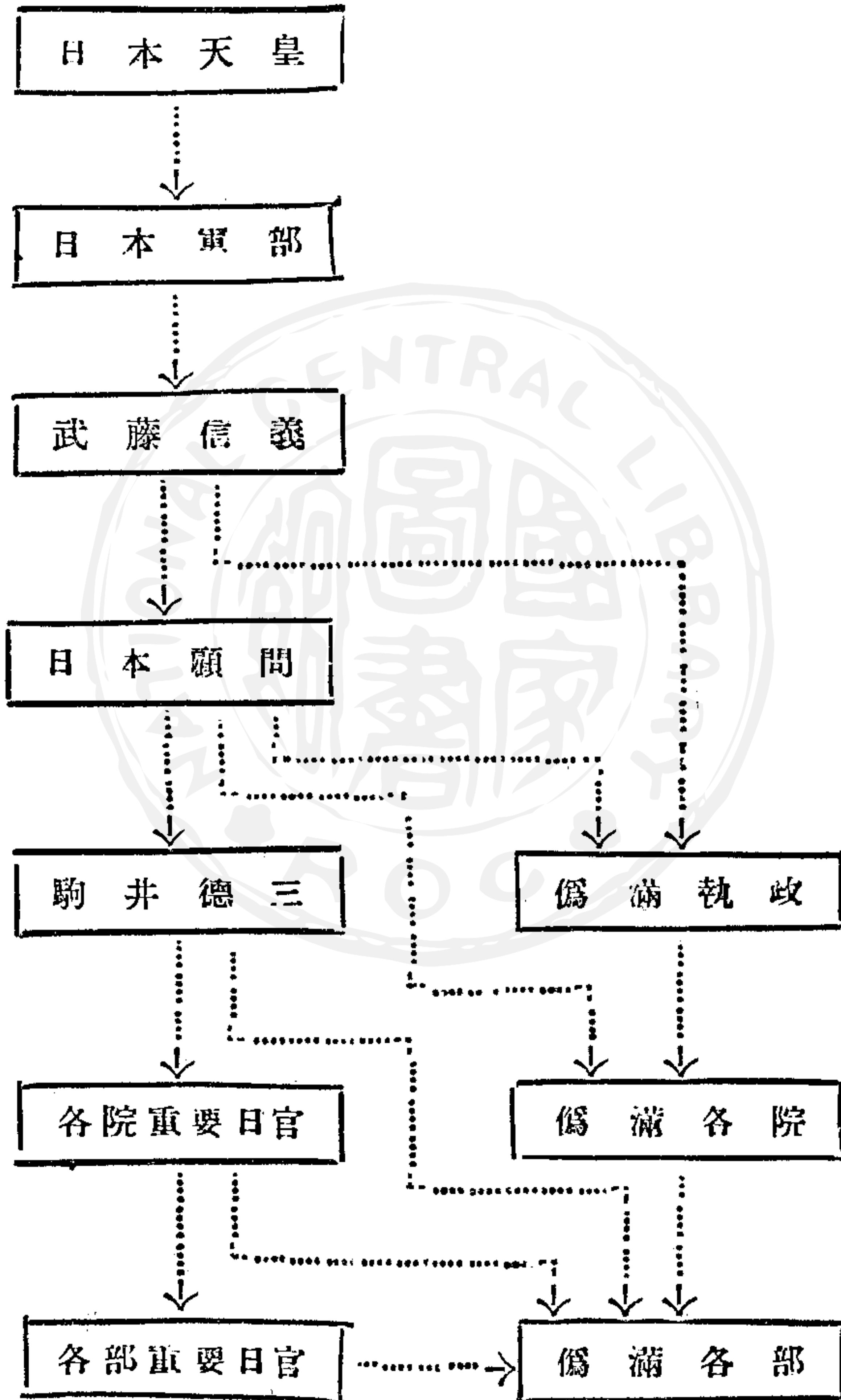
偽 執 政：溥 儀

偽 國 務 院 長：鄭 孝 胥

偽 國 務 院 副 院 長：袁 金 鎧

僞監察院長：于冲漢
僞立法院長：趙欣伯
僞侍衛長：張海鵬
僞參議長：張景惠
僞民政部長：臧式毅
僞財政部長：熙洽
僞軍政部長：馬占山
僞實業部長：趙袁卿
僞外交部長：謝介石
僞交通部長：丁鑑修
僞司法部長：馮涵清

這是一個傀儡國家，大權當然操諸日人，其系統如下：



當時有不少無氣節的學者，或是日本人，或是媚日的，強說滿洲非中國領土，抹殺史實，欺騙無歷史常識的人。殊不知自公元前一三四年箕子封於朝鮮起，除了公元後九一六至一三六七年不屬於中國外，其它時間都附屬於中國。

偽朝廷成立之後，一班沒腦子的漢奸蟻聚長春，都想做官，不管自己的列祖列宗在黃泉痛哭！楊明輝猜度殷智本離開了上海，必定北上，或許在天津，或許在北平活動。明輝費了絕大的時間，沿了津浦鐵路，緩緩探訪前去。他到天津，已是五月中旬；他在天津住了一個多月，天天在外探訪，却不見智本的影蹤。他再去北平，在那兒住了幾乎兩個月，結果也毫無所獲。他失望之餘，湊巧有人暗招義勇軍，他化名楊金標，投了軍，一追隨同伴，偷偷出關。

軍隊的生活是很苦的，義勇軍的生活更苦。楊明輝也就是楊金標，仗着身體結實，粗能應付。每每於作戰之時，愛妻、慈母、好友的面貌出現於想像中，予他以絕大的勇氣。他，人地生疎，但他管不了許多，祇追隨隊伍游擊敵人。在他心中，無時無刻不想到他的義弟，他的仇人殷智本：爲國家，爲私人，非手刃智本不可！他希望智本在偽軍中，他得以殺他；然而回頭一想，智本那種貪生怕死縮頭縮尾的人如何肯冒這個險？倘若他有胆

量、有志氣的話，他早已不做漢奸了！轉瞬暮秋垂盡，初冬將至。義勇軍大隊長丁得全很賞識楊金標的智勇，派他假降敵方，刺探消息。在楊明輝個人看來，間諜工作固然很重要，還有一件好處，就是身入敵方，更易探聽智本行蹤，祇須不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來：答他應了丁得全。

那時滿洲內部混亂已極，義勇軍的活躍更使日人提心弔膽：一方面，日人收買走狗式的順民；另一方面，却用高壓手段狂殺異己。在這個矛盾情形之下，楊明輝居然投降成功，被派到離長春三里路的「狗圈」裏去工作。

一帶高高的圍牆環繞着一片十數畝大的空場。場中央另用粗鐵絲網圈成一大圓圈，圈子頂上也有網蓋住，恰如馬戲班中猛獸出場時所用的籠子一樣，只是更大些。場的一角有十數間平屋；屋旁有無數鐵籠子，籠子裏都是狗。這些不是平常的狗，乃是最凶惡的狼犬。楊明輝的工作是這樣的：先把這些狗餓了三四天，然後把牠們放入圈中。他自己着了橡皮衣，戴了面罩，穿了橡皮手套，手執皮鞭，閃入圈子內。那些餓狗立即朝他亂撲亂咬，用鞭打都不退，隻隻狗眼睛是紅紅的。他讓牠們鬧了一陣，迅速逃出圈外。再拿一個皮人，飽裝生的肉，拋入圈內。那些如狂的狗把皮人的肚皮咬破了，搶食肚中的肉。

這便是「狗圈」。有什麼用處？日本人捕了他們所認為不良的分子便送到「狗圈」裏來，結果這班無辜的老百姓。從前羅馬暴君在鬥獸場中養了獅虎，把教徒們驅入去餵牠們。日本人抄襲故智，可是，同樣的殘酷，羅馬人餵的是獅虎，日本人所餵的却降而為狗了！

那批被捕的人不僅是單身漢，往往全家被捉。日本人想出一個最惡毒最慘無人道的方去弄死他們：他把家屬全體縛在「狗圈」周圍的樁子上，而以家屬中之一人投入狗羣。如果被捕的是夫妻兩人，婦人必定先行被殺：男子身體較強，比較能抵抗，如果先把男子餵狗，他的妻子勢必嚇昏過去，甚至嚇死，那就減少了「樂趣」！如果被捕的是婦人與嬰孩，日人先姦淫了婦人，再推她去看嬰兒的被吞！如果被捕的是全家，人數過多，日人一定先殺老弱，次殺少壯，而且決不一天殺完，不讓那羣狗吃飽，——狗吃飽了便要減輕凶惡，——分幾天殺，於是最後死的人「看」了幾天的「戲」，——日人名之曰「看戲」！一個「狗圈」在一個月內，可以弄死七八百至千餘人（註）！

最初，日人很喜歡看「狗圈」的戲。那些就死的羔羊，手足緊緊縛住了，毫無抵抗能

註：「狗圈」的情節是一位從東北逃出來的智識分子告訴著者的：千真萬確，絕非空中樓閣！

力。諒來讀者們總見過殺豬宰羊的，不知曾否注意到豬羊垂死的掙扎？豬羊先想逃避；逃避不了便哀嗥；等到刀架在頸上，被犧牲者目光閃爍，充滿了怨憤。豬羊尚且如此，何況乎人？這種悲慘的情形，我們閉了眼睛，可以想像得到。並且這不僅是獨身的死，單純的死：爲父母者眼看兒女的消亡，爲兒女者眼看父母的慘死，爲兄弟者眼看弟妹的粉身碎骨，爲丈夫者眼看妻子的血肉模糊，……入圈者或哀號，或怒罵；圈外者拯救不得，同死不能！恐怕古今中外難得有幾枝生花妙筆能夠描寫盡情。偏偏那批日本人聚觀以爲樂：他們可是人類？是畜牲？是魔鬼？是愛吸人血的 *Vampires*？

樂極則生悲，這班頭頂日月的惡魔受了一個小小報應。原來那些可憐的中國良民手足固然束縛住了，但還能左右前後縱跳。日本人看過了多次的「戲」，從未出過毛病，難免託大了些，不再把他們綁在樁上。某次，被捕人中有不少壯丁；祇有四五個日本人「看戲」。壯丁們長嘯一聲，不約而同地把日本人一個一個撞倒了，壓在他們身上，咬斷他們頸中的動脈，將他們活活處死。反正「狗圈」內素來狗聲鼎沸；這次，牠們見人吃人，自己享受不到，吠得更凶：所以日人的呼救，鬼也沒有聽聞。壯丁們殺死了日人，進一步互相咬斷了手腕上的麻繩，解放了自己與家屬。他們尋到一張竹梯，又把日本人的「觀台」拆除：將

梯架在「狗圈」旁；將拆下來的木板攔在「狗圈」頂上；另取一條褲帶，縛住了「狗圈」的門鍵。他們爬上木板，抽了梯，將袴帶一拽，拽開了門，所有的狗從圈中奔出。牠們先撲躲圈頂的人們，但撲不到。於是一部份的狗搶吃日人死屍，另一部份衝出圍牆，在圍牆門口的四個日兵嚇得雙腿亂抖如風中敗葉，想跑，提不起腳，想喊，呼不出聲，也就送了命。羣狗吃完了這幾個人，一哄而散。躲在圈頂的人們得以乘機出險，高飛遠颺。

這個「狗圈」就此離散。但是長春附近共有幾個「狗圈」？誰都不知道。經此教訓，日人不敢再光臨「觀戲」，而把監視的工作交給漢奸。漢奸，固然寡廉鮮恥，究屬是中國人出身。他來監視「以前」的同胞們受罪，——現在他變了節，無資格再做中國人的同胞了，——給人家咒罵急了：或老羞成怒，於是被捕者要多吃些苦；或內訌蝕心，一溜溜走了。因此反而有既送「狗圈」的人乘機逃脫的。

楊明輝在這種環境下被派到「狗圈」裏來服務。他本來不願當變相的劊子手，可是一則，他不敢說個「否」字，恐怕日人見疑，不信任他；不但因之探不着消息，他自身也有生命的危險；二則，他早已三三兩兩聽人家談起「狗圈」，此番可以目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毅然答應了。他一見「狗圈」的慘狀，立刻打定主意：他在日人及漢奸面前表示

絕對服從，博取他們的歡心與信任心，逐漸臻至遣送「犯人」來時不再派人監視他執行；到了無人監視的地步，他纔能設法救人，或緩期執行，等待時機。他每日工資一元，他把此一元買了牛肉，偷偷去餵狗，用以替代人肉！他不敢多餵，——餵肥了要啓疑，——也不敢讓們餓死。他表面上萬分謹愿。實底裏運用靈活的手腕，使暴徒們對他滿意，使被他救出者向他懷恩。

楊明輝在「狗圈」內工作，儘力救人，轉瞬又是雙十節。那天早晨，毛雨紛紛，氣候轉冷，天時人事相符合，無上的陰森！明輝私下約了幾個同志，在長春城中健民學校開了一個小小紀念會：國未亡而省已亡，雖逢國慶，有何可「慶」？祇能追憶先烈的豐功偉業，自弔不幸遇着「無抵抗」將軍把大好河山奉送敵人了。自弔亦復自慚：守土的责任，武裝同志固然要負擔，然而老百姓也應該負着一部份的：將軍而不抵抗，枉為將軍；但是平民可曾盡他的天職呢？義勇軍奮起如雨後春筍，四方響應，把日人弄得焦頭爛額；只可惜受了物質上的限制，未能儘量發揮威力：回首往日，縱目將來，感慨何極！明輝與他的友人們行過了儀式，相對痛哭半天，垂頭喪氣而散。

明輝回到「狗圈」，沒精打采，飯都懶得吃。可是他不敢睡，——他真想蒙頭而睡，睡着了，免得悲哀的襲擊，——他知道日人在今天必定更嚴厲地監視中國人，說不定那些狼犬有新食料來到：他睡了，救不得人，自身也許會發生問題。他勉強支持到傍晚，並無人來，他再也耐不住了，躺上牀便睡。他一入睡，惡夢連連而至：一會兒，他夢見長蛇猛虎追逐他；一會兒，又見愛妻的頭端端正正放在方桌上，向他垂淚；一會兒，乃是余家煌的兩隻耳朵在刀口上跳躍；一會兒，裴玉卿披頭散髮，朝他猛喝道：「仇人已到，你還不報讎？」明輝斗地驚醒過來，只見燈火如豆，搖搖欲絕；側耳細聽，不聆人聲，祇聞嗚嗚。四周死般沉寂，瀟瀟夜雨洒上油紙窗。不知何故，他不安起來：他感得一種無名的恐懼，他以為這個反常的靜是暴風雨的前奏。他跳下牀，大踏步在房中縱橫走個不停。似乎有人聲入耳。他止步細聽，却是隔壁三個看守「狗圈」門的漢奸在那兒談話。他走到他們房中去看，他們正在飲酒。內中有一個姓張的招呼明輝道：

——楊大哥，你也來一杯！

——謝謝你！我改日奉陪。

這班人，無知無識，不知氣節，不知國家，過一天算一天，不管張三李四來做他們的生

子，有錢便行。平日他們大嚷大叫慣的，今日不知何故提不起嗓子來。明輝退回自己房中，繼續踱了數百來回。似乎有驢車聲自遠而近。他聽了又聽，拍桌道：

——是了！是了！

安得不是呢？這是送「犯人」來的驢車，明輝耳朵裏聽得次數太多、太熟了！

——哼！我本來疑心日本小鬼不會讓咱們舒舒服服過十月十日的！那裏有這樣的便宜事？

他低低地自言自語。他想了—想，從壁架上取下一瓶張裕記公司的紅葡萄酒；又迅速地開了抽斗的鎖，從內取一小袋白粉，把它傾入瓶中；鎖好抽斗，塞好瓶塞，從容走入隔壁房裏。

——我奉敬各位每人一杯葡萄酒，務必要乾的！

——吓！楊大哥真是好人！

——遵命！遵命！

——我們也要回敬楊大哥的，可惜只有黃酒！

明輝笑迷迷催他們乾杯；因為仔細起見，乾了第一杯，再敬第二杯。只要他們肯喝，

他們那肯不喝？——就中了明輝的計！他們飲乾第二杯，明輝剛回自己房中，驢車在已停在門口，有人打門了。明輝隨手戴了一頂鴨舌帽，自己去開門。

——守門的呢？押送人犯的人問明輝。

——都喝醉了。

——該死的東西！

明輝一聽這個漢奸的口音，又見那人折斷了一隻手臂，心中大大震動，連忙把自己頭上的鴨舌帽拉得更下些，直蓋至眉毛上，自己的喉音也故意放沙些。明輝領押送者與人犯入內，關了圈門，下了鎖，再讓押送者進自己的房間，他跟在後面，順手帶上了房門，輕輕撥上門鍵。他要敬「押送老爺」一杯酒，因為「押送老爺辛苦了」。他裝着笑容，走近壁架去取酒瓶。壁架上原來掛有一件青布衫，他伸手入此衫的口袋，一面道歉似地說：

——不知開瓶塞的東西放到那裏去了？好糊塗！

一剎那間，他從袋中拔出一支手槍，槍口瞄準了押送者，一手擲去鴨舌帽，大喝一聲：

——般賊！你也會落在我手裏！

接着一陣大笑，是非人類的笑，笑得明輝搖搖擺擺彷彿要跌似的，但那隻握有手槍的手絕

不顧動分毫。

——今朝老子要送你的終，爲瑛與家煌報仇！

那個押送的漢奸一見手槍，靈魂兒飛至三千里外。瞠目而視，視而不見。後來聽得「瑛」與「家煌」這兩個名字，靈魂兒從三千里外飛回，方纔明白自己是殷智本，而那個握手槍的是楊明輝。

——謝謝你送來燭弟的耳朵，謝謝你寫給瑛的信：真夠朋友！你弄得一個自殺，一個被戮，你自己當了漢奸飛黃騰達了；——你可記得華嚴閣中的一席話？我偏要和你算算賬！

——大哥！……

——放屁！誰是你的大哥？

「卜」，智本跪在明輝面前，哭道：

——求您高抬貴手……

——跪也無用，哭也無用！我問你：我姓楊的何處待錯了？使你從學校中起，處處與我作對？

——都是我不好，求您……

——哼！哼！我的好兄弟！——明輝冷笑着說：我就如此放過你嗎？未免太辜負你了！明輝飛起一脚，踢倒智本，即刻揪住他的頭，向地上猛碰：智本昏了過去。明輝住了手，立直身，取了一根索子，把智本的一手兩足牢牢縛住，然後用冷水噴甦了智本。智本知道死期逼近，拚命呼救。

——你呼救有什麼用呢？告訴你：驢車已經回去，三個守門的早入城門關了！你叫喊有什麼用呢？餘下的人祇有我及你所謂的人犯：誰都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明輝一面說，一面提了智本。「狗圈」走去。「狗圈」旁邊已有一家七八個人——即智本押來的人犯——在那兒等死。這班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最老的鬚髮都白了，最幼的還是掛在母親乳頭上的嬰兒。他們渾身在抖，面色土灰，不敢做聲，低低哭泣。明輝見他們可憐，安慰他們道：

——你們不要誤會：我來救你們，不是來殺你們。要殺你們的人在此（明輝指着智本）。但是，這個漢奸害死我的妻子與我的結拜弟兄，天幸落在我手裏，我先要處死了他，然後再來放你們。你們儘可放心：此時日本不敢下鄉來了，你們在此，絕對安全。如果我不肯立刻釋放你們，那是因為：（一）恐怕你們於我未殺這個仇人之前走漏消息；

(二)你們不認識路，出去亂跑，倘使陷入另一個「狗圈」，便無人來救你們；(三)我有一條生路指點你們，待我殺了這個賊，領得你們去。你們從沒有看過狼犬吃人器？我把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餵牠們，讓你們見識見識！

此時的智本，早已嚇得神智不清了。明輝把他縛成餛飩形，放在鐵絲網邊。他跑至狗籠前選了四五條最凶惡的狗，把籠子推至網邊狗洞口，對準了，抽開閘門，讓牠們進開，接着放下閘門。他把智本推近鐵網，讓牠們嗅，吃不着，藉此刺激牠們，使牠們變得更狠毒。果真牠們亂抓亂爬，憤怒狂吠。智本嚇呆了，固然走動不得，也失去了說話的機能，眼睜睜等死。無奈明輝不讓他速死！明輝暫時拋開智本與其他的人，跑回自己房中，取了一杯燒酒，一小瓶芥子醬，一柄尖刀。他重新至圈邊，強灌了智本一杯燒酒，等到面孔發燒，然後剝去衣服。智本舌頭都嚇大了，講不出話，只是垂淚。明輝執着尖刀，指着智本，道：

——天下至强者莫如水，至弱者亦莫如水。我平素心腸最軟，然而你的惡毒激起了我的波浪，你逼我從慈善的一端走至凶狠的一端。你向我不停地哭，或許你哀求我，或許你在後悔，或許兩者兼有：但都太遲了！「縛虎容易縱虎難」，今日我不把你處死，它日我必

死在你手中！你求速死嗎？難！難！難！你要知道：你逼死瑛是一條命，害死家煌又是一條命；你使玉卿青年守寡，使她的婆婆與我的母親終日以淚洗面，你又斷送了我的一生：這一大批賤，豈是速死可以了結？所以，平常放四五十條狗，今日只放五條狗：狗愈多，你被吞得愈快！我先使牠們嗅嗅你，激發牠們的胃口。我又怕你嚇昏或痛昏過去，所以灌你一杯酒，使你心臟加強，不至於早昏或早死！至於這瓶芥子醬，作用更大：我把它厚厚地塗在你身上致命所在，使那些狗畏辣暫退，使牠們先吃不辣的肉，不至於第一口便咬死了你！你的惡毒，有如蠍子；不，有如雙料的雙尾蠍。現今你這條雙尾蠍彎過尾巴來刺死了你自己！

明輝說畢，一伸手割去了智本兩隻耳朵，道：

——且賠償了焯弟再說！

智本狂叫兩聲，壓不住狗吠，可已鑽入觀者的心中，使他們不寒而慄。

——唉！智本，智本，我真恨死了你！

明輝一邊說，一邊拿芥子醬塗些在傷口：頓時智本又狂叫起來。明輝只管慢心地擇智本身上致命所在塗芥子醬；塗好之後，開了「狗圈」特備的雙重門的第一道門，把智本放

置在第一道與第二道門之間，關好第一道門，再從網外抽開第二道門。第二道門一開，羣狗直撲智本。事有湊巧。縛智本的繩的一端，夾住在第一道門隙，給狗一拖，拽動活絡，竟把束縛解除了。智本獲得自由，繞着圈子拚命跑。他跑得快，狗跑得更快；不上半個圈子，早給狗撲翻。狗的撲人，和狼一樣，先把兩隻前脚向人肩上一搭，——不論衝着面或自後而至，——乘人驚愕，咬斷人家的頸脈。智本的頸上雖則塗了芥子醬，經不起那幾隻狗急不暇待地一咬，早已掛了幾條血流。智本用脚踢狗，脚被咬住了；用手攔狗，手臂被嚙斷了。他不住地叫、喊、號，滿地滾。叫、喊、號、滾，不到多時，力盡了，血枯了，祇聞呻吟，祇見四肢顫動。不久，肚子剖開，羣狗搶食五臟，把腸子拉成數段。旁觀的那一衆，人人掩住了面，不敢注視。只有明輝如癩如狂，一眼不瞬地望着，直到那些狗嚼碎最後一根骨，舐盡最後一滴血爲止。

如是殺死了雙尾獸，如是報復了死者生者的讎！

然後，明輝走近旁觀的那一衆人，告訴他們：

——我剛纔向你們所說的「生路」，便是指義勇軍駐紮地。我是義勇軍大隊長了得全派來的間諜，不是真正的劊子手。我立刻就領你們去，你們儘可放心跟我走！

在黑暗之中，細雨之下，他們七高八低地走了二三十里路，忽見前面高處有一點星星之火。照輝指着那點火，——不管別人看得見看不見他的指頭，——用極嚴肅的聲調向跟隨他的人們道：

——我們祇有這點光明，若要生存，便得朝它邁進！

——在重慶；一九三七，十，十六。——

卷末附記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國文藝社組織旅行鎮江團。我被邀參加。登華嚴閣，憑臨大江，面對象山，鐘聲鏘然而至。憶東坡念奴嬌句，悽然生感。決寫長篇小說以述所懷。回到南京，即擬定情節，取名雙尾鰲。然而那時中央大學還未放暑假，沒空寫。中央大學於六月十六日星期三放假，我在二十日左右回上海。內子蘭勛已回嘉定母家。我於二十四日到嘉定，留嘉定多日，把小說的「上」部寫好。

滬上有事，我於七月初獨自回上海。一面奔波，一面繼續寫「中」部。七月二十一日，「中」部寫完，我再至嘉定迎接行將臨盆的蘭勛出來。

八月三日至六日，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批閱新生攷卷。於時中日形勢極端緊張。七日返申。十日晨六時，送蘭勛進薩坡賽路的尙賢堂婦孺醫院；即晨八時四十分，蘭勛生一女孩，取名紐紐，該日即夏曆七月初五。紐紐生後第三朝，為八月十三日星期五，滬戰開始，砲聲隆隆，好似為她特燃大爆竹！我家住在海防路永業坊十五號，去蘇州河及麥根路火車站甚近：飛機在頭上盤旋，高射砲機關槍不斷地放，大砲聲也極清楚。離開該處不

遠，有日軍司令部與日人所開內外紗廠——內藏日兵。我一見情形不佳，我自身不怕，可是老父、小姑、婦孺不會像我那樣鎮靜。恰巧那時候，中華書局的製版部在安南路慈安北里，有三間空樓房，租了下來，送老小住到那邊去，自己也跟了去。住了兩天，又獨自回至永業坊：就乘這個時機，於槍砲聲中，寫成了「下」部的一部份。

蘭助產後患痢，初時相當嚴重；治理多日，方纔停止。中國飛機中砲傷，在大世界前落下炸彈，死傷多人。尙賢堂就在附近，蘭助受着虛驚；又因戰事關係，雖住什頭等房內，供應不周：於是在產後第九朝出院。彼時，海防路依然相當危險，慈安北里地小人多，均不宜於產婦乳嬰。承蘭助的哥嫂美意，將蘭助母女接到他們府上（亭理路永利邨）去住。隔了數天，大女羅維在慈安北里病了；索性把她與奶媽送至永利邨。接着小姑嘔胆汁，睡倒了，勉強搬回永業坊，延醫診治。小姑稍痊，父親大發氣喘，終夜不眠，連忙請鄉前輩蔡禹門醫師治愈。此時，小弟壽復已在九死一生中，由真茹國際電台被調至上海服務：雖爲流彈射穿衣袴，僥倖保得生命！大弟壽生，逃出滬江大學，服役於孔庸之夫人所辦之傷兵醫院。我自己呢，受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國際宣傳委員會之囑託，與王錫民、王亞徵兩女士、王遂徵、陳盡民、郎魯遜、江文新、吳本中、劉保寰諸兄主持法文宣傳及

法語播音：每日下午二時至七時二十分，毫無空暇。在這種環境內，小說自然寫不下去了。

九月十二日，收到中央大學的快信：

敬啓者首都時受空襲威脅上月十九日本校並曾落彈枚現正遷

令籌備西遷茲經校務會議議決「(一)專任教授講師應於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本校集合並請其於
接此本校通知即來復信(二)九月二十日不到而又無親筆函件說明理由者八月份薪水一律停
發又支領薪水概以親到者爲限」等語紀錄在案相應錄案函達敬希 台鑒爲荷此致

仲年先生

校長辦公室敬啓 九月七日

中央大學謀在萬難中遷地開課，這正是長期抗戰中後方應有的努力。我決定跟它到天邊，不敢稍存怨望：前方將士連生命都不顧，我們何忍偷安呢？我約了安徽大學教授盧月化先生同走。九月十四日晨 時半，到漢口路石路綢業大樓門前，跨上礦灰業公會遺送組的運貨大卡車，會合了月化。我們滿以爲準九時可開車，誰知中國人「大爺脾氣」頗爲不小，雖在非常時期，少數的人依舊不守時刻：直等至十一時一刻纔動身！途中兩位女客嘔吐，半車汗穢；幸而我們坐在車頭，未蒙其賜！晚七時半抵杭州，寓月化的姊丈石誦誥先在府

上。十五日，休息一天。我出外拜訪西湖藝專教授劉開渠兄，中途黃包車翻身，我跌破兩手及左膝，抬頭一看，可巧在長生路；——若不在長生路，便將跌至如何程度？十六日乘長途汽車至京，月化同行。車於上午八時開，開不出；用人推，從迎紫路推到陳英士紀念像前，才「送」得法，駛至武林門，掉換了一部車。在宜興站進午餐。在宜興與溧陽之間的潘家壩，我們的汽車與停在前面的汽車相撞：撞破自己的水箱，撞曲自己的引擎，撞碎人家的玻璃；我坐在開車的旁邊，居然沒有受傷！——月化坐在後邊皮座上。車子走不動了，老等人家放車子來。等了一小時，硬攔住一部車子；人多勢大，顧不得車中到宜興去的兩位客人，強迫司機退回溧陽。在溧陽等了一小時半，把停留在潘家壩的行李取來，方得回南京繼續前進。在句容，逢着空襲警報，躲在桑樹田裏，躲了半小時。警報解除後，正想走，車前電燈燒斷保險絲，開不亮，只得再換車！如此種種周折，終於晚上八時二十分，到了南京中央市場旁的江南汽車公司。我送月化至谷蘭家，我自己往徐悲鴻兄家中過一夜。十七日起，住在表叔陳次仲的新房子裏，——馬家街蘆蓆營。十七日下午四時許，谷蘭與我送月化上江安輪船到安慶去。十八日晨七時，宗瑤孀乘怡和公司的瑞安輪船上重慶。

九月十九日是中秋節。早上仲英舅公叫我們到夫子廟秦淮河畔新奇芳閣去吃點心，他先上那兒等候我們。我們去的是允敏姑，協和、志和兩叔，我與蕙芳妹。吃好了，敵機四十二架來炸京市。我們移至樓下，呆坐了一個鐘頭才得行動。中午，熊文敏兄邀我到曉莊新邨加的府上過節。下午，敵機二十一架又來搗蛋，我們在熊府地室中躲了兩小時。當晚我一人留在熊府過夜。滿以為敵機必來，它偏不來！月光如水，長空無雲，誦「今夜鄜州月……」諸句，悵然懷思，乃作函致蘭勛。二十日上午至校，校長羅志希先生略談學校最近情況，及今後方針。警報忽至，入地窖，蹲伏了三小時！二十一日上午，中央大學在京專任教授、講師，約七十餘人，應校長之召，赴三牌樓農學院開會。校長有詳細報告：決定遷移大學至重慶，希望在十一月初開課。同日中央日報有下列之記載：

京息：前（十九）日下午，日本駐滬總領事，將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警告住居南京及其附近之各國官民儘于二十一日正午以前退出南京之通告，面交駐滬美總領事高斯，請其轉交美國大使館，通知南京之美僑，並請美大使館代為通知南京其他大使館及公使館查照，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之通告全文如下：

「日本海軍航空隊以南京係中國軍事活動之主要根據地，茲為消除中國軍隊之敵對行動，

早日結束目前之敵對狀況起見，將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以後，對以京城內及附近之中國軍隊，及一切屬于軍事工作及活動之建築，採取轟炸或其他手段。

「在此次襲擊之中，友邦人士之生命安全，自應嚴密注意，惟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爲避免友邦人士遭受中日敵對行爲中無法預防之危險計，不得不刊告各友邦現在居住於京城內或附近之官員及僑民，採取妥善步驟，自動撤入較爲安全之地帶，至于長江中之外國軍艦及其他船舶，亦應停泊于下關上游，以免危險」。

各國駐京使館接到上項通告後，曾開會討論。蘇聯及英大使館人員決計留京，法、德、意、比大使館暫不移動，聽候本國訓令；惟美國決定照辦，已於二十日晚登美砲艦呂宋號駛往長江上游之下三山云。爲了這段新聞，南京城內有不少的人紛紛搬出城。實際上敵方開了一張空頭支票，不但下午沒有飛機來，就是晚上也太太平平過去了！到了二十二日上午，我去拜訪蔣碧微、張道藩、謝、彭、徐悲鴻、郭子傑諸位，——蔣謝徐郭都寄居在馮府上，——忽然空襲警報，敵機來襲，乃入地室坐了兩個鐘頭。警報解除後，即在張府吃飯，正舉箸，警報又至，匆匆食畢，再入地室，直一下午二時半方止。三時回到蘆蓆營，文敏兄來，暢談多時。傍晚出外訪吳作人伉儷及呂斯百兄。又見李田升伉儷，即留李府晚

餐。

九月二十三日，我與道興弟親送蕙芳至無錫江尖上。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半，乘火車離錫赴申，晚十一時抵上海徐家匯小站；中途在嘉興與松江間的石湖蕩，有一頂大鐵橋（第卅一號），被炸未修復，暫以鋪設木板，使旅客行走於上，——赴京客人與赴甲客人跨橋對調，——火車固然不燃燈，橋上更無火光，暗中摸索，相當危險。到了徐家匯車站，已是戒嚴時間，只待在車中過夜。二十五日晨四時半，隨賣菜農夫向徐家匯鎮出發，於半暗中步行爛泥地三里，方纔攔得一輛祥生出差汽車，到海防路家中已六時。蘭勛依舊未恢復，且缺乏奶；所僱奶媽又不稱心！幸而家中其他諸人都安好。而父親問定芳妹婚辦法，十月十日吉期決定不更換。二十六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七日下午六時乘火車（上海西站）離申，重經蘇嘉線赴京；在新龍華、松江、石湖蕩逢到空襲警報，石湖蕩那天最險：恰巧在被炸大鐵橋上走得一半！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半方抵南京，關，即乘公用出差汽車：蘆蓆營，剛到門口，警報已追蹤而至！下午至中央大學，見文學院被炸；中央大學對面的衛生署分所，無錫同鄉會間壁的中山汽車行也都被炸了。二十九日下午六時，乘招商局江安輪赴漢口。

那隻江安原是月化坐了到安慶去的，相當新，——它造成於民國十六年，——相當清潔。只是官艙、房艙、統艙（活鋪）的客人共用兩隻毛廁（男女客分開）：人多廁少，確實不便！說句笑話，如果客人患了痢疾，如何能夠「候補」十小時或甚至一小時呢？而且毛廁裏連洗手盆都沒有。招商局近年來力求整頓，偏偏沒有注意到毛廁！還有一層，也很重要，便是船上沒有常駐醫生。公司的開支自然要節省，似乎每隻船僱一個大夫並費不了多少錢，而客人及船員的生命獲得了相當的保障。我知自任何長江輪船上都沒有大夫，然而招商局是以府辦的，不該立下一個模範嗎？在九江時逢到一次空襲警報。十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許至漢口，我與何兆清兄嫂等寓陶陶旅社，我住一二七號。開好房間之後，我與兆清兄去訪武漢日報社長王亞明先生。王先生即邀我們上冠生園吃午飯。下午我上大陸坊中央大學辦事處報到，即與王書林先生至民生公司購由漢至重慶的船票；結果當天開的民生固然沒有位值，連下期的民貴也無辦法！四日是星期日，民生公司不辦公。五日去問，連再下一次的民豐都無甚把握！我着了急，與兆清兄去麻煩王亞明先生，請他設法，目的在民豐。這其間，來了一個好消息：原來三日晚在街上碰到了交通部法規委員江丕猷先生，兆清兄和他談及了購票之難，託他想法；過了一天，江先生在中法合辦的聚福公司（Union Tranco

(Chinoise de Navigation) 的福同輪船弄到幾個位置，——是機工讓出來的房艙鋪位，——偏偏兆清又走不成，於是找一人接受了。三日下午，我過江至武昌武漢大學拜訪表叔陳通伯先生。四日晚，王亞明先生邀兆清夫婦及我至他府上吃夜飯。五日傍午，上了福同輪，放好行李，再上岸，直「晚八時上船就寢；六日清晨，起錨離漢口。

江丕猷先生也是乘福同的，船上還有兩位留法同學。前北平藝專教授尹破九先生與四川大教授張達如先生；連江先生與我，四個留法學生，談談說說，毫不寂寞。十月九日上午十一時抵宜昌，天雨，未上岸。船停過夜，——以後夜中不開船，水途險惡之故。十月十日晨五時許開船，同日下午一時三刻過巴東，入巴東峽，風景漸佳；——從漢口至宜昌，一路風景平淡，頗似錢塘江上游。同日下午二時三刻，入長至九十餘里之巫山峽，經鐵棺峽、孔明碑、美人峯、清白洞諸名勝，風景最佳，也最危險。今年九月十五日，民生公司的民鐸在鐵棺峽左近觸礁，尖石剖船底爲二，頓時下沉，船、人、貨悉葬江中。下午六時至巫山縣，我與丕猷兄上岸去玩，毫無玩頭，祇走得雙脚是泥！船停過夜。今日是國慶節，也是道與及蕙芳的佳期：我祇能心祝國家強盛，他們安樂！十月十一日晨過石版峽，上午八時三刻過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與八

陣圖；可惜江水太高，未能見到八陣圖！下午六時至萬縣。不猷兄攜我往訪該縣地方法院推事陳維東先生；陳先生領我們逛二馬路（又稱南京路），復邀我們上館子。萬縣祇有三條馬路，最繁盛的是二馬路。船停過夜。萬縣以上的風景，固然沿江兩邊還是山，可是已不奇特了。所以，長江最美的風景，在宜昌與萬縣之間。十月十二日，星期二，是重九佳節，也就是蘭勛的誕日：我孤零零在船中悶悶地過了！十月十三日下午六時至重慶，船停重慶對岸。我幸而有福同機師屈澤滋（潤生）先生的照應，沒有吃到「外江佬」的苦楚！暫寓大梁子青年會，——三一四房間。可巧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樓光來先生也寓青年會，會談之下，知道中央大學在瓷器口——離重慶城市三十里，——所建的宿舍舍要到十一月十日方能落成，我們只能留川慶等待。

從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日，中間相距二十六天；少算些也有二十天的空暇：我決計利用這段光陰完成雙尾蠍。我在八月二十日左右，將雙尾蠍「下」部寫到偽國的成立。八月二十日至今日，中間停筆了兩個月差五天：在這時候，我的生活太不安定，無法寫作！當初，我想把小說情節寫到喜峯口之役（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夜）為止。我對於當時士卒的忠勇，十二萬分的佩服！無奈今年中日全面戰爭開始以來，在華北的二十九軍未能

建樹堪與喜峯口之役媲美的奇勛。他們的功罪，自有歷史家秉筆直書，我不必管。然而我何忍追述喜峯口之役？我的興致被幾個少數軍事領袖口不自尊掃盡了！

——重慶；一九三七，十，十四，夜十一時。——

雙尾蠍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寫畢的。我立即郵寄上海商務印書館，希望在那兒出版。不幸當時上海絕端緊張，商務印書館自身正在準備內遷，印務暫停，把我的雙尾蠍退回，從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由上海寄出，直到今年（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方到重慶！所幸是保險郵件，沒有遺失；或許正因為它是保險郵件，所以走得更慢。那時我早已住入中央大學新校舍；——它在離重慶市三十里的沙坪壩，地濱嘉陵江，房屋極簡陋而環境絕佳，我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搬進校舍。

雙尾蠍回到重慶，承蒙羅志希先生收去在新民族上陸續發表，從第二卷第九期登起（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直登到第三卷第四期為止（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佔了不少篇幅！雙尾蠍發表之後，頗獲讀者的同情。新民族原是銷路極暢為人重視的學術雜誌；然而漢口廣州相繼失陷，它在發行上受了莫大的打擊。我總疑心華南的讀者——尤其是香港的讀者——沒有見過或難得見到這本雜誌，因而沒有讀過或難得讀到這部不成文的雙尾

蠟。我把原稿校閱一番，便郵寄給香港新意識主幹胡卓英女士：請她代我設法，或印單行本，或在刊物上第二次發表，或二者兼行，或一樣都不成功！在這種亂世一口氣寫近十萬字的長篇不是易事，在這種亂世郵寄往返數千里居然沒有遺失更屬僥倖：因此，雖則我明知這部雙尾蠟幼稚可笑，也難免生了憐惜之心！姑且把成書前後的經歷詳記於此，為它日留一比較準確的紀念；而對於羅志希先生與胡卓英女士的先後愛護，真是感激不盡！

——沙坪壩；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子夜。——

雙尾蠟在二十七年年底向香港寄出，到了二十八年二月十日纔到香港。那時新意識準備從桂林遷重慶：既然它要遷渝，就不能轉載已在重慶發表過的雙尾蠟了。承蒙胡卓英女士純以友誼立場，為我在港接洽出版處；——內中有一處是生活書店。但終究因為「積稿未排者甚多」，雖則雙尾蠟，「全文描寫細膩，文筆動人，深感欽佩！」也則能「是以對於尊稿，一時未擬收印」了！恰巧此時童蒙聖先生為獨立出版社向我索此稿。於是我再從香港取回，請蒙聖兄為我印行單行本。

我對於羅志希先生、胡卓英女士、童蒙聖先生，十分感謝！老友汪辟疆教授賜題封面，這是很可珍貴的為雙尾蠟增光不少！

——沙坪壩；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版(處)

版權不准
翻印

雙尾

蠍 全一冊

著作者 徐仲年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代表人 盧逮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1671868



7
7:5

籍